國聞周報

第十三卷　第三十八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類）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八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款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著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全國新書彙刊（第十七週民國廿五年九月廿二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問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刊」。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書名	著作	價目
總類		
經學通論	伍憲子著	六角
重訂莊子集注	阮毓崧著	二元
明月之中國文化	張君勱著	一元
新聞學講話	劉元釗編	四角
字別辭典	陶友白編	特價五角
宗教，哲學		
德國宗教及哲學史概觀	辛人譯	七角
基督教概論	彭定安著	四角
社會科學		
所得稅	吳啟[illegible]編	三角
閻百川先生之新社會思想及其制度	杜太爲著	四角
歐洲各國及日本青年訓練	陳伯青著	一元二角
政治		
莫索里尼言論集	蔣[illegible]白等	二元五角
經濟		
中國金融研究	楊蔭溥著	二元七角
國際貿易平衡	袁允中譯	一角五分
銀行事務解說	卓定謀編	精三元二角平二元二角
銀行論	卓定謀編	精一元五角平一元一角
教育		
短期小學教育須知	滕大春等編	二角
南雷學案	黃嗣艾著	一元六角
簡師鄉村教育	金蝶軒編	三角
社會教育事業十講	馬宗榮著	五角
蘇俄性教育的理論與實際	張韶光譯	三角五分
自然科學		
科學規範（下冊）	譚輔之譯	七角
宇宙觀之發展	馮雄譯	三角五分
湖沼	傅角今譯	二角
思維與教學	孟憲承譯	七角
土之生物學	胡哲齊譯	二角
語文學		

英文時論選註	孟子厚選註	五角五分
社交英語	李維新著	一元
魯濱遜漂流記	（補助英語本）	一角五分

文藝論著

藝術家修養論	洪毅然著	二角
美學原論	金公亮著	三角五分

小說

花燭之夜	常玉璋著	七角五分
時代的跳動	張天翼著	四角
魯彥短篇小說選	魯彥著	一元
登基前後	白曉光著	六角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饒述一譯	
母（高爾基著）	孫光瑞譯	五角
壞孩子及其他	魯迅譯	一角五分

散文

京話	姚穎著	四角
孤獨齋自選初集	李蜀宜著	三角

應用技術

近世內科全書（上下二冊）	趙士卿編	一元四角
工藝美術技法講話	向志元著	一元
工業化學分析	陶延橋著	二元四角
養鷄之學理與實際	齊凝之著	八角
實用書法講話	張天曉作	三角
應用圖案講話	鄭川谷作	三角
統計製圖學	陳善林著	二角

史地

甘地傳	南柳如著	四角
波羅的海各邦史	林孟工譯	六角五分
蘇門答臘一瞥	沈霜漁著	五角
金陵古蹟名勝影集	朱偰著	二元五角
大同雲岡石窟寺記	白志謙著	三角
大上海指南	柳培潛編	八角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海王星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久大精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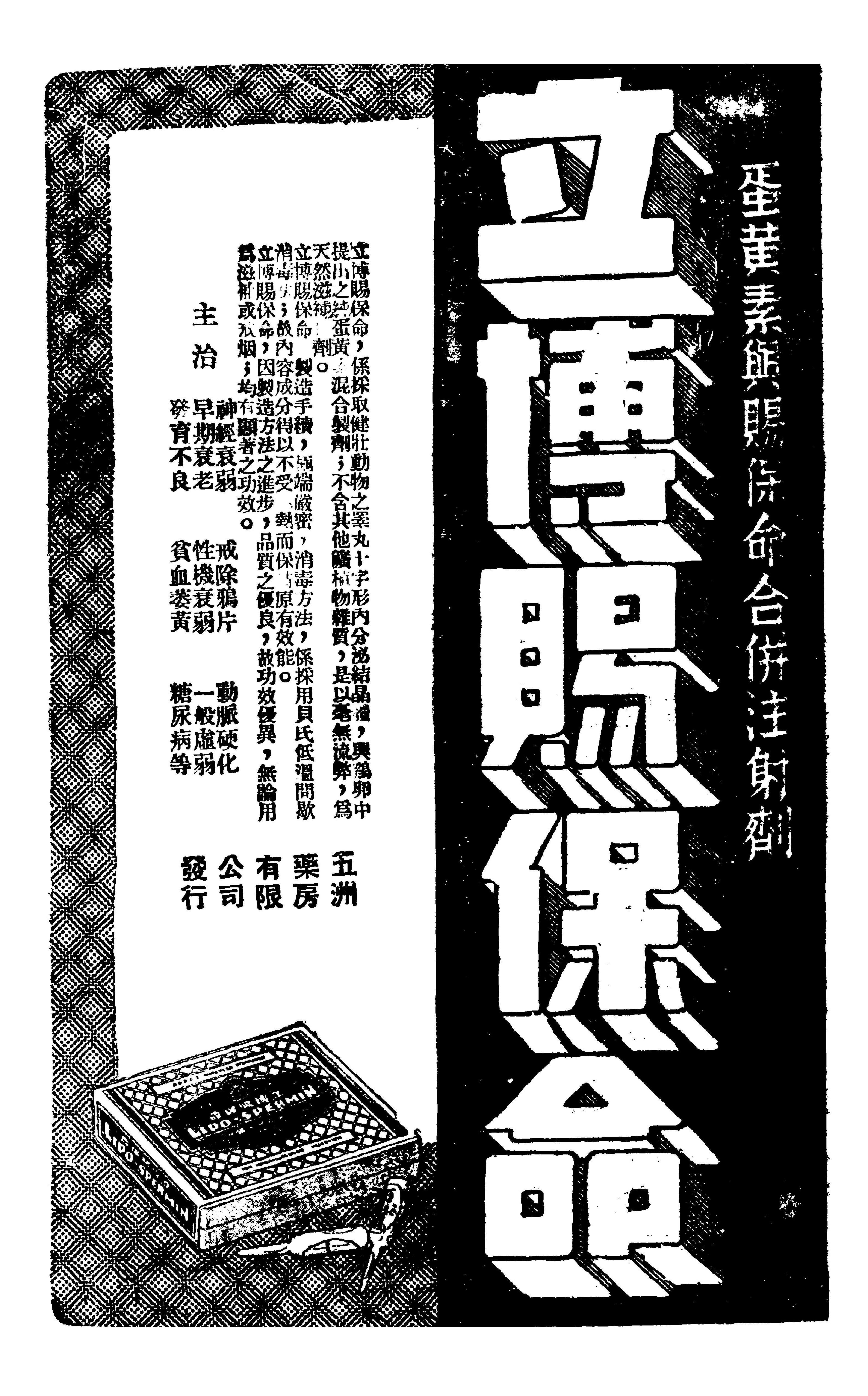
普通粗鹽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立博賜保命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立博賜保命，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睾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與鷄卵中提出之純粹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其他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爲天然滋補劑。
立博賜保命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消毒方法，係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內容成分得以不受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立博賜保命，因製造方法之進步，品質之優良，故功效優異，無論用爲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主治
神經衰弱 戒除鴉片 動脈硬化
早期衰老 性機衰弱 一般虛弱
發育不良 貧血萎黃 糖尿病等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LIPO-SPERMIN
LIPO-SPERMIN





西戰寫眞

（右）桑西拔斯天被叛軍軍艦砲毀之房屋。（上）未爆裂之巨彈。（左）被毀民屋。





⇩埃及總理那哈斯（左）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倫敦，簽字英埃條約，英外長艾頓（右）與駐埃英使藍博森（艾頓右）在車站歡迎。

蘇聯黨獄中之犧牲者

自殺的托穆斯基⇩

被槍決的加米尼夫⇧





⇨齊諾維夫，按此次蘇聯黨獄，被控者十四人，均已於八月二十四日執行槍決。



國內大事

日大使川越(中)偕須磨(右)訪張外長(左)留影。

新任駐俄大使蔣廷黻(×)抵青島下機時攝。

新任駐華英大使許芝生拜訪上海市長吳鐵城。

湖北省立圖書館外觀。

錢塘江橋工程鳥瞰。

右圖為六和塔下之引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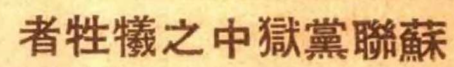




西戰寫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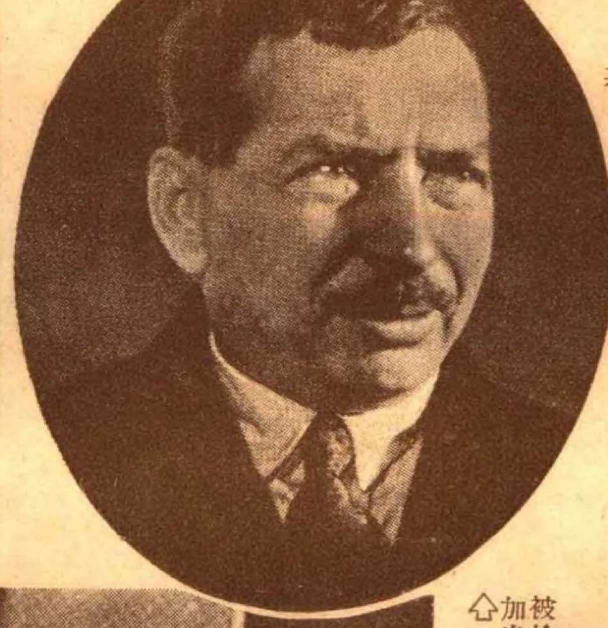
(右)桑西拔斯天被叛軍軍艦砲毀之房屋。(上)未爆裂之巨彈。(左)被毀民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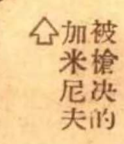




蘇聯黨獄中之犧牲者

自殺的托穆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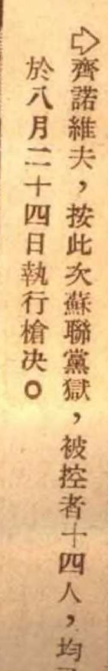




⇧被槍決的加米尼夫

⇩埃及總理那哈斯(左)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倫敦，簽字英埃條約，英外長艾頓(右)與駐埃英使藍博森(艾頓右)在車站歡迎。





⇨齊諾維夫，按此次蘇聯黨獄，被控者十四人，均已於八月二十四日執行槍決。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八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外論介紹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論評選輯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文藝



中日交涉

日本川越大使到京後，與張外長見面兩次，雙方互約，不予發表，故談話內容，無從明瞭，綜合所聞，似于和平中帶嚴重，沈默中示緊張。大致交換意見之方面，似頗廣泛，而首先側重者似爲彼方認爲較易解決之問題，至於我方切望商洽之華北問題，在彼方又似不甚注意，且毋甯仍抱持其華北五省應成特殊區域之見解。據路透社東京二十一日電稱：日外務省二十日經五小時之會議，對於中國時局，已擬就一種具體政策，並提交二十一日舉行之外務及海陸軍三相會議。據讀賣新聞所載，外務省之主張如下：(一)創立緩衝區域，包含冀，察，魯，晉，綏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惟一切其他權利與義務，如官吏之任免，賦稅之徵收，及軍事之管理等，則皆須移交當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之時機，設法將中日間之交通合同加以解決，其中最著者，爲航空問題。(三)中國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加於日貨之關稅，實行根本上之修改。(四)中國應儘量聘用日本顧問。以上數點，衡之實際情形，去真相殆不甚相遠，故中日交涉前途，儘有僵化惡化之可能也。

桂局善後商定

李宗仁黃旭初到廣州兩日，與蔣委員長見面數次，對於桂省善後，已商定具體辦法，大致桂軍改編第五路軍以李任總司令，轄五師至六師，蔡廷鍇部編一師，並隸於李。至是桂事可謂完全解決，白崇禧仍決出洋一行，一俟復員辦竣，即可離桂，屆時自必謁蔣請訓，其地點，自不必限於廣州，蓋以時局情形測之，蔣委員長回京之期，度不在遠也。

豐台漢口諸事件

本週中日外交無甚發展，而兩國間意外問題，則繼成都北海而外迭又發生，即豐台與漢口事件是也。

豐台之事，早在國人意計之中，因其地扼北寧平漢平綏三路之衝，日本早已藉監視北寧路車輛不許過軌爲口實，遣派憲兵駐彼。及新建營房造成，兵隊屯駐益多，屢與我軍尋釁，久有我方撤兵之要求。九一八下午卒有因讓路而起之衝突，雖經退出豐台，日方猶不滿足，軍心憤慨，理所必然，前途如何演變，亦甚難言也。

漢口事件，起於日本站崗警官之被擊斃命，地在日本租界，非中國法權所及，自無責任可言，乃日本强將許多不幸事件，連成一串，責中國保僑不誠，又復增兵來華。此次係海軍方面激昂，幾若與北方之陸軍爭其功名者，將來增兵之後，能否不別生枝節，尤足令人危懼也。（冷）

國聯會的難關

國聯大會於二十一日開幕。劈頭就因亞國代表出席問題，而遭遇難關。以一個忠實的國聯會員國，被另一會員用武力吞併，結果還不許被侵略者的代表出席，雖在這「强權即公理」的時代，列强也不敢逕用法理的面具，去曲徇侵略者的要求，拒絕亞代表出席，看國書委員會組織時的躊躇狀態，就可明瞭國聯與列强代表應付此事的艱窘。國聯現已將此事提付海牙法庭決定，可謂善於卸責。但是此事在精神方面給予國聯的打擊，實在不易估計。

再進一步觀察，目前國聯對於各主要問題，像修改盟約等，實際已無法進行討論。在這擴軍競爭業經開始的今日，更想把裁軍問題重新提出，南轅北轍，可見列强對於大問題，實無討論的誠意，只欲藉此拖延時日，國聯會的前途，真是悲觀得很。

中國要求半常任理事席一事，本定二十一日提出，因亞代表問題，恐將延期討論。目前東亞大局非常嚴重，這種理事席的得失，影響實在是輕微得很。因為國聯現在並非世界的國聯，即稱之為歐洲的國聯，亦覺名不副實，這也可算國聯的末運了。

西亂最後階段

西班牙內亂，混戰已兩月餘，目前叛軍已進至西京近郊，馬德里的陷落，大概只是時間問題。但西政府抗戰的氣勢，並不少餒，甚至準備巷戰，這種主義的鬥爭，其意義當然和純粹的內戰有別。它的結果，在精神上足以影響到國際，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亦有重大關係。此後東地中海的形勢，大概將隨之轉移。最近國聯會的不能積極進行，西亂要亦為一重要因素。

美大選展望

美大選投票，十一月三日舉行，距今僅四旬有餘，選戰現已入肉薄階段。本週梅因州選舉，共和黨占勝，該州的競選，向在大選前約一月舉行，所以美國人常拿它的結果，做大選的測驗，屢試不爽。如據此推測，可見民主黨的形勢，很覺不利，加以赫斯特系報紙對於羅斯福總統攻擊甚烈，羅氏的聯選希望，實在很為可慮。本週美當局對外交政策的宣言，當然是具競選的作用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明瞭。（素）



獨裁制的產生與歸趨

王希龢

一

『獨裁』一詞是由羅馬傳下來的，但這個名詞所指的統治者之形式，却是由希臘創造的。這種獨裁者只是時代的人物，社會紛亂的產兒，常視為時局的救星，往往突然而來，待社會安定，事業完成之後，或者因獨裁者的無能，他便悄然消逝了。他常被認為特殊的，臨時的，不規則的。

希臘與羅馬之先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只要時局緊張，統治者無能為力，國家的傳統基礎傾衰，人民在饑餓與失望之時，便是獨裁者乘虛而起的最好機會。但各時代的獨裁者在品性上，在能力上往往大不相同。例如拿破崙第一是有天才的冒險者，而他的侄兒只是冒險者，毫無天才。至於南美，中美的獨裁者，則是自鄶以下的。獨裁者儘管不同，但各種獨裁者却有一相似之點，即是他們都是紛亂時代的產兒

現今歐洲獨裁制所以層出不窮，也就是因為歐戰後，歐洲成為紛亂的與無政府的局面。下述三種原因：政治的經的，與心理的，即用以說明歐洲獨裁政治之所以產生。

第一，政治的——可分為國際的與國內的兩方面：如（一）戰後和平條約之專擅，益增加戰敗國的憤恨；（二）領土的強行割裂，如支解一個人之手足；（三）軍事的占領，使戰敗者益覺其恥辱之難忘；（四）財政的與軍備的控制，益增加戰敗者之拘束；（五）戰罪由一國負担，亦足引起戰敗國人民之憤慨；（六）戰後分贓之不均，雖戰勝國也不滿於現狀，而且傲慢的民族，有其過去光榮的歷史，自不願永久屈服。這是關於國際的。至於國內的，則（一）為國家基礎未穩固；（二）為黨派的紛爭；（三）為人民尚未完全脫離傳襲的政制之習慣，換言之，即民主政治之根基尚未樹立。

第二，經濟的——如（一）大戰的破壞，使歐洲幾成廢墟；（二）戰後各國雖能努力於生產之恢復，但各國間關稅壁壘

森嚴，致使資本勞役，與貨物，皆不能自由流通，演成經濟恐慌之惡果；(三)又加以賠償與戰債之重負，益使經濟之基礎，搖搖欲墜。

第三，心理的——政治的糾紛與經濟的衰頹，對戰後人民之心理，影響尤大。四年苦戰，人民精神上已起變態，現在更加以政治的與經濟的震盪，自然容易引起反常的行動。

上述三種原因中，最重要的還是關於經濟的。我們考察現今實行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都有一種理論的根據：就是經濟的變動與危機，在這些國家看來，是與政治制度的變動有密切關係的。因為任何國家如果不改變其政治組織，似乎絕不能克服經濟的難關。而況現今各國皆以自足自給的經濟政策(即所謂Autarcky)相標榜，傳統的自由主義實無用武之餘地。是故政府的干涉，以圖經濟的繁榮，均認為必要。這自然而然地必須政府的權力提高，甚至集中於一二有力者之手，俾能施展其能力，以排除困難，渡過此種非常的局面。在此種情形之下，民主政治在論理上似乎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之下，政治之推行，必賴社會上各部分利益之互相遷就，與乎各黨派之互相調協。這種文文縐縐的，又濡緩又缺乏效率的制度，自難應付當前經濟的危機。所以為經濟復興計，黨派之必須泯滅，負專責的政治領袖之能獲一般民衆的擁戴，乃邏輯上當然的結果。

戰後這些困難，民主政治既不能肆應裕如，獨裁者乘虛而入，自是難怪。在民治根基未鞏固的國家，獨裁制尤易滋長。所謂獨裁制，伸言之，即是在政府組織方面，從前傳統的分權制度，與各機關互相制衡原則，代以一個人或一團體之集權，此個人或團體不但握有極大權力超於行政，立法，甚至司法之上，而且為所欲為不受輿論之任何限制。

二

歐洲實行獨裁制最早的國家，要算蘇俄無產階級的獨裁(一九一八年)；其次是義大利法西斯的獨裁；(一九二二年)再次則德國國社黨的獨裁(一九三三年)。這是三個主要的國家。至於小國，匈牙利實行獨裁制最早(一九一九年)。其他如葡萄牙的獨裁，(一九二五年)，波蘭畢爾蘇斯基的獨裁(一九二六年)，土耳其基瑪爾的國民黨獨裁(一九二〇年)西班牙李維拉將軍的個人獨裁，(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〇年李維拉倒，一九三一年恢復共和制)，奧國道爾夫斯的獨裁(一九三四年——現今政權在總理舒斯尼格手裏)。又如保加利亞的軍人政府(一九三四年)，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未死時的獨裁，(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四年亞歷山大在法被刺身死，但南斯拉夫現今尚非民治的國家)。這種種獨裁的方式

，雖各有不同，而其性質則是一樣的。在歐洲除英法國外，尚能維持自由政府者，不外北歐各國，以及比利時，荷蘭，瑞士，捷克等國而已。在巴爾幹方面，羅馬尼亞恐怕也靠不住，因為 Fascist Iron Guard 日漸得勢。最近希臘（一九三六年七月）也揚起獨裁的旗幟。波羅的海諸小國中，拉特維亞與愛斯多尼亞於一九三四年也參加了獨裁的集團了。總之，歐洲現今已分為兩個壁壘：一是民主的，一是獨裁的，各有政治的理想，各有政治的制度。

這許多大大小小的獨裁國家中，除義大利與葡萄牙外，不是戰敗國，便是戰後新興的國家。法西斯的獨裁制，在戰敗國看來，好像是改造國家的靈藥。義大利雖算是在戰勝國方面，但未獲得其所欲得的贓物。一九二〇年的詩人鄧南遮 (d'Annunzio) 之强占阜姆 (Fiume) 可視為法西斯主義之發軔。至於西班牙李維拉將軍之獨裁，其目的則專為解決國內問題，而採取一種敏捷的途徑；在國際上尚無多大的關係。唯土耳其，俄羅斯，德意志，奧大利，匈牙利等國的獨裁，一面固以國內之安定與更生為其目標，然另一面則欲藉此以達到其國際地位之提高。

至於新興的國家，如南斯拉夫之獨裁，則注意於議會制之消滅，俾在其統治下之各民族，歸於强有力政府的統制，使國家的基礎，因之漸趨於鞏固。波蘭之獨裁也是如此。因議會制取消之後，國內各政黨在政府强有力者畢爾蘇斯基統治之下，就不至時生糾紛，致危及國家的根本。保加利亞為戰敗國之一，環顧四週，由北海至小亞西亞皆以獨裁制相號召，故亦未能免俗。波羅的海的國家，如拉特維亞與愛斯多尼亞兩國之實行獨裁，其原因也不外是。要之，新興的國家為國家自保計，故紛紛加入獨裁制的集團，一則可免國內黨派之糾紛與搗亂，一則可使建國之工作，易於推行。

現在撇開小國，將俄，義，德，三國的獨裁制，比較其異同：

第一、三國都主張極權的國家，都行一黨專政。

第二、在蘇俄，政權之爭取，僅是經濟革命的先聲，目的在於私有財產制的廢除，以達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建設。

第三、在德義兩國就不同了：兩國政治的革命較經濟的變動，更為激烈。

第四、蘇俄與德國都一樣以新主義灌輸於國民；前者提倡馬克斯的哲學；後者主張亞利安種族主義。

第五、德義兩國的獨裁是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反對議會政府制，與社會主義。

第六、俄德義三國都建立一種中心權力，對於一般人民經濟的，政治的生活，予以最後的控制。這是三國相同之點。但是蘇俄的中心權力之建立，用以達到經濟的，政治的與社會的平等。而法西斯主義者所要求的正與此相反，而且想避免此種平等。所以社會主義者以主要產業置於公有制之下，在於使社會有平均的分配；而法西斯主義者仍主張產業私有制，僅使國家對之有管理權而已。是故法西斯主義可稱爲國家管理的資本主義。

第七、蘇俄的無產獨裁制，在理論上認爲暫時的，過渡的，而德義兩國的獨裁制，則爲永久的。

二

現在我們要討論獨裁制能否持久，與民主政治是否眞一蹶不振，這兩個問題。

歐戰之結果使歐洲入于紛亂；所以無論政治的，經濟的，心理的各方面都在一種非常狀態之下。這時唯有自治傳統較悠久的國家，纔能當得住這種風波的搖撼。在那些習于專制傳統的社會，如俄如土，不消說獨裁制最易產生。又如政治的自由不穩固的國家，像義大利與德國獨裁制也不難出現；因爲在這兩個國家裏，獨裁政治之勃起只可認爲一種復辟，並非反動。由此可知民主政治不是在任何國家都可以立刻實現的，因爲民主政治需要經驗與自信力。

歐戰後的獨裁政治不用說，是機會造成的，旣成之後，獨裁者就尋求一套理論做護符，做幌子。如俄國以馬克斯哲學做根據，否認自由主義，以爲無產階級所需要的是社會的公道，而非政治的自由。墨索里尼與希忒拉則以國家做招牌，主張極權的國家。他們都以爲國家應活動——迅速地活動，堅强地活動。國家是絕對的，國民只是相對的。什麼議會的討論，什麼人民的同意，都是廢話。極權國家最需要的只是動作，不是高談闊論。所以國家事務的執行，必須交與一個不受任何拘束的獨裁者，由他自己去獨斷。

那末獨裁政治可以持久嗎？要答這個問題，必須看看獨裁政治的缺點，以及可以批評的地方，是否比民主政治還多。我們認獨裁政治不可救治的弱點，有下述數端：

第一，獨裁者不見得都是天亶聰明，智慧超群的，而且智慧，能力，眼光，高出羣衆的人，在獨裁制下，究竟難找，反不如民治的國家較容易產生此種人物。因爲在自由的空氣裏有智慧與能力者可得到最好的機會湧現於衆人之上。我們應知伺機奪取政權的獨裁者，太半是意志堅强，而智慧不足的，或者野心足潑，自制力毫無的。

第二，獨裁者最容易腐化；因為有權者往往濫用權力而致腐化，而獨裁者的權力尤易腐化。

第三，獨裁者易招武力的反抗，他不是永久不會死的。一旦死亡或被殺害，所遺留的不外紛亂與破壞。所以獨裁者所標榜的穩定與持續，是最不可靠的；因社會上殺機四伏，隨時都可以鬧出大亂了。所以羅馬時代的獨裁者多半不得好結果。

第四，獨裁政治與法治相背馳；因獨裁者不是對法律負責的，他的意志，便是法律。難怪高林（Goring）提到希忒拉便說：「他的意志便是我的法律。」一部分人與獨裁者的意見相同者，或逢迎他的意志者，獨裁者便引為同類，可享到特權；一部分人的意見，與獨裁者相反者，則不免受嚴酷的處分。這時司法機關是無能為力的。獨裁者往往自稱，在他統治之下，全國可以統一，其實，這種統一，只是表面的，好像結冰未透的河流，上面雖是堅實，底下還是暗流滾滾的，隨時有破裂的危險。

第五，獨裁政治與自由不相容。我們知道法律是社會的根基，而自由則為社會的冠冕。人類與禽獸最不相同之點，在於前者是單獨的，而後者則否。人類需要自由，在於發展其自我之最善者，所以個人之解放，自我之認識，是現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也就是現代歷史最充實的內容。現今普選制度的實行，各種自由權的賦予，都是由個體人格之承認而來的。人生之所以有價值，在于不斷地自我之實現，使各達于所能達到的限度。只有在自由制度之下，自我的最善，纔能發育。在極權國家內，獨裁者所欲創造的是同樣模型的男女而不是各具人格的單體；所以獨裁政治用不着自由，且與自由不相容。

第六，獨裁政治須靠武力的扶持，對內驅使一般民衆向之低首，民衆既非心悅誠服，一遇機緣，便揭竿而起。固然，在社會極度紛亂之時，一般民衆為安居樂業計，甯捨「自由」而取「秩序」。在這時候，獨裁者的武力還可容忍，一旦秩序恢復，又往往有「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了。若說到對外，獨裁與戰爭又往往結不解緣。國際間最寶貴的為永久和平的維持，與國際的合作，但是獨裁者不但多予以漠視，而且常抱挑釁的態度。例如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與效用。……我絕對不相信有什麼永久的和平。這種和平對於人們的根本德性是有害的。戰爭之於男子，亦猶母性之於女人。」希忒拉在其自傳中，也不斷地贊頌武力。

上述獨裁政治的缺點，都是不容易消除的；如果可以消

除，那就不成其為獨裁了。民主政治雖也有許多缺點，但在根本上言，民主政治的特質是無可非議的。因為民主政治是要了解，要同意，要自由協力的政治，使人類的進步不由於威脅，而由於互助；使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的關係，不生彼此的恐怖，而生溫和的了解。

四

雖然，我們若要維持民主政治，至少下述四個條件，必須做到：

第一、我們須極力避免任何戰爭，因為只有在穩定的，有組織的世界內，各國顧全彼此的利益，明白彼此聯帶的責任，自由制度纔能生長。

第二、我們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須能維持社會的秩序與公道，并滿足一般民衆的需要，使之有生存的興趣，然後民衆纔不至挺而走險。語云：「民以食為天」，空言自由，實無補於事。所以只在經濟的滿足與安定之條件下，各個人的人格，纔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同時『自由』也可以尋得存在的根據。

第三、我們應將政府的機構弄得敏活有力，使一切計劃，一切善政，在獨裁政治下，所能做到的，在民主政治下，也一樣地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第四、我們應設法使一般民衆受到相當的教育，使在公共事務中，能表示他們有願意協作的精神與能力。

茲引羅威爾 (Lawrence Lowell) 一段話，以為本文的結語：

『總之，一種政治是否有其優點，其最高的試驗，固然在於秩序，與經濟的繁榮，或者在於公道。但是除此以外，尚有更根本的，更重要的，足以垂之久遠者：這就是一個政治社會所要創造的公民之品質，因為好政治須由此種公民來支持的。要之，最好的政治究竟是能培養一般人民使之有堅強的德行，能勤勉，能自制富有勇氣的政治。這些事，就吾人所知，民主政治做到沒有？這個問題，自然不能有確定的答覆，而且一般人就其見解與經驗，各有不同的說法。

『無論任何政制，其壽命之長久，專靠於此種政制對人民的訓練，使之有推行此政治之能力，做到若何地步；同時也靠於此種政制對於使全國最優秀分子都出來做領導這件事，究有多大的成功。換言之，即一種政制對於一般公民品質之陶鑄有何等的效力，與能產生何等樣的人物。就這個觀點來研究政治，當然是有趣味的。』

參考書：

1. Gooch: Dictatorship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 Cole: A Guide to Modern Politics (Book VI.)
3. Loewenstein: Autocracy Versus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5. NO.4)
4. 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pter two)
5. Burns: Democracy, (Chapter I—II.)
6. Lowell: The Present Crisis in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Jan, 1934)

美國對華經濟政策之透視

楊桂和



引言

自十九世紀末葉來，美國漸成爲太平洋上一重要角色。其對於列强競爭下之中國，雖無領土掠奪之野心，然其經濟政策則始終一貫，惟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除發表不承認之宣言外，一無積極措施。而一九三四年復通過菲島獨立法案，一時論者或以爲美國行將放棄遠東市場，或以爲此則羅斯福準備主義之積極表示而終將與日一戰，議論紛歧，莫衷一是。不過吾人以爲與其談美國之遠東政策，遠不如談其對遠東經濟政策之深透，更進一步言之，設使吾人能領略其對中國之經濟政策，則是其對遠東之未來如何措置，不難窺得一二。是論之作，或可爲研究太平洋問題者之一助歟？

美國社會及經濟之背景

考一國之政策與外交，無不有其社會及經濟之推動力，美國當非例外，故吾人於論斷其政策之前，必先略述其社會與經濟之情形，以明該政策產生之背景。試先言美國之社會情形。

按美國爲一佔優良地位，面積世界第五，人口約一萬萬一千萬之資源豐富之國家。論者或以爲「形成美國過去經濟與社會生活之原素有三：即天然富源，革命性格與精密之技術上之企圖。」（註一）或以爲「美國之所以變成偉大與發達，乃由於美國人之性格以及一般領導事業者之超越領袖才幹之結果。」（註二）然大體言之，移殖於美國之人，概皆具有進取之精神與領袖之才幹，加之美國建國較遲，故尙具有新進民族之特性，即特備進取之胆量，無限之魄力與夫熱烈之事業慾。雖現今稍有不同，然「美國人之生活，始終在極力傾向於消費品之增加，而幾達一種狂熱之程度，」（註三）則爲無可否認之事實。觀乎美國人之重視「現時享受」而輕「準備未來」之觀念，以及人民生活程度之提高，（註四）即可了然。

試考形成此種觀念之背景，則爲美國「實用主義」之傳播與夫商業發達之結果所致，詹姆士（William Jamus）之「實用主義」（Pragmatism）迄今尙爲支配美國一般社會心理之有力哲學。蓋美國人不尙理想，而始終持有詹姆士之「兌現價值」，「多元」，「效果」，「利益」等觀念，及美國之經濟學

者亦不喜討論抽象問題，而將經濟學視爲一種實際科學或「商業之科學」，是故好動與圖利，實爲美國人之兩種特性，都蘭（Will Durant）云：「富爲第一要件；而一民族亦必先生活，然後方能思考。」（註五）由是亦可見一般批評家以「金元」代表美國之大體近似也。

美國之宗教，以過去無巨大之基金，故祇有仰仗富人之捐助，初不爲一般人所重視，即政治亦不過爲一種職業，「在他們目中，政治不過爲一種職業，凡不能經商之人，均可以此獲得進項或勢力。」（註六）而實業巨頭如福特等則實爲一般人理想中之領袖人物，凡此崇拜物質之社會心理，均足表示美國「商業文明」之發達，奮鬥，忽忙與嘈雜，適足爲美國社會之寫照，誠如加佛爾(Carver)教授所云：「吾人認爲最可滿意之處，即在無且將永無閒散階級之一事，」（註七）匪特此也，即教育之目的亦在訓練職業之技能，葛瑞特（Garrett）云：「美國之成人教育之目的，即在使每個人得到其在職業上發展自己之最大限度之能力。」（註八）加爾教授亦云：「實際上，教育應訓練學生能得到報酬最好之工作。」（註九）是故美國之教育，實具有以「教育爲國家之主要工業」之特色。因之派克（Ellis Parker）稱美國之經濟所以成功，大部亦歸功於教育之工業化也。（註十）

簡而言之，金錢之利益與物質標準價值實爲支配美國社會之二大中心勢力。商人逐利精神之擴大即爲美國之本來面目。蓋美國商人在人民生活中實具有支配之力量；即在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亦無不受其指導與推動。且一般人對于資本制度，亦無惡感，正如邦氏(Bonn)云：「資本主義及資本制度，自來即爲美國人所視爲美國發展進程中之自然而不可避免之一種形式。此種制度曾爲美國人祖先造成謀生之路，使美國得以富強；因之即今一般美國人亦無不企望由此制度獲得助益與良機。」（註十一）實則美國之所以有今日之繁榮，當受資本主義制度之恩惠不淺；是以美國雖遭受經濟恐慌，而大部人尚迷戀於資本主義而不肯放棄也。是以綜合觀之，吾人可指出美國爲一「商業文明」特別發達之國家。「實用主義」，「兌現價值」，「努力工作」，「崇拜物質」等觀念實具有支配美國一般社會之偉大勢力，此點應極重視。試再檢討其經濟狀況，則此點可益加明瞭。

美國自獨立以來，本爲農業國家。南北戰爭後始漸踏上全國統一之經濟發展途徑。漸後乃開發國內富源，標榜所謂「西漸運動」（Westward Movement），然尚爲負債國家，迨乎歐戰開始，美國農工業乃乘機擴張。三年中（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出超七十三萬萬三千餘萬美金元，因之遂一躍而爲世界最富之國，世謂美國之繁榮，多受之於幸運，此語實具一部份眞理，試略述之。

美國以資源地位上之優良（有全世界煤炭貯藏量之半數，有世界鐵礦貯藏量之五分之一，有煤油約八分之一，而西部復有廣大之肥沃農場），致使美國得以運用自如，而可受歐戰之惠賜，請先言其貿易之增進。

美國國外貿易額表（註十二）（單位百萬金元）

年別	出口	入口
一九〇〇—一〇四	一，四二九	九一九
一九一〇—一四	二，一六六	一，六八九
一九一五—二〇	六，二六一	三，二二三
一九二一—二五	四，三九七	三，四五〇

由是可見大戰中美國貿易之突增，幾達三倍，即美國勞動能力，亦加增甚速。同時財富及對外投資，亦莫不突飛猛進。

即美國銀行之增加，亦為數可驚，一九一三年美國銀行總數計八，五四八家，而至一九二九年則達二八，二一八家，（註十三）因之信用膨脹，乃造成美國空前之繁榮，雖至戰後，以歐洲各國急待復興，建設工程，十分浩大，故美國仍能保持世界市場供給者之地位。

迨乎一九二九年繁榮之頂端，美國煤鐵產額各佔全世界產額之百分四十以上，電氣等於世界之一半，世界貿易總額中竟超越英國而佔百分之一五•七。化學工業則戰後無比，汽車於一九二七年佔世界百分之七十六。美國之所以如是繁榮，固由於大戰時機予以造成，然而吾人亦不能完全忽視美國經濟組織之重要。蓋二十世紀初年獨占組織之興起與夫金融資本主義之支配一切，實可以美國為其典型。如產業之「托拉斯」化以及獨占產業資本家之掌握全部社會及政治生活，（註十四）皆較任何國家為精密而顯著。於「能率哲學」指導下之美國產業，復能達到以「高價之工資，作成廉價之貨物」之目的。故自歐戰以來，可稱十足顯示資本主義之神力，然生產過度膨脹之危機，至歐洲各國復興建設完成而與美國競爭之時，遂完全暴露。終至演成一九二九年之空前經濟恐慌，物價跌落，工廠停工，銀行倒閉，證券跌價之諸種現象，皆暴露於「黃金世界」之美國。因之國際貿易低落，生產停滯，國民收入減少，工人失業增加，信用機構動搖，資本輸出停止，國家財政不能平衡，於是整個社會，呈現不安之現象。胡佛總統在其任內，始終對恐慌無具體解決之方。羅斯福就職後，即首先提出新政，以期挽救恐慌，恢復繁榮，而新政之目標，即在（一）利用貨幣政策，調整金融，以提高物價；（二）於政府統制監督下，統制產業，使在「公平競爭」下除去不適當之生產限制，一方增進人民購買力，一方促進國外貿易；及（三）浚濫興工，以救濟失業。是故羅氏之新政實已具濃厚之國家統制經濟色彩，四年來羅氏艱苦努力，已有相當之成績。

美國對華經濟政策

美國對華貿易，並不佔主要地位，雖年來漸有進步，然較之日本則遠不及。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七年四年間美國對華貿易平均每年祇佔美國貿易總額百分之六•四；而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四年間則降至百分之二•一；至一八八三至一九一四年三十一年間則復降至百分之一•六。（註十五）然美國對日貿易，較之對華則在三倍以上。特自世界不景氣以來，美國經濟方面之趨向，已由中國轉向日本。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五年間美國之對日輸出，平均每年為美金二四五•〇三六•〇〇〇元；一九三二年漸降下，然至一九三四年又恢復至二一〇•四八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五年亦達二〇三•二六〇•〇〇〇元。輸入方面，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平均每年為三七九•六三一•〇〇〇元，一九三四低下，然至一九三五年又漸恢復，是故日美貿易關係日趨良好。

美國對華投資的總數，據雷瑪教授估計，其對我政府借款（一九三一）為四六，四五一，八〇五金元，再加棉麥借款（一千七百零八萬餘金元），航空借款（三千萬）及道路建設借款（一千五百萬），約為八千餘萬。直接商業投資約為美金一萬五千萬元，此外宗教及善慈事業亦為美國重要投資之一，據一九三〇年統計，當在美金四千三百餘萬元。再者政府公債

及公司股票亦在四千餘萬元以上。故總計美國最近（一九三四年底爲止）對華投資（借款及直接投資合計）當在美金三萬萬元以上也。（註十六）若與美國投資總額（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九）五十四萬萬六千四百萬金元相較，其數之微，不言可喩，即與美國對日投資額相較，亦相差不及。（註十七）

若另從日本方面觀察，更可見日美經濟之密切。直至一九三四年，美國爲日貨出口之最大市場，而自恐慌後，美國由對日入超忽變爲對日出超，此中最大原因乃在日本對其他各國貿易之擴張，而原料進口多來自美國所致。且據美國關稅委員會研究結果，日貨在美市場，大部不與美國國產發生劇烈競爭，祇有百分之八•二日貨與美國國產競爭劇烈即在美屬殖民地間，年來日本貿易雖增，然尚遠不及美國之數。而美國出口最大市場之坎拿大與歐洲，日本與美國之競爭則仍渺小。（註十八）

美國對華一向雖保持其親善之同情，然吾人始終應認定經濟利益乃一國外交政策之主要決定力。特別是在「政府之最大職責乃在效勞營業界」之美國，暫時掌握政權之政治家，不過爲資本家之工具，而國務部亦不過爲工商業之乞求機關，下列描寫，適足道出美國政府之究竟。（註十九）

「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美國國務部有如一商業之乞求者之活動。包括一些重要之抗議，例如反對英國在波斯建設保護國，此因辛克萊（Sin Clair）石油公司正在該處營求一根據地；反對歐洲石油團體在美索波大米亞之獨佔權，其後美孚油公司在該地獲得一部分之權利；反對聖勒摩會議中法義英三國瓜分奧托曼帝國，各建勢力範圍之辦法，乃因此行妨得美孚油公司與支斯得爾團體之要求；反對荷蘭政策在東印度羣島之特別待遇，因此亦於美孚油公司不利；又反對法國和日本企圖在西伯利亞與滿洲地方，和英國企圖在高加索與波斯北部，取得俄國一部分之權利，蓋因此等地方，或爲摩根銀行團有財政與鐵路之利益，或爲美孚油公司與辛克萊公司有石油之利益；又反對英國與澳大利亞，違背關於腦洛島（Nauru）委託治理之條件；反對日本亦因違背治理太平洋中雅浦島（yap）之條件；反對遠東方面海電與無線電之獨占權，此因有關於聯邦電信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之利益；……反對中國與蘇俄企圖成立一項關於中東鐵路之協定，蓋因此乃哈利曼(E. A. Harriman)時代以來，美國財政勢力所常欲得而甘心者；又反對日本在滿洲「勢力範圍」之獨占行動，乃因此對中國新銀行團頗有關係，而摩根銀行團實爲中國新銀行團之主角故也。」

是故在資本家支配下之美國政府，無論其爲民主黨當政或共和黨當政，其帝國主義之基本政策則殊無二致。

吾人認明此點，即可推斷美國對華之經濟政策之積極性較少，而消極成份反多，蓋自東北事變以來，日本在華已造成特殊之利益，無怪塞克瑞（T. O. Thachiey）云：「自華北之葬禮結束後，中國只賸有美國一半大小。中國市場又失去一萬五千萬人。于今只有二萬萬五千萬人矣。美國期望於中國者已有一百五十餘年，爲中國而主張門戶開放政策及土地完整之正義，以希望中國成爲美國貨品之良好市場，但其結果則中國購買美國之物品，尚不如美國購買中國者爲多，……英國在華投資爲美國之五倍，日本爲美國之兩倍，倘除去滿洲。而美國在中國之投資，僅爲海外投資百分之一。……當中國此種情況下，美國在華之商業已成過去。」（註二十）

實則美國在中國之經濟利益，較之其他列強，甚屬不及。若以此寥寥之利益而對日宣戰，是在美國一般知識階級中泰半以爲未免過愚。況且若以嚴

格之金融關係而論，則美國對日交易，其利之厚，較之對華，相去甚遠，因之近來美國一般輿論，漸有「美國應退出遠東」之主張。如沙柯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蕭威爾 (James T. Shotwell) 皆有退出遠東之論調。而西蒙茲(Frank H. Simonds)更謂「如果美國仍決心維持正義，保障條約之神聖，則日美爭議即無法調解，而日美戰爭之危機亦難以消除。……在遠東，維持和平固須付相當代價，然以此區區代價較之戰爭消耗，實微乎其微。」(註二十一) 即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專家皮遜氏(T. A. Bisson) 亦提出美國帝國主義在遠東完全退卻之一可能動向。(註二十二) 美國衆院外交會主席浦愛爾 (P. L. Buell) 亦主張對日妥協，以保太平洋之集體安全。（註二十三） 此外如紐約論壇報名評論家李浦曼（Walter Lippmann），遠東專家裴菲 (Nathaniel Peffer) 紐約泰晤士報主筆詹姆(E. L. Jamus)等皆先後由經濟利益等實際方面探討美國對遠東應取之態度

此種實利主義之論調，頗可代表大部分美國人民之心理。

美國遠處美洲，且有豐富之資源與廣大之市場，故在地理上經濟上皆使其易於孤立，不過以世界經濟錯綜複雜，致使美國不能保持其孤立政策，即使吾人謂美國除經濟目的外，尚有其道義上之目的，然是種目的不外三種：(一)基督化異族人民，(二)促使落後民族建立民治國家，及(三)美國有維持世界和平之責任。然此三項力量之微，顯然可見，第一，現今教會之在中國已覺悟到無須用政府之武力為後盾，此點使美政府減少積極援助教會之責任，第二，自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口號後，美政府當不應迫使其他民族必採取民治政體，第三，關於和平問題，三十年前中國實為威脅世界和平之地帶，然現今此種情勢已漸減少，西方列強已無力轉弄參與遠東戰事，故美國於此孤立下，亦難給與有力之支持，當甚明顯。（注二十四）

是以無論自經濟立場或道義立場觀之，美國對華實缺乏促使其積極之原素，雖美國認中國為一尚未開發之市場，希望甚大；然以東西獨占勢力之日益增加，實使美國對此尚未開發之廣大市場，未免存有瓜分恐懼其結心理，是故「退出遠東」論調之漸起，並非無因。

總之，吾人於此複雜觀察中，見出美國對華之觀感，不過為追求一消納過剩商品市場取得原料地及投資地而已，並不含侵略領土之野心；而喊求經濟管理權之獲得，故完全退出在華市場既不可能，積極爭取又嫌乏力，在集團經濟主義發展下，美國之對華經濟政策之基本原則，不外兩點：

(一)儘可能範圍內保持現狀下之經濟利益與經濟鬥爭。

(二)在不直接危及美國本身存亡情況下，不願作積極之表示。

此兩項原則雖欠明晰，然其能概括大部美國政策，則尚屬近似。

美國遠東政策之變化

美國自一九三三年羅斯福上台後，對遠東政策即起始變化。羅氏於美國經濟恐慌中就職，其最大目標即在如何復興過去之繁榮。其方法爲對內提高購買力，對外行貨幣戰爭。

提高購買力之方法即爲貨幣膨脹政策，羅氏推行通貨膨脹之手段有二：(一)金元貶值，及(二)白銀政策。是故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美國會通過湯姆斯(Thomas)法案，授總統以制定金銀兩幣之重量及比例之權，且可無限制之鑄造，雖總統迄未實行，然實爲六月十日放棄金本位之正式根

據。是即新經濟政策之初步，迨乎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九國白銀協定」則又爲羅氏之第二步驟，而實爲白銀政策之第一砲，其目的乃在使中國不得拋售白銀，而繼續白銀之使用也。既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復宣布購銀法案。其目的之一則在增加用銀國之購買力，待至一九三四年更積極實行購銀政策，以期達金三銀一之比例。終至使銀價飛騰，迫使中國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宣布白銀國有。

考其所以有此政策之實行，雖爲白銀派之力量極大，然而其在經濟上亦不無原因。「蓋通貨膨脹之實行，雖有金元貶值爲之直接手段，然若另行提高銀價，則金銀之比，差額自大，銀之貴即金之賤，且如金銀並用，則金之負担可移其一部分於銀，金之負担減輕，則金價自跌，物價自漲。」（註二十五）故古瑞魏池（M.S. Gureoich）云：「美國提高白銀價格之水平，此爲其膨脹程序上之重點。」（註二十六）是其爲美元貶值之變形當無疑問，此其一。

再者，其第二目的即在刺戟出口貿易。因可以金元貶值之功效，加強美匯之跌價，以實行匯兌傾銷。促進東方用銀國之購買力。蓋年來銀價低落，美國人以爲中國之購買力亦因之薄弱，對美貨之銷路，殊爲不利，如提高銀價，銀貴後即中國人可以同量之銀，購買較多之美國貨品，如是美貨即可暢銷矣，此其二。

復次，其更大之目的則在欲操制世界金融市場，蓋自歐戰停止後，美金融界無時不希望取英鎊而代之，以美元成爲國際間之支付品。因如獲得爲世界之金融霸主，則不獨在政治上有優越之勢力及國際據有尊嚴，而且能因借債外國以刺戟其購買力，以增加出口貿易；其次復能操制外國之資源與金業，（註二十七）故年來貨幣戰爭非常劇烈，英國於一九三一年英鎊貶值，在國際金融上頗佔優勢，故美國亦於一九三三年停止金本位，而實行購金政策，提高金價（金貨）使其不能下降，以壓抑金本位集團各國。然此種政策終不能致最大之功效，反有爲人造機會之可能，故羅氏乃另換手段，實行白銀政策。以使貨幣貶值急轉直下。結果法國黃金外流，金本位集團存金減少，迫使其不能維持。金本位集團國家匯價暴騰，國內物產不能向外暢銷，則是即間接提高美貨傾銷之能力，擴大美貨之市場矣。金本位集團之動搖，英鎊集團之無力進攻，則是羅氏之攻式的經濟戰略，亦可稱有初步之攻效。同時因中國爲銀本位國家，其貨幣之價值乃隨銀價之漲跌而定。如美國能收買白銀，控制銀價，則中國之貨幣權當無疑歸美國所掌握。弦外餘音，亦不應輕視。此其三。

有此三因：更可見白銀政策對遠東之眞正目的。不意白銀政策實行之結果，反使中國投入英國懷中，英國助中國售出白銀，致使美國大爲愕然，故於去年即停止在倫敦購銀，其原因正如湯姆士所云：「美國停止購銀，確爲正當辦法，吾人何必幫助英國，以解決中國之難題，致有益英國而有損於美國。」因此銀價大跌（因銀價高乃美國購買所致），致使英國無可爲策（因美國爲世界白銀最大之買主），結果中國於無可如何中不得不投入美國懷中，成立中美貨幣協定，賣出大批白銀以爲外匯基金，存於紐約；而同時中國應加鑄銀幣，以增加白銀之用途，給美國白銀政策以相當之助力，至是英美在華之貨幣戰，美國又獲一段成功，而打破英國之優越勢力。是故吾人名白銀政策爲美對華經濟政策之新武器，亦不爲過。

不過，此時之美國對華經濟政策並非積極，而爲待機者。雖其欲置中

國貨幣機於其掌中，然遠東之情勢終失國際之均衡，而風險又大，頗難使其無所顧忌也，吾人試觀非島獨立之成功，美國海軍之擴大，中立法案之通過，在在皆足表示美國人之不尚空談，而重實利，其目的在積極準備，努力維持集體之安全，以確保和平中之既得利益，蓋美國人乃爲和平之受益者，非至萬不得已時，不願自作犧牲，故其唯今之策，即在整軍準備，以防萬一，而更欲以武力確保和平，排擊打破現狀之舉動（註二十八）對華利益，究屬有限，斷不願掃數犧牲，然亦決不願以此少數利益而輕啓戰端，以致牽起世界之整個變態也。

結論

總之，吾人於認識美國社會之餘，即可知其對華政策不外企求在保持太平洋安全下以造成中國之均勢，而得以伸張經濟勢力。謂其完全退出遠東既屬不可能，然望其對抗日本，又似神經過敏，觀乎放棄菲島之武力政策而獲經濟上之實利，即可窺出美國對遠東政策之一般。特以近年中國均勢之樹立頗難，英美之合作又實現尚遠，以致美國於左右徬徨之餘，祇有取靜觀之態度，蓋對華經濟利益，儘可於和平中取得，而絕不願甘冒危險也。不過，設使美國欲設法增加出口，獲得廉價之原料，及有利之投資地帶，而繼續貨幣戰爭，則其不能放棄在華市場，當甚屬明顯。然此種之不肯放棄，於最近期間尙無積極之表示。恐亦不輕易表示。是以吾人於檢討美國對華經濟政策之餘，深望國人有以自覺也！

附註

註一：M.J. Bonn, 美國資本主義之危機

註二：Ellis Parker, 美國經濟成功之秘密

註三：仝註一

註四：鶴見佑輔：美國繁榮之因果

註五：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註六：仝註一

註七：James Truslow Adams, Our Business Civilization.

註八：Ibid.

註九：Ibid.

註十：仝註二

註十一：仝註一

註十二：André Siegfried, Bmerician Comes of age, P.217.

註十三：Jean Lescure. Us Prodromes de Lexperience Roosevelt, Revue E'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vol. 4, No.3;(張競瑞譯)

註十四：傅任達，太平洋諸國的經濟鬪爭與二次大戰P.11-12.

註十五：Grover Clark "Changing Markets," Empire in the East.

註十六：中央銀行月報四卷十二期

註十七：Frederik V. Field, "Battle of Bankers," Empire the Eas P.152.

註十八：United states Tariff Commission, Recmt Develapements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Japan.

註十九：Scott Nearing and Joseph Freeman. Dollar Diplomacy

註二十：T.O. Thackaey, "What's Lift of China," Current History, 5' 1936.

註二十一：Frauk H. Simonds & Brooks Emery, Price of Peace.

註二十二：T.A. Bisson, The New status in the Pacific, 1,1934.

註二十三：Paymond Leslie Buell,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esident Resevolt," International Affaivs, Nov. Dec. 1935.

註二十四：大意採自 Tyler Dennett. "The Open Door," Emfire in the E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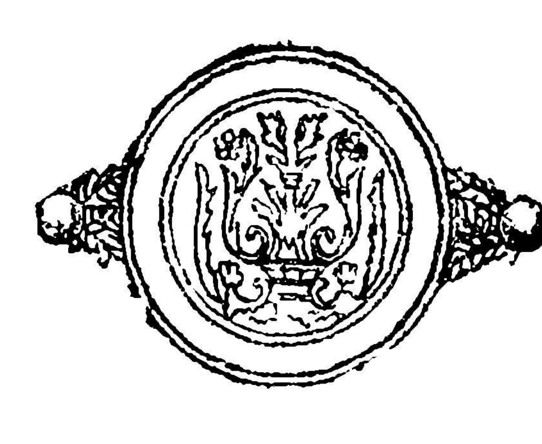
註二十五：馬寅初：中國經濟改造：『九國白銀協定與美國白銀政策。』

註二十六：M.S. Gurevich, China and the Silver Problem.

註二十七：Paul Einzig 國際金融爭鬪論

註二十八：Frauk H. Simonds & Brooks Emery, The Price of Peace.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行政效率與公務員任用法

成　書

一　緒言

『行政效率』四字，是年來中央各機關標榜揭櫫，最受聽的名詞。最初行政院在汪院長時代，曾經設立一個行政效率研究會，在內政部，由甘乃光主持，每月出一種刊物曰『行政效率』，其中討論到行政上的效率問題，頗多可研究之資料，後來移到行政院，繼續由徐象樞張銳主持，月刊也還照出，最近更由行政院改為『行政月刊』，通令各部會職員投稿，當局的注意於行政效率，是值得欽佩的了。

二　一般用人問題

行政效率如何方能增加，其必需具備的條件，雖然很多，但用人問題，當然是一個極重要的條件。所以政府對於此項用人標準，早定在『公務員任用法』，去年更經一度修改，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公布施行。該項任用法內，對於簡任荐任委任之公務員均定有嚴格的積極條件。茲照錄該公務員任用法第二條至第四條之規定如次：

第二條　簡任職公務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現任或曾任簡任職，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最高級荐任職三年以上，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者。

三、曾任政務官二年以上者。

四、曾於中華民國有特殊勳勞，或致力國民革命十年以上，而有勳勞，經證明屬實者。

五、在學術上有特殊之著作或發明，經審查合格者。

第三條　荐任職公務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高等考試及格，或與高等考試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荐任職，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最高級委任職三年以上，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

者。

四、曾於中華民國有勳勞或致力國民革命七年以上，而有成績，經證明屬實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而有專門著作，經審查合格者。

第四條　委任職公務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普通考試及格，或與普通考試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委任職，經甄別審查或考績合格者。

三、現充雇員，繼續服務三年以上，而成績優良，現支最高薪額者。

四、曾致力國民革命五年以上，而有成績，經證明屬實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根據上項任用標準，至少在消極方面，政府已盡其嚴格之能事。惟在事實上，是否獲有充分之功效，似乎還有懷疑的地方。在記者與許多行政機關裏面的友人談起來，他們每每覺得雖然根據上列用人標準，任用職員，可是職員之能力與報酬，以及職務輕重的比例，往往相反，所以說他一定如何公允，或如何可以增加行政效率，也還不無疑問。

三　高考及格人員的任用

依公務員任用法第三條之規定，荐任公務員之任用，以高考及格者居首，其重視高考及格之人員，可無待論。良以高考及格人員，當然爲高才生，以之分發各機關實習試用，自屬允當。此外考績法更規定，各機關職員每年考績，舊職員須去百分之二，以高考及格者補缺，此爲新陳代謝之作用。政府之獎掖後進，尤可概見。然而因公務員任用法第十條，有『荐任職，委任職公務員，應就分發之考試及格人員，儘先任用』之規定，過於硬性，受分發之機關，與銓敘部間，對於高考及格人員之擢敘，每有不能完全融洽之處，蓋就該條規定，可以發生三方面之影響：第一，高考及格人員可以向受分發機關，要求儘先任用荐任職。第二，銓敘部必定幫助高考及格人員向被分發機關，據法令規定而說話。第三，受分發機關，因顧慮到職務之是否相宜，與行政效能之是否適合，不能不就資歷經驗各方，加以研究，研究結果，或事實上不能如第十條規定，『儘先任用』，於是行政機關與銓敘部間，往往打無謂的筆墨官司，往往可以互相伸說法理事實，至再至三。此種現象，在今日中央機關，殆所習見，如此而談『行政效率』，何異南轅而北轍！

四　行政機關的困難

記得蔣先生在向行政院提議盡量利用專科以上學校暨中

等學校畢業學生以輔助行政及經濟建設與教育建設一案中，曾說『高考及格人員實習期滿之後，以充任薦任職爲原則，此種規定，不免使受分發之機關，稍感困難，如考試院對於分發規程，能略予變通，則登用之途益廣，考試任官之制，自益易於推行。』由此益足證明現在考試分發的制度，凡行政領袖，都有困難的感覺。記者根據政界友人的報告，說銓敍部因爲厲行公務員任用法第十條的規定，對於各機關送審之新任命薦任職員，每多留難，譬如某某部以新任命之科長送銓敍部審查，銓敍部一定先回一套文，說查有高考及格分發貴部之人員，尚有若干，未予補缺，何以任用某某，應請說明理由。如某某部咨復聲明理由後，銓敍部還要說，下次如不儘先補缺，送審之件，將不予審查。此類事件最感困難者，爲具有專門技術性質之機關，如鐵道交通實業等部，職員之任命，於具備法定資格而外，更須視其學歷技術，是否適當，銓敍部之質問，往往不顧及高考及格分發人員之學歷，甚至只有分發之普通行政人員，而於一需要專門學識之科長亦往往會去文質問理由。聽說兩個月以前，某某部有兩位科長向銓敍部送審，銓敍部照例回文，要說明理由，某部回咨中述係爲專門技術人才的理由後，銓敍部還不答應，另外派一位秘書，去找某某部的總務司長，說一定要高考及格分發的人員中，荐任一位，銓敍部方纔可以把那兩位科長審查。結果某某部只有照辦，所以就種種事實而言，行政機關，確已感受到很多的困難，而行政效率，亦受到影響不淺。

五 政府之補救

在今日中央各行政機關之領袖，大概對於銓敍部之執行法令，多少都感覺有些麻煩，爲補救已成事實起見，最近中政會乃有荐任公務員任用之規定，其辦法之第二項有如以下：

『凡中央各機關依公務員考績法考績結果，應予升等人員，及分發之高等考試及格，或與高等考試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得以荐任科員先予敍補，如該機關無上列人員時，不得另補其他資格人員。』

此項規定，祗限考績結果應升等人員、及高考及格分發人員，可以補缺。條文用意，在救濟考績應升等而無級可晉之科員，兼及於高考及格分發之人員。但照第一項規定，每科最高薦任科員之名額，不過一名，高考及格分發人員，逐年增加，此每科一名之薦任科員額，依然不敷支配，於是『儘先任用』之任用法第十條，銓敘部還得引用，與各機關麻煩，所以實際上此項薦任科員之辦法，並不能有所補救。今後高考及格分發人員，年多一年，而各機關與銓敘部間之麻煩，亦將永無已時。此種減損『行政效率』之事實，為中央及地方計，均有糾正的必要。

六　結　論

述完以上的麻煩情形後，記者只覺得銓敘部執法精神之可佩。在公務員任用法第十條當初立法之原意，不過為高考及格分發人員想謀出路，怕各機關不能儘量補用高考及格人員。從國家愛才的一點上觀察，確是未可厚非，不過因為條文規定，過於硬性，沒有給受分發機關長官，以『量才器使』之權能，所以在行政機關感到用人意外的麻煩，銓敘部亦不無代人受過之形迹。記者以為第十條上半段固不妨照舊，惟下半段應加添但書，『行政機關長官得酌量高考及格分發人員之學歷能力，為補敘標準。』如此高考及格人員，只要學力相當，並無不補之虞，而機關長官不失其為事擇人之權，銓敘部與行政機關的麻煩，自然減少，『行政效率』亦可不致減損了。

（九，一八，於南京）



學生運動的檢討

徐芸書

一

九一八事變以來，五年過去了。

在這五年當中，挽救國難是全國上下不斷的呼聲。可是我們究竟作了些什麼？每個國民應該下一番反省。

學生是未來中國的主人，也是今天感覺最敏，情緒最烈的份子。學生運動，胡適之先生說得很好，常是中國重大政治運動的先聲。九一八以後的第一年中，即曾有學生運動興起，那次運動，影響雖然不大，而且早即消歛，但學生界長期的苦悶，畢竟爆發了去年十二月以來的學生救亡運動。這是眞正巨大的運動，它的範圍及於全國，它的影響達於各界，並且它帶了長期奮鬥的性質，重要城市的學生經過運動而建立了永久的組織。雖然經歷了無數波折，至少在運動發生九個月後的今天，學生的力量仍然保持着。這個力量的前途，當然也很值得重視。所以在我們反省國難以來國人的工作的時候，這九個月來巨大的學生運動，自當受充分的檢討。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對這九個月的觀感，說給學生界，也說給全社會。本文論涉的範圍在全國，但因我九個月來都住在北方，我對北方的情形自知之較深，而對別處知之較淺，因此我的見解也許有不周之處，這是應該聲明的。

二

去年十二月以來的學生運動，國人對它的觀感自有不同。熱烈讚美的固然有。也有人以爲學生運動是少數份子擾亂社會秩序甚或妨害邦交的行爲，不過這樣看法的人並不居多數。另外有人對學生運動很同情，但認爲學生運動只能作一種表示，引起空泛的國民感情而已，並沒有實際的用處，所以學生還是放下運動去讀書爲是。這種意見在中年人中間很爲流行，在學生羣裏也很有影響。然而我們若平心靜氣來想想，這種意見卻有商量的必要。我們不該誇張學生運動，但我們應該給它一個眞實的評價。

本來所謂學生運動，並未超出宣言的範圍。學生界經常的工作只是宣傳工作，即罷課游行也只是表示和宣傳而已。只是一些學生，只是一些宣傳工作，只是一些罷課與游行，當然不配說能消滅侵略者的野心。這些示

手無寸鐵的學生，不能代替帶甲執戈的兵士，這是一點不錯的。但另外一件事實也是一點不錯的，這就是：精神國防和國民國防對於中國是十分必要的。精神國防和國民國防，即在一般先進國家也是很重要的，更何況在國防落後到可憐的今日之中國。而學生運動，推而及於民衆運動，正是精神國防和國民國防的基礎。

實際上，去冬學生運動崛起，那些被人利用的自治運動者，便再沒有活動的餘地。去冬學生運動爆發之頃，逃亡的心理方彌漫在平津，尤其是知識界，北平一個重要大學把圖書儀器幾乎搬空了，許多學生也打算着在南方的未來（這是如何卑怯的心理）；但是學生運動消滅了那種心理，現在北方整個社會的空氣是不肯放棄華北，那些只憑熱情的學生九個月一直下來，不放棄困難的救亡宣傳（雖然只是宣傳），便是逃亡心理破產的最好証明。去冬以前，中國的人民已經有了長期的沉寂，好像苦悶得死了；北平的學生運動挑起了全國學生和學生以外各界禦侮救亡的情緒和運動，這些情緒和運動，使全國的政治空氣受了很大的激盪，鞭策了中國的當局，也打擊了敵人。所謂華北政權或冀察政權成立之後以迄於今，並未達到某方理想的地步，未嘗不是由於自一二九學生運動以來中國民氣之盛。試想在這河山破碎，貧而且弱的中國，這一點「容忍」的民氣和運動難道不是可貴的嗎？難道這不是，或者不應該是偉大的精神國防或國民國防的基礎嗎？或者我們的精神國防和國民國防，要建築在噤若寒蟬，一盤散沙的國民身上嗎？

二

過去的學生運動，當然犯了許多錯誤，這於運動的發展很有關係。運動中的學生，當然也會不斷糾正自己的錯誤。但為使未來運動中的學生有更多的把握，使學生運動得到社會更多的了解，學生運動應該有一個明明白白的批評。現在就我個人所見的錯誤，試略言之。

第一，我以為過去學生運動一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錯誤，即在沒有長期奮鬥的認識和準備。原來在去冬學運在平爆發之時，因環境複雜和民氣高漲，並北並沒有馬上淪亡的形勢，而在另一方面，學生運動和民衆運動，也還沒有力量打破外人壓迫增長的空氣，（這兩個形勢到今天依舊未變），所以「一二九」以後的學生運動，應該是，也必然是長期的奮鬥。北平學生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熱烈示威之後的使命，是鞏固學生界的團結，與社會取得合作，喚起民衆，培養力量，沉着堅忍，準備應付更大的變化。但當時北平學運領袖對於主客的形勢沒有真切的了解，他們以為華北局面已沒有餘地，所以他們在熱烈的行動之後，演了長期的罷課，他們的要求是馬上放棄平日的學校生活，實行「非常時期教育」，並且非達到目的不止。殊不知當時環境還絕不允許學校教育全盤更張，多數學生也還不能集聚在這個要求之下，而長期罷課尤其是不為人諒解的手段，所以長期罷課的結果，是學生方面呈現渙散，學生與學校當局發生嚴重的對立，政治的壓力更加加重，愛國宣傳工作不能進行，學生運動陷於所謂僵局，「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行動所造成的熱烈空氣被罷課弄得冷清清了。北平學生那時一連罷課將近兩月，雖然復課之後，學生救亡工作有了恢復的希望，但這個恢復工作當然困難萬狀。所以到今年五月間華北局面再一度緊張之時，北平的學生仍然是有點手忙足亂，不能夠及時的有力的起來呼號。北平學生在「一二九」以後一時期的整齊精神，當然到處可以看到

。如今年六月天津學生的堅持罷課和上海學生的空喊罷課，都是徒惹新創，於學生運動有害無益的。雖然九個月運動的教訓，已使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爲，實際上大大被擯棄了，但運動中的學生還應該明明白白認清已往的錯誤，從頭認清長期奮鬥的必要。

第二，在學生運動的初期，其中積極份子有一個很顯著的錯誤，即輕視學生運動的意義。上文說學生運動沒有長期奮鬥的認識和準備，那一方面是由於把學運看得太高，而另一方面，又是把學運看得太低。他們一方面空洞的提出發動，另一方面則以爲學生運動沒有多大用處。他們的理論是學生運動必得發展爲「下層廣大民衆運動」，所以他們在「一二一九」以後罷課期中發動了極少數的學生，離開了學校，離開了知識界，離開了城市，徒步深入鄉村作宣傳工作。平津學生倡之於先，上海學生繼之於後，當然，欲救中國，非喚起廣大民衆不可，知識份子應該負起這個使命；去冬「一二一九」以後，各地學生拋開安逸的生活，不畏嚴寒艱苦深入鄉間的精神，值得國人讚許和敬佩。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不了解知識份子在中國自救運動中的重要，不求保持和發展學生運動，爲喚起民衆的工作預備更好的基礎，而在學運初起之時，拋開學運而入鄉村，又是很大的失當。在那時拋開學運而入鄉村的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離開救亡運動，而少數學生冒寒衝風步行兩三個星期也并未收到很大的效果。事實上，即在九個月後今天，各地學生也還沒有作了多少很切實的教育下層社會工作，但若要作到這一層，一定還得首先把學生運動作好起來，而不能從抹殺學生運動出發。拋開學生運動的事，現在固看不見了，但輕視學生運動的思想，在一部份學生中間還是有的，所以今天的學生運動也還沒有很明朗的成績。這也許有人要歸咎環境的壓力，和學生內部的破壞的因子，但學生運動的領導份子應該首先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拋開和輕視學生運動，沒有用最大的力量保持與發展學生運動，使學生運動不因任何破壞勢力而挫折，而沉悶。

第三，我想過去學運的領導份子或熱心份子應該承認，他們對於團結全國力量的必要，認識得不够。團結全國力量，一致對外，這是學生運動中的口號，但在實際上，不了解這個口號的學生並不爲少。這在運動初起時表現得最爲明顯。他們的宣傳文字，顯然沒有與政府合作的態度，他們對於意見不同的同學動輒排斥，對於主張持重的教師也會目爲敵人。今年一月間行政院召集各地學生代表赴京聽政府發表對外方針，平津滬各地學聯會一致予以拒絕，事後各校學生對赴南京的學生且極力攻擊。殊不知大敵當前，不問政見派別如何，除非背叛中國的份子不算，國人無不可合作之理，尤無不當合作之理。即以對政府的態度而論，學生指責政府的錯誤，是可以的，學生主張民衆當有勢力，也是可以的，但學生自己隔閉了與政府合作之門是不對的。學生不派代表赴京聽訓，攻擊赴京聽訓，固然是憤時心理的表示，未嘗情不可原，但若根據團結全國一致對外的要求說來，即學生錯誤甚大。政府當時對於爆發運動的學生並未明令壓迫，並且明明承認這些學生有權派代表到京，那麼學生正應該選出自己的代表，一則可以在京會晤全國學生，促進學界團結，二則可以對政府披陳意見，求得政府的合作，雖然政府並不能完全採納學生意見，但學生之可從政府取得救亡的民主權利，則在意中。假如學生已派代表赴京，披陳愛國的至誠，無論在本心在行動都沒有反對政府的傾向，而政府還是下令取締學生組織

，禁止學生活動，那政府是要得罪於天下了。反之，學生自己走入狹隘的路線，而欲取得社會的同情，政府的扶持，也就很難。但學生的覺悟是很快的，他們自己從那狹路走出來了，他們一切言論都已着重在全國上下一致團結了。七月二中全會開會的時候，平津還都有學生派代表去請願，雖然未得到什麼結果，而言論界已很重視這件事情。實在說，學生態度的改變，已使環境的壓力減輕許多了。但若雖已改變態度而不承認從前的錯誤，則還不是澈底的改變。

第四，我想我十分應該指出來，過去的學生運動缺少革命的精神。所謂革命的精神，是指實事求是，不尙空談，不務虛名，不偏不私，眞正爲正義的勝利作打算的精神。無論民族的解放，或社會的革命，都需要這種精神。譬如上面說過的，幻想民族戰爭而沒有長期奮鬥的打算，唱民衆運動的高調而放棄學生與知識界，提倡對外而行動偏激，便都是革命精神不夠的表示。學生運動當中的許多宣傳文字，腐敗的地方也很多，例如論斷形勢則空泛而簡單，敍述事實則無不誇張，估計前途則無條件樂觀，都是極應糾正的。在具體的事情上面，常常是任意而行，自滿自足，不問效果。如上海已有「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組織，但實際上只有十數個地方的代表。而且據我所知，只有北平天津的學聯會是健全合法的組織，即上海市的學聯還很不健全，那麼又爲什麼要早早抬出全國學聯的名子？試看現在的全國學聯，正因爲基礎不鞏固，不但是作用很小，而且無從在社會上取得眞實的地位，反倒給社會以不好的印象。寄語現在學運的領袖份子或熱心份子，你們即是民族自救的前鋒，你們也一定痛恨舊社會傳下來的一切腐敗的精神，你們應該知道這些虛浮空泛而且自滿自足不知澈底反省的情形，正是舊時代傳給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腐敗精神，這種精神是絕不足以挽救和關新這個民族的。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眞是一個長而艱苦的過程，豈是憑藉幻想，熱情或一些口號一些空名目所能成功的啊！

以上所述的四點，都是基本的錯誤，這些錯誤則又互相關連，並非孤立。我評論這些錯誤，都憑實際觀感，也但求說出實感，故反覆申論簡單，也不多舉例。所有這些錯誤，我以爲學生運動自身都在不斷糾正，但我以爲只有澈底的承認錯誤，才算得承認錯誤，所以過去很久的事情我也特別提出。我總相信，只有明明白白的理解，才能保證行爲的正確。

四

在九一八九週年紀念的目前，以言外患，則方殷未已，察北綏東危機顯著，「經濟合作」極力進行。但以言國內，則粵桂事方和平解決，團結對外的空氣甚爲濃厚；尤其一般國民的輿論，更均以對外爲最要原則。政府與社會對一般救亡運動漸能諒解，救亡運動本身，因糾正了過去錯誤的地方很多，且漸走上了健全的道路。如此看來，只要國人加緊努力，中國運命的轉機或就在這個時期，而且也不該再錯過時機了。所以我在檢討學生運動的價值和錯誤之後，願以一個青年的資格再特別奉告公忠謀國的當局和社會先進，現在青年學生經過了許多教訓，已不是九個月前的學生了，他們急切盼望全國上下的團結，尤其急切盼望積極的領導。無論如何，現在不是一兩個學生，而是許許多多的學生，長期的把全部精神和熱情放在所謂救亡活動上面。無論從政治或教育的觀點看來，這些精神和熱情眞甚不容漠視！

我更要請求與我同時代的青年，從頭到尾的檢討過去，從頭到尾的計劃未來。如果我們不輕視自己的力量的話，我們應該去追求眞實的勝利。眞的，我們的熱情已經不少了，但是只有沉着，堅忍，有打算，必勝利的工作，才能表現最大的熱情。



論中國糧食資源

李景清

一

人類因風土，氣候以及習尚的不同，維持物質生活的糧食的種類也就互不相同。即以穀類及肉類而論，美國人民食品的成分，穀類占百分之三八・七，肉類占百分之三九・六；我國人民食品的成分，穀類卻占百分之八九・八，肉類僅占百分之一・〇。可見所謂糧食，在美國應以穀類及肉類相提併論，在我國卻僅限於穀類一方面即可。我國歷代聖賢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食，也是僅指稻粱菽，麥黍稷等穀類食品。

近代戰爭固以機械化與化學化的程度為決勝的標準，然糧餉需給的充足與否，仍是最後勝負的關鍵，試觀對抗全世界的德意志帝國自歐戰發生，所戰皆勝，最後仍以糧餉關係，卒至國勢崩潰。以重工業落後，以農立國的我國，為抗敵救亡，固然要儘量準備軍備，然糧餉更是不可忽視。

我國糧食的出產，每年究有若干？出產區域如何？是否足以自給？何區有餘？何區不足？每年進口糧食究有若干？來自何國？運銷何埠？萬一發生非常事變，於我國糧食生產有何影響？於我國糧食補充有何影響？以及我們對於糧食資源上應當作些什麼準備？這些問題，固不能以這篇短文來作一個圓滿的解答，但在現有可靠的資料範圍以內，作一種概況的認識，想也是必要的。

二

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主要農作物品產量約在二十七萬萬市担左右。即一九三一年十二種農作物的總產量約二一、七六〇、〇四一、〇〇〇市担；一九三二年十二種農作物的總產量約二六、六一三、九九七、〇〇〇市担；一九三三年十八種農作物的總產量約二六、八六四、一九七、〇〇〇市担；一九三四年十八種農作物的總產量約二六、五二七、二一四、〇〇〇市担；一九三五年十八種農作物的總產量約二六、七三五、九七〇、〇〇〇市担。其中稻米，小麥，大麥，玉米，高粱，小米，糜子，甘薯，豌豆，蠶豆，及燕麥（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份，不包括後三種。）等糧食作物所占的百分數，平均五年全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換言之，全國主要農作物生產量中，糧食作物的產量即占其十分之九以上。其他像大豆，油菜子，棉花，菸葉，花生，芝麻等作物產量，在主要農作物生產總量中還不到十分之一。至於稻米，小麥兩項的產量對總量的百分比，一九三一年米是百分之三一・三，麥是百分之一五・七；一九三二年，米是百分之三七・八，麥是百分之一七・四；一九三三年米是百分之三三・七，麥是百分之一九・

二，一九三四年，米是百分之三九．八，麥是百分之一七．九；一九三五年，米是百分之三五．一，麥是百分之一五．七。米麥產量，因水旱天災的關係，其在作物總產量中的百分比數，各年每有不同，然五年平均，米總是占百分之三十五以上，麥總是占百分之十七以上。雜糧和根類作物每年的產量對主要作物在產量的百分比，一九三一年是三八．九；一九三二年是三七．四；一九三三年是四〇．二；一九三四年是三六．八，一九三五年是四一．〇，平均每年在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稻米五年間平均每年產量約九二，三三八，〇〇〇市担，小麥五年間平均每年產量約四四四，五五六，〇〇〇市担，雜糧五年間平均每年產量約一，一一四，五三三，〇〇〇市担，比稻米產量多十萬萬市担，比小麥產量多六萬七千萬市担，幾乎大一倍半有餘。糧食作物五年間平均每年總產量約二．四三二．四四八．〇〇〇市担。

然全國各區生產糧食的種類和數量，各不相同。試分冀、魯、江、浙、閩、粵、六省為沿海區，皖、贛、湘、鄂、川、五省為長江區，豫、陝、晉、綏、察、五省為黃河區，桂、黔、滇、三省為西南區，新、寧、甘、青、四省為西北區，而比較其農產數量的重要性，則稻米以長江區所產為最多，平均幾占各年米產總額之半；其次為沿海區，占全國產量總額百分之四十三，其餘百分之七，多為西南區所產，其他二區的產量甚屬有限。小麥以沿海區出產為最多，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四四，其次為黃河區占全國麥產百分之二十七；至於長江區的小麥產額，也占百分之二十四，和黃河區相差無幾。其餘二區產額，則為數甚微，僅約百分之五。小米的產量，也是以沿海區為最多，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五四，其次為黃河區，占百分之三十八。其餘玉米高粱的生產，也全是以沿海區為最主要，即如高粱一項，沿海區的產量，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五十一。綜觀上述，各種糧食生產數量，全是以沿海及長江二區為主要，尤其是沿海區，小麥，小米，高粱，玉米等項的產量，全甲於各區，即稻米產量，也僅亞於長江區。至於主要糧食的米麥兩項，以沿海長江兩區合計，前者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九十二，後者占百分之六十八。

二

中國糧食生產概況已如上述，茲進而試論糧食的消費及其壟斷的情形。

中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相當複雜，各省區因水土產物的不同，人民所消費的穀物食糧的種類就很不一致，所謂「南人吃米，北人吃麥」的說法，就是這個意思。以全國而論，米為主要食糧，占國民穀物總消費量百分之二十八；次為小麥，占百分之十六；再次為玉米占百分之八，大麥占百分之六，高粱糜黍各占百分之五。以上合計占國民穀物總消費量百分之八十一。其他如莜麥，蕎麥，大豆，蠶豆，豌豆及綠豆等合計不過占百分之十九，而各項沒有超過百分之四的。以省區論，消費米穀最多的為東南諸省：廣東第一（七三%）浙江（六六%），廣西（五二%）福建（五〇%）次之，平均占穀類食糧消費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長江下游諸省如湖南（四九%），江西（四八%），江蘇（四三%），安徽（四三%）等省米的消費量也頗不小，平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西南區，米的消費量，也比北方諸省為高，如雲南（四四%），四川（三三%）貴州（三七%）等省平均也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至於北方諸省，米穀的消費量，大概全不及百分

之十。小麥消費，華北諸省最為普遍，西北諸省更為顯著，如青海（四〇%）陝西（三六%），寧夏（三四%），等省均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間；甘肅（三六%），及山西（二七%），也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冀，魯，豫，三省，除河南小麥消費量為百分之三十外，山東（一九%），河北（一四%），均不到百分之二十。南方諸省小麥的消費量除江蘇（一八%），安徽（一〇%），湖北（一二%），四川（一一%），浙江（一〇%）等省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外，餘均不及百分之十。雜糧方面，玉米，高粱，小米三種的消費量以華北平原區居第一，平均占穀類食品總消費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察哈爾省小米的消費量，占百分之四十六，青海大麥的消費量占百分之二十八，綏遠靡黍及莜麥的消費量占百分之三十二及百分之二十五，可以說是全國最特殊的省份。大體講來，長江下游，西南及東南諸省，以大米為主要食糧，略加以小麥，玉米及小米。華北及西北諸省，以小麥為主要食糧外，大麥，玉米，高粱及小米等雜糧，也是很重要的食糧。至於東北諸省，即以高粱，玉米，小米等雜糧為主要食糧，小麥及大米，反不甚重要。可見我國米穀若能豐富，南方諸省，可以不致發生缺糧恐慌；小麥及雜糧若有裕餘，北方諸省可以不致發生饑食現象。然而事實究竟如何？

我國糧食的生產數量及消費數量，雖不能得到一種可靠的比較的數字，但糧食短缺，那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事實。內政部曾依人口統計數字及各類糧食每人所發生熱力計算每年所需要的數量，估計結果，全國糧食約短少二一九、三二五、六九〇市担，當全國糧食產量百分之十四。張心一先生曾對於遼、吉、黑、熱、察、晉、冀、魯、豫、鄂、皖、蘇、浙、粵等十四省區的糧食消費與生產作一比較的研究，結論說十四省區中，祇有東北各省區的糧食產量超過糧食的需要量而有相當的盈餘。山西，江蘇和湖北的糧食生產量和需要量相差有限，可以說是差能自給外，其他各省區全感到不足。尤其是廣東，每年出產的糧食，僅足供給其人口所需糧食數量的三分之二。華北各省區的糧食產量和需要量的比較，不足百分之二十，華中各省區的糧食產量和需要量的比較，不足百分之十。十四省區合計，產量和需要量的比較，共差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市担，相當於十四省區需要量的百分之八。此外國民政府主計處，曾估計遼、吉、黑、察、熱、五省糧食的產額約可供給四五、八五〇、〇〇〇人，而這五省僅有人口三二、一六三、〇〇〇人，餘剩糧食約可供給一三、六八七、〇〇〇人。此外其他各省區的糧食的生產額，全不足供給糧食的需要額。計綏、夏、新、甘、陝、晉、等西北諸省約缺少二、〇五〇、〇〇〇人的糧食，冀、魯、豫、北方平原諸省約缺少六、二一四、〇〇〇人的糧食，蘇、皖、鄂、湘、贛、長江下游諸省，約缺少三六、八一三、〇〇〇人的糧食，川、滇、黔、西南諸省，約缺少七，四六四，〇〇〇人的糧食，浙，閩，粵，東南諸省約缺少一八，二六七，〇〇〇人的糧食，總計全國平均約缺少五七，一三〇，〇〇〇人的糧食。至於糧食供給的額數和糧食需要的額數的百分比，東北區盈餘百分之四五・七，西北區不足百分之六・六；北方平原區，不足百分之六・一；長江下遊區不足百分之一七、〇，西南區不足百分之一三、一東南區不足百分之二九・三；全國總計不足百分之一三・六。這三種數字，雖稍有差異，然全國糧產的不足自給，以及東北的相當盈餘和東南的過於不足，卻是一致的見解。

四

一個國家所產糧食，倘不能自給，當然要輸進外國糧食來補充。在普通狀況之下，一個國家入超糧食的數量，即足以代表其不足糧食的多寡。然而我國人民窮困已達極點，自己生產糧食雖不足自給，但也沒有購進外糧來作補充的購買手段，因而我國每年糧食入超數量的多寡，恐怕不足代表我國糧食不足的確額。不過我們對於我國每年入超糧食的額數，進口的港埠作一概況的分析之後我們更會瞭解我國糧食[illegible]的情形。

我國進口外糧，自清季光緒以來，雖多寡不一，然總是有增無減，中間很少出超或沒有進口之年。即先以米穀來論，民國以前，每年入超數量，有增有減，然僅有兩年曾達一千萬担以上。民國以來至民國十年以前，入超數量即固定於五，六百萬担之間，且也有兩年超過一千萬担以上。自此以後，各年全在一千萬担以上，最近三年平均米穀入超數量，竟在二千萬担以上。其次小麥和麵粉的入超情況，和米穀不同。民國十二年以前，我國還是小麥出超國，十二年起纔變爲入超，然每年入超數量，多的不過五百萬担，少的不及五十萬担。民國十七年且轉爲出超，十八年又轉爲入超，十九年二十年入超數量竟達兩千萬担以上，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也全在一千五百萬担以上，二十三年及二十四年降落到八百萬担左右。至於麵粉，民國三年以前固爲入超，數量也均在二百萬担左右；民國四年至民國十年之間，又爲出超，數量且有與年俱增的形勢。民國十一年以後，即完全轉爲入超，各年數量不很一致，然除民國十八年超過一千萬担以上外，多在六百萬担左右，民國二十一及二十四年，入超數量降落到九十萬担以下，約當民國元年入超數量百分之三十四左右。可見我國所產米穀，歷年即患不足；近數年來，因天災人禍的影響，其不足額更大，至於小麥麵粉，在世界農業恐慌爆發之前（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國尚非入超國家，近年來小麥麵粉入超數量的激增激減，恐非完全由於我國人民缺乏食糧之所致；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國際農業恐慌所引起的農產傾銷的影響。最後關於雜糧方面，我國向來即處於出超地位。

至於入超糧食進口的港埠，米穀歷來即以九龍，拱北，江門，廣州，汕頭，廈門等埠爲主要。每年進口米穀幾占全國入超米穀一半以上。民國初年，進口米穀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上述各港埠進口的。此外天津，上海每年進口的米穀數量，却有增有減，尤以上海的增減最爲劇烈，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南部諸省是經常的缺食，始終需要外米的補充。中部諸省，恐因收成及時局的關係，左右進口米穀的數量。小麥進口，各港埠中，以上海居第一，天津次之。因爲上海，天津兩埠，乃中國麵粉工業的中心，所需小麥甚多。倘華麥品質，價格比洋麥美廉，則洋麥進口數量即略爲減少。因此，上海每年洋麥和華麥進口的數量頗不一致，華麥進口多的時候，洋麥進口即少，反之洋麥進口多的時候，華麥進口也少。麵粉進口的港埠和小麥的情形不同，小麥進口，以上海，天津兩埠居主位，其他各埠如漢口，南京，膠州等埠雖也有輸入，然爲數遠不如上海。至於麵粉進口，除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以上海爲最多外，各年皆以天津居首位。其他各埠，全有相當輸入，且分佈範圍頗廣。可見依糧食入超而論，我國所產米穀，確不足自給；至於小麥生產，倘能對於品質方面，略加改進，對於國際傾銷，勵行防禦，想能作到不需外來小麥的補充，同時依糧食進口分佈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看到東北各省糧產確有裕餘，華北各省糧產微感不足，華南各省糧產即不足甚多。

五

我國糧食資源概況，略如上述，全國中唯一糧產有餘的東北各省，現在已被佔，這是我們不能不深切注意的第一點。

國際戰爭爆發之後，不僅整個地完全地失掉了我們唯一有餘的糧產地區，同時雜糧出產甚爲豐富的華北各省有被攫取之虞，並且還怕蹂躪到我們全國兩大主要糧產區域的沿海區及長江區，這是我們不能不深切注意的第二點。

我國所需外糧的進口港埠，不外天津，上海，九龍，汕頭，廈門等沿海各口岸；然遇有戰時，這些口岸會立遭封鎖，這是意中的事件。如此我們的敵國不僅攫取了我們的糧產有餘的省份，破壞了我們糧產主要的區域，恐怕還由遮斷我們糧食輸入的港岸，使我們無由購進外糧，以補不足。還是我們需要深切注意的第三點。

以上三點，全是有關我們抗敵戰爭的需給。第一，我們有武裝全國民衆，保衛我們糧食生產地帶的必要；第二，我們有積極改進糧產，促進我們糧食生產數量的急需；第三，我們要維持我們的關稅自主，防禦國際糧產傾銷的摧殘；第四，我們要建造我們的糧食倉庫，以備對外戰爭時代的需要；第五，我們更要結好可以不經海路，而能供給我們糧食補充的以平等待我的隣邦。如此，在我們糧食資源相當不充分的現況之下，或許在緊急時期，還能使我們所需要的糧餉，不致發生嚴重的恐慌。



介紹一個工業建設的輔助機關

李[illegible]田

中國和近代工業接觸，還在前清同治初元。從那時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在此四分之三的世紀過程中，其前清季年，差不多惟有督撫才辦實業。到民國初年，也祇有下野的都督總長才辦實業。前者是以徵收百姓的錢糧捐稅血花不了的庫餘，辦那腐敗不堪的官營實業；後者是以剝削中飽的民膏民脂辦那貪贓資本的實業；所以均說不上近代化，科學化的實業；更談不到爲中國工業建設努力。所謂爲謀「終身富貴功名」才「仿製外洋利器」，這是前清季年辦實業的督撫的目光。至於民國初年下野的都督總長辦實業之輩，也不過是以所聚集之資本，而爲營利之謀，並發洩當什麽董事長總經理的慾望而已。那有建設工業基礎的高瞻遠矚呢？所以在上述兩個時期所辦的實業全是官僚化的實業。開支是大的，總管理處是闊的，工廠管理是不科學的，技術甚至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營業是不商業化的，要到公司裏去有所接洽，比上衙門裏去還難呢！當時所有不多的學過科學及工業而較有成績的人，都去到官場謀生，以達到祖傳的虛榮目的，誰肯下苦功夫探究工業的原委，及輔助工業的實施呢？

自從國民政府統一南北之後，中國工業趨勢，大爲丕變；國營的交通，公用，電力，採礦，各種事業，近來辦得都很近代化，科學化，營業化。政府亦知道保護與獎勵民營工業了；金融界亦居然樂投鉅額資金於工業建設了；學科學及工程的大學畢業生亦有許多情願進工廠吃苦了；國內科學及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亦覺悟到要與工業實施進行合作了。這個寶貴的新趨勢，是人人都應當愛護扶植助長，以期全國總動員，『直接間接朝着工業生產死幹，並且一鼓作氣趕上前去，』一時一刻不要再枉過，以奠定中國工業的基礎，以救濟國民經濟的危機，以轉變中國在世界國際的地位。救亡圖存，捨此是別無法門的！

舊情況是如彼，新趨勢是如此，在舊情況未頽謝，在新趨勢未產生以前，中國的新工業，尤其是基本化學工業，業已萌芽滋長，那就是『永久』的化學工業團體。他於民國四年在塘沽創立久大精鹽工廠；七年創辦永利製鹼工廠；十二年接辦青島永裕鹽業公司；二十三年改組永利製鹼公司爲永利化學工業公司，並在江蘇六合縣卸甲甸辦創硫酸錏廠，又於十一年成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做他們的團體的神經中樞。他們負起辦辦理酸鹼民族基本工業的重大責任，培植國家工業基礎的熱忱毅力，凡我國人都應當欽佩與援助的。

『永久』的工業團體，擁千餘萬的資本，聚百餘專門的工業技術人才，具千餘人的熟練工匠，有二十餘年的苦幹經驗，有此豐厚的力量，於是他們於二十四年春間決定就社會的立場，盡一番力，組織一個機關，幫助中國工業建設。這個機關的緣起裏邊說：『凡未辦的工業，如其有人想辦，我們鼓勵他着手辦起來；已辦未成的工業，遇着有甚麽爲難，推行不動，我們量力幫助他，使他前進。我們是個中人，飽嘗辦工業的況味，惺惺相惜的情緒，比較濃厚，覺得國裏有這樣一個機關，多少於工業建設有些

益處。現在既還沒有人舉辦，決定先就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的基礎，試辦起來，做個嚮導，定名為「中國工業服務社」，由公司聘任專員辦理社務，永利是承國家社會扶持出來的；以情理而論，這也是應盡的義務。我們以服務為宗旨，所以決不計較利益；但願這小小企圖，能夠恢宏工業同志的勇氣，作加鼓勵，克勝目前的危機，進而於中國國民經濟和文化的改造有些許裨益，這就是創立本社的志願，也就是本社的使命。』這種以『永久』的工業組織能力，工業專門技術，工業研究智慧，完全貢獻出來，服務中國工業建設，不啻於中國工業建設新趨勢中，驟添了一個促進的動力，如其簡章第二條所載：「代人設計工程，並輔助工業實施，」殊與想辦工業的人，有莫大之便利與助益。

「中國工業服務社」簡章第六條有如次之規定：『本社除與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各機關，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有特約聯絡外，並與國內外著名廠家，各學術研究機關合作辦理下列各事項：

(甲)承辦工程設計，並為廠家營造廠屋，安裝機器，監工試行製造；

(乙)接受關於工業技術上研究事項之委託；

(丙)代辦全廠機器設備及工業原料，或代廠家向國內外調查關於機器原料事項；

(丁)代為推銷工業製品，或規劃推銷辦法；

(戊)接受關於工廠管理及工業法規之諮詢；

(己)贊助促進工業之社會運動；

(庚)隨時發刊促進工業之通俗刊物，以鼓勵一般社會對於工業之興趣。』

以上七項已包括工程設計，建廠，選購機器，安裝機器，採購原料，監工製造，技術研究，推銷產品，工廠管理，公司立案註冊等程序，一切工業建設之所需，盡於此矣。有此工業服務機關，與中國工業之前途，自當有莫大之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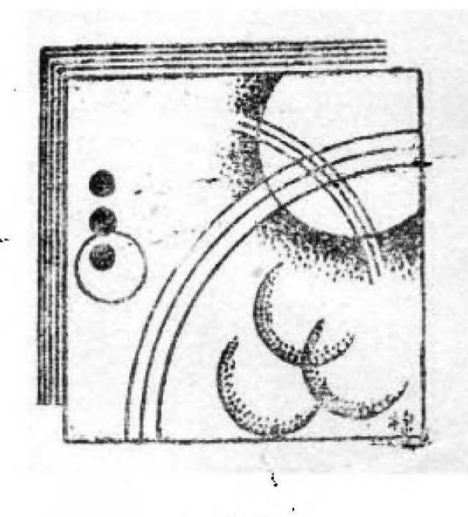
或以為『永久』的化學工業團體，也不過是專門化學工業團體而已。縱其服務情深，能於一般工業均有裨助乎？吾認為此尚未認識『永久』事業之內容。『永久』事業，雖限於精鹽，製鹼，製酸，製肥料，以利民食，以發化學工業之母，以濟農需。然其範圍所及，工廠設計與焉，建築廠房焉，設置熱力發電廠與焉，建置修理工廠與焉，研究製造耐火材料與冶金鋼與焉，購置與安裝機器，採辦原料與推銷產品以及科學管理無不與焉。任何工業既不能離此中數者，則中國工業服務社，本其辦理『永久』事業二十餘年之經驗，定可以其所長，補人所短，將來必大有助益於中國工業之前途者何待贅言！

不特此也，「中國工業服務社」與「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有特約聯絡，「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為『永久』事業之神經中樞。那裏有專家加速度的研究；有社外專家與之合作研究；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每年補助；所有新創事業或小規模事業而無力設置試驗研究室者，儘可委託「中國工業服務社」轉託「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代為研究解決。

或謂雖然如此，其服務能力，終屬有限。吾曰否。不觀其簡章第六條載有『並與國內外著名廠家，各學術研究機關合作辦理……』等語乎？這麼一來，其服務能力即大至無限了。例如一個「國立北洋工學院」也是隨時可與「中國工業服務社」合作解決工業問題者。其三十位專家教授中即包括：交通運輸工業專家，建築工業專家，水利事業專家，市政衛生事業專家，自來水電力電車電話電報無線電等公用事業專家，機器工業專家，燃燒及燃料工業專家，熱力工程專家，機關車工程專家，自動車及航空工業專家，暖氣冷氣通風等工業專家，採鑛專家，採鑛工業專家，選鑛專家，冶金工業專家，耐火材料工業專家，以及無機有機化學工業專家等。若與一個學術機關合作，尚可增加如此之服務能力；如與國內外著名廠家，各學術研究機關悉行合作，則其服務能力，即大至無限了。

「中國工業服務社」，是中國工業建設的一個有力的輔助機關，於中國工業之前途，當有無量之裨益。他是就社會立場盡力幫助中國工業建設之動力。想辦工業的人，何不去因利乘便以減輕其倡辦準備及設計等費額呢？已辦未成的工業，遇有甚麼為難，推行不動，何妨去諮詢或委託研究解決呢？「中國工業服務社」倘遇見不能自己解決的問題，我們學術研究機關是隨時準備與之合作力求迅速共同解決的。以前中國工業的落伍，我們學術機關是未出門去盡力，以後中國工業建設之推動，我們學術機關是應當出力的。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天津



青海走馬記（下）

鄭坊

十四

因爲晚間蚊子問題的嚴重，我們決定再遷移我們的營地了。可是人和馬都累得很，同伴中有兩個兵丁患了病，一個是患的瘧疾，一個是覺得頭痛和心跳遲緩。最初每人給他一片阿司匹靈，後來再給與那患瘧疾的以一些金雞納霜丸。還有一個，爲從心理上得到安慰起見，給予他一些蘇打，泡些冷水，便算是良劑了。牲口呢，有一匹大騾爛了，據說是攜帶中的火油箱，漏了火油，使馬的腿間爛了，有的却說是繩子綁着的緣故。還有一匹，背上爛了一塊，顯然是行李太重所致。因爲所帶行李的笨重，至九時半始行出發，由一個同伴於出發前攝了一節活動影片。因爲担憂路上散處的土匪或賊娃子，我們不離開行李的走着。路上看到些西藏人遺留下的土灶。在大平原外，我們又發現了沙堆。路上我們曾用槍射飛鷹，野兎，但皆未中的。雖聽說此地的黃羊和野馬甚多，但在路上並不見有牠們的痕跡。靠近湖邊的草料，似乎沒有離海遠的好，這也許因爲水質帶鹹的關係。十一時許，我們的全隊都在湖邊了，看到青海翻着不大的巨浪，海邊小川的水便是淡的。因爲今天的霧氣特重，海心島也望不見。我們在湖邊走着，更歌頌着宇宙的偉大，和中國的偉大。快到下午一時光景，我們找着一塊優美的營地，有幾尺闊的小河潺潺地流着。前面一大片青草，是最適宜於放馬的處所，同行的馬副官，先在那面，我們一齊感到萬分的快慰。這地方叫做西馬拉



在草原中之帳幕及牲口

伍敎。

下了馬，我和馬副官閒談着，聽說前日有兩個德國人也住在這裏，但不知道他們的營地在那裏。

『從馬蹄的痕跡，我可以知道便在那面。』

『好，我們到那裏去看看。』

突然的見到離我們百步的地方，有些炊烟，忽然有三個人，從那發烟的地方起來，看到他們手上提着鎗。

『賊娃子！拿槍……』馬副官喊着。

這樣的，我連忙往後退，本來我是在小河的那一面，一聽到說是賊娃子，便連忙的往河的那一面跑。到了那面，回頭一看，馬副官已提着步槍，對準他們開放了。陡然，三匹馬帶着三個人像飛一般的逃去了。馬副官着急地騎上馬，喊着快趕，很快的便往前追去，於是我們便提高着嗓子，喊後面來的弟兄。大家這時都有些興奮了。結果，三個弟兄背着槍跟他追那賊娃子去了。

於是我踱到百步外的那個所在，見烟尚未熄，馬糞還在四圍。一個賊娃子用的木碗還留在那面。我便像拾得珠寶似的，把那木碗取來藏着，算是我們在青海時，賊娃子所給與我們的紀念。天下雨了，當他們追賊娃子回來時，身上都已經濕了。

『鄒專員，副官殺了强盜回來了。』一個衛兵叫喊着。

這使我感到非常的興奮，他們帶着困果的神態，騎在馬上，背着槍。

『替我們攝一張照罷，兩强盜已被我們殺了。』

『在那裏呢？』

『人頭在馬前呢！』

於是我發現一個騎兵的左面馬前掛着一顆血零零的人頭，騎兵把馬稍偏，發現了又是一顆人頭。於是，我們趕着取出攝影機，在雨下如針的天氣中，把他們一隊得勝的英雄攝了一張照。以下是副官的話：


斬賊娃子回來之一羣英雄

『當我發現三個人站起來的時候，我知道這是賊娃子，他們的騎術很好，我們一連的追了三十餘里，互相接戰，他們發了五十餘發，我們也發了五十餘發，後來弟兄們都跟着來了，最後在那面最高的沙山上，他們的馬被我們打傷了。他們下了馬，我也下了馬，兩個都被我的子彈擊中胸膛，一個很年青的約十五六歲的小賊娃子，跪下來哀求着：

『大老爺，行個善罷，饒了我一條命罷！』

『你這樣的年青，不務正業，現在饒了你一次，宜改邪爲善，切勿再幹這種勾當。』我說。

『是的，大老爺！你是個好心腸的人。』他還是叩着頭。

『走罷』我說。一認他的面目，他便狼狽地走了。

此次，共計有三個賊娃子，他們有四匹馬，外跟着一匹小馬，這馬無疑地是偷來的。他們有兩枝槍，百把顆子彈，兩把劍。我便用他們的刀，割了他們的頭，你看他們的面目多麼兇獰，也不知道殺了若干人了。四匹馬中的一匹，被我打傷了腿，無法帶回，其餘的都帶回來了。除首級，槍，刀，子彈，馬匹外，又把他們着的一雙皮靴，用的鐵鍋及口袋都帶了回來。你看他們的馬鞍後，有二只銀錫製成的扁方箱和圓箱，這裏面都藏着神像，他們深信有了這神，子彈便打不到他們的身上。他們都是番子，三個人都有辮子的，把辮子連在一起，眞是最好的方式。他們兇得很，也能跑得很。子彈在我的肩前肩後飛射，幸虧我們這裏一些也沒有受傷。現在雖然我們勝利了，但是一個被我釋了，也難免有許多大隊的賊娃子在後面，此地我們不能紮營了，讓我們用些飯，全體拔營起身。我因爲路跑得太多了，心跳得利害，筋骨有些痛，你們有藥沒有，請給我一些。』

我們對於這幾位得勝的英雄，酌了幾杯白蘭地酒，算是藥品，也算是賀他們的。但是有一個不能吃酒的，吃了便感着頭暈目眩而嘔吐了。

在緊雨中，我們把預備安住四天的各件，又重新的放入箱內。同伴們對於這裏豐美的水草雖有些留戀，但也不得不捨卻這地方了。六時許，我們全隊緊緊着的開行，雖然有幾個同伴，平時極想單獨進行的，此刻也默默地跟着全隊進展了。雨下得實在太大，我雖穿着雨衣，但濕得連馬褲皮靴裏都透進來了。一路上賊娃子的念頭都在我的腦中懸繫。同時，青海湖水的流聲：漸漸在往我們背後消逝了。我默默地說：『再會吧，美麗的青海！』到九時半，我們擇定一個山裏紮了營。這裏四面都是低的山，外面不易望見。下了營，點起洋燭，一看雨衣，馬褲，襯褲，襪子，皮靴，什麼都濕透了。皮靴因爲被水浸得太多，同時裏面的也有，幾乎脫不出了。我的被也有一角濕了，皮箱被水濕透，像一只紙箱。我停下來，喝了一杯白蘭地，身上感到微微的溫暖起來。展開被，合上眼，沉重的雨滴連續地打着帳幕風狂吼着。據副官說：『今晚我們預備不睡了。我們要提防着牲口，也要提防着大隊賊娃子的夜襲，如果是五六十人，或一百人，我們兩槍在手，絕對不怕他們，但你們也不要怕，聽到槍聲，不要點燭，靜靜地睡在床上好了。』我再送給他們幾罐水果，因爲這晚所住的地方，一些水也沒有。我睡不來，兩個被斫下來的人頭的影子，橫在我面前，我眞感到人生的空虛，白刃一下便結果了他的一生；同時又担憂着大隊土匪的夜襲，如果一失手時，我們這幾條小生命也跟着完了。這樣的輾轉地不能成寐。青海的波聲潑響着，幾疑是千軍萬馬的奔馳。同時，雨一陣陣地下着，帳幕脫了釘，沉重的壓到床上來。我蓋着一條被，一條絨毯，一件羊皮大氅，身上還是穿着衛生衣褲，因爲氣候的特冷，與心理的作用，遂使我睡着也並不感到溫熱。這一個夜間，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牧馬悲鳴，吟嘶成羣」「邊聲四起」的意味，都體會到了。（八月十七日）

十五

幸運地，一夜平安地過去了。早晨，天氣還是這樣的冷，於是我把由蘭州借來的皮大氅披上了。昨天沒有披着，便感到非常的嚴冷。今天我們的一羣更多了，加上從賊娃子拿來的四匹馬，一共有二十一匹，便把行李

分載於各牲口。我們是往回歸的路途走，幸運地，今天沒有下雨。因為是回歸的路途，一切好像和我們有些熟識的一般，緩緩地走着，路上又見着了一匹灰色的散馬，毛色光潤，於是便大家會着，把這匹馬也趕着來了。到了可可拉一座喇嘛廟附近，這裏有一條溪水潺潺地流着，不過這裏的風很大，於是我們便找着一個在山背後的處所，覺得風很平靜地，我們便紮了營。我們到的是十二時，我便開了兩個罐頭，完畢我的午膳。天上掛着太陽，我把所有濕的被，濕的衣服，濕的鞋襪都拿出來，晒在陽光下，一切都是感到好極了。下午的天氣，比較地溫和，但當太陽晒着遙遠的山頭前時候，那面映着皚皚的白雪，由此可見青海氣候寒冷的情形了。在下午睡了一覺，感覺昨夜的疲乏有相當地恢復了！因為此地景物的特佳，我們便決定在此地多住幾天，雖然在海濱釣魚的雅事是沒有機會了，但也未始不能說補救於萬一的。下午到溪邊洗了一個痛快的臉，從鏡中照見臉是黑了瘦了，火氣甚旺，唇也都破了。哦，這美麗的旅行，同時也是生平最困累的一次旅行啊！（八月十八日）

十六

當昨夜在可可拉地方將眠的時候，我發現有好幾個番子在我們的帳幕附近，這使我很驚奇的。我便詢問他們來的原因，據告，在青海的習俗，如果你的營盤紮在他們的附近，預先告訴他們說，他們抱着守望相助的原則，便替你共同防禦賊娃子。如果你失卻了一匹牲口，他覺得這是他們的工作不力，願意拿自己的牲口來賠償的。這次，我們預先的告訴他們，他們又知道在路上遇了兩個賊娃子，所以晚間便派人前來保護我們。最初本來是五個人，後來又來了一批，共計十三個人，他們都穿着皮衣，但沒有什麼兵器，據說他們很有氣力，其中有一個是首領。

『今晚你們都可以安睡了，我們的弟兄們也可以安睡了，有番子保護着我們。』副官告訴我說。

『他們這樣的善意，我們贈送他們一些東西罷。』

『聽便罷，明天再看。』



在西馬拉伍敦替我們守夜的一個番人。

他們一來，先把石塊將營幕的木樁重新的敲擊一下，使營幕不至受猛風或暴雨的影響。又聽到他們用口哨吹着聲音，把馬緊在一起，驅到草地上去。早晨起來，我很想送一塊磚茶給他們以酬他們一夜的辛苦。六時半，早晨甚冷的，我披了大衣，拿着一塊磚茶，經與同伴商定，把磚茶敲碎，每人一份的分給他們。他們每人臉上都露着微笑的。當太陽把牠的光亮射到我們的原野時，他們把牲口點數一下，同時留兩人在日間替我們看馬匹，其餘的都回去了。因為今天不預備搬去，一切較為安心，早晨吃的

是羊肉掛麵，滋味也不錯，雖然我對羊肉，並不是最喜歡的。同時，很樂地用熱水洗一次臉。

八時許，我們便聚集全體的同伴，攝了一個照片，向喇嘛寺出發遊玩因爲這幾日騎馬的時間太久了，便提議着走到喇嘛寺，路上看到我們自己的馬和番人們的羊羣牛羣，四散在草原中。這裏的水是很好的。我用早晨剛學來的一句話，對番子說：

『阿囉，巧帶嗎來呀！』（意即先生你好）？

回答的是『嗎來，嗎來』（意即好的好的）我非常地高興番子也懂得我僅有的話了。

這喇嘛寺叫做元者寺，是在一個山坡上，有四個美麗而堅固的大帳幕，和十幾個黑色的牛毛織成的帳幕，有幾堆乾薪堆着。上去時，我們先派人和他們說明，同時他們中有一個喇嘛出來迎接我們。有二十幾個喇嘛分成兩堆，正坐在地上，洗拭他們的供佛的銅杯，一面念着經。有一大部是小喇嘛。我們攝了一個照片，其後我們又到他們的經堂，一個管事的出來迎接我們。我們詢問活佛是否在此？據告是在隔壁的一個幕裏，於是我們進去見他，他也站起來相迎。我們送給他一方磚茶，他要我們坐下來，我們便坐在鋪着地毯的幕內。片刻，他們拿了一盤油餾的番結，一壺牛乳茶，在杯內放了些牛酪，我們把這兩件都嘗了一下。

『假使你們不喜歡吃的話，吃了一點，留下來沒有關係的。』是管事說的。

結果，我們就這樣的做了。

我們想替活佛攝一張照，因爲在經堂裏看到供着達賴和班禪喇嘛而想起的。因爲帳幕內光線的不佳，我們要求他在外面攝。活佛始終沒有說什麼，一切是管事替他說的：

『可以，不過活佛得披上衣服才攝。』

活佛送給我們同行四人，每人以一方「哈達」。

元者寺坐地誦經之喇嘛

同時他們要求我們每人留一張名片。

又到他們的廚房去參觀，他們的灶是一座特長的泥灶，前一部較大，裝滿了羊糞。他們吃的是米粉，用羊皮袋子一袋袋放在四壁，也吃羊肉，我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燒一鍋的茶。

其後再到別一個經堂裏去。還有一個經堂，是活佛的念經堂，只許我們在外面探看，不讓我們到裏面去，我們自然聽命。活佛準備好了，他披着露着左臂的黃色袈裟，外面是紅的，下面穿了皮靴。

『你們晒出來的活佛照片，我們很想有一份。』

『當然可以的，不過這裏有郵局可寄嗎？』

『可以托副官轉交的，省政府方面常有人來此的。』

我們知道這裏一共有三十個喇嘛，在離此不遠，也有村莊。有牛馬羊甚多，並且從活佛經堂的案下，跑出來一只黃白分明的貓兒。

我們感到一切的情形已見到大半，離我們的吃飯時間也快近了，於是我們分成兩羣，一羣到山上去打獵，我和還有一個同伴便尋着原路回到自己的帳幕。

同伴們打獵回來了，成績還算不錯，共發了八槍，打中了四個野兎子，這樣的，我們的佐餐品又要豐美了。下午大家閒着沒有事，於是想出玩的方法。跟我們同來的，總共有五個弟兄，叫他們比賽打靶，每人限定兩次，用藍墨水在白紙上畫了一個像小盆大的圓心，外面角用鉛筆畫兩個圓圈，中藍心的十分，藍心以內的五分，第一圈三分，第二圈二分，此外中了木板的是一分。五個弟兄，其中有一個患着病不能打靶，其餘的每人都伏在地上打，最優的得了三分，次者得了一分，其餘的則沒有。因爲我們帶着有二十塊現洋，便給最優的二元，次優的一元，弟兄們也很高興的接受了。此外，我們的一個同伴，是從事海軍的，和副官共同打靶，他倆的技術都不錯，同伴得了十二分，副官得了六分。這樣的就混過了一個下午。

晚間，又來了八個守夜的番子，我們用一個木碗盛了些白蘭地酒，給番子吃，要求他們唱些歌，番子他們也不拒絕，飲了些酒，便唱着他們的番歌，但是我們只能聽，而不知道其意義，據說這是「三讚。」晚間，在我們睡的時候，也聽到他們的歌聲。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帶些酒來，這次旅行將有更美妙的記載了。

（八月十九日）

十七

今天因爲覺得這里太可愛了，所以仍留住一天。早晨起來，想替守夜的番子們攝一張照片，但不幸得很，他們都很早的回去了。一連幾天，都見着太陽，使我們沒有一個人不快樂。今天早晨吃的，是苦力們的炒米，我們再加些牛肉和白糖，加些開水，把他調起來，雖然滋味不佳，但此行對罐頭的冷食有些厭了，這也可以調和一些口味。

今天是比較的閒暇，我便和副官閒談着，方始知道他是個回敎徒，就他們的習慣，他們每天得禮拜五次，早晨禮拜一次，叩四個頭，中午叩頭十個，將晚又叩四個頭，夜裏叩五個頭，眠時叩九個頭。凡非回敎徒親手殺的羊，他們是不吃的。他是一個中校副官，家裏有娘兒們兩個，三個小孩。他十五歲時，便從事軍隊生活，因爲自幼從事商業，跟隨着父親到西藏去經商，所以懂得番話。在省方，一個中校階級的軍官，大約可以得到二十二塊錢一月，上校處長則可得三十元，至於兵隊方面，則其所得的自五元至三元不一。他曾來青海五次，這是第六次了，對於途徑很爲熟識。他是甘肅臨夏人，和馬主席是同一個村子，他曾幾度的參加戰爭，初爲連長，後升營長，其後又升爲團附，嗣後便又改升副官。他們回敎徒也不吸烟，也不吃酒，這是他們的敎規如此的。

十八

開始預備回歸了。早晨六時起來，忙着整理各件，昨夜也是番子們來守夜的。我們又預備分了一塊磚茶，他們看到我拿着磚茶，便帶着笑容，

我把磚茶交給副官，請他分給番子們。

今天是預備到喬約地方去住，其地離此有五十餘里，我們曾經在那面用過午膳，當離開的時候，有一個弟兄為了違反命令，副官拿着樹枝，狠狠地往他身上打，幾乎拔刺刀刺他了，經我的勸解，算是沒有了事。番子們幫着我們拆去營帳，牽着我們的馬，服侍我們上馬，這是很可紀念的。

我們在路上看到好多的竹雞，有的很小，於是我們下了馬，四周的圍捕，結果捉到了兩只，放在袋裏，希望能夠活的帶到南京，使人們認一認青海的竹雞是怎樣的。

三時許，我們到了喬約，便在以前吃午飯的地方紮了營幕。這裏的水草都很好。吃了午飯，眠了一忽中覺。下午又攝了全體旅行人員的照片，又應着弟兄們的要求，替他們每人都攝了一張照。（八月二十一日）

十九

早晨起來，雨下得極大，在十時許始行動身。今天所走的路程並不多，僅有六十里。天還是下雨，風吹到身上，眞是冷極。我身上穿着皮大氅，頭上帶着草帽，這樣的不調和的裝束，十足地表示南方的遊歷者的滋味。這一段的路，大都是在山旁，因為接連的下雨，西寧河河水大漲，水流也特別地湍急。路上看到村莊和人家，牛羣，心中感着快樂，因為我們已和別的人們隔離了許久時間。在這大雨的天氣，牲口也很吃力的，最初我手指凍得發抖，身體縮做一團，其後雨中止了，身體也熱一些了。這時哼着唐詩中關於征戰的詩句，同時我又想到古人西征的情形，蘇武冰天雪地中牧羊的情形，清代平番的情形，路上一面走，一面全被這些思想糾纏了我的腦海。

在下午三時許，我們到了湟源。我急急的想看報。離開這裏有十幾天，像和一切都隔絕了似的。但是西寧的報紙，只有四開的一張，內容又很簡單，除了知道些蔣委員長飛往廣東，桂事尚無確實辦法，以及共產黨向洮縣前進的一些零碎消息外，什麼都沒有，而且此外都是無關緊要的。

因為人有些疲乏了，我便眠了一忽。有一個俄國人進來，他說的中國話也不錯。他說共產黨的罪惡，說於民國十六年在新疆後來在湟源做事，替德國一家洋行收買皮貨，現在是沒法回家了。他曾當過砲兵團長，和共產黨戰爭達二年七個月之久，他說共產黨最初都是以宣傳的力量迷人，其後，便沒有實行其最少的一些。他談着時，滿口委員委員的說，也許他也染上湟源本地人談話的色彩了。

晚飯也是很感到有滋味的一餐。

明天預備四時起來，以便早些的趕到西寧。（八月二十二日）

二十

大家在今天起得很早。今天路途較長，擬走九十里的路，坐在馬上，腿累得很。同行中，有一個中學生，他今年才十五歲，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他騎着馬，比我能駕馭一些。我們在祚馬輪地方用膳，吃過了飯，已是十二時了，我們要趕着六十里的路。下午三時許，我們又過了陰山堂的飯鋪，老闆對我們認識，招着手。於是我們便下了馬，在那裏吃了一盆雞子兒，喝了一杯茶，重又上馬。

在六時半，我們的目的地到達了。

覺得西寧是比青海爲和暖，我晚間只蓋了一條被，先重複閱讀自南京寄來的家信，和友朋們的信，心中感到無上的安慰。

睡了，忽然得了一個夢，我在草原中迷了路，於是我便在夢中極力的喊着：

『你們都到那裏去了？』

『怎樣，我在這裏，』同室的一個朋友被我驚醒了，他起來，點亮了洋燭，於是我也醒了。我自己感着好笑，但是實在因爲在草原中太累了，才做夢的。（八月二十三日）

一二

早晨起來，已經是八點多了，我們本來預算二十四日便動身返蘭州的計劃，完全拋棄了。起來後，覺得全身非常的疲乏，腿也是酸楚異常的，於是我感到旅行的困頓了。

關於遇到土匪的消息，大家都已知道了，競把這事相詢問。我把詳情告訴他們，大家便很安了心。這時，我起了兩封電報稿，一封寄給我服務機關的長官，報告我們在青海湖邊遇匪，但一切平安；一封寄給我的家裏，把電報發出後，心中安寧了些，到十時我們便去進謁馬主席。

在省府，我們會見主席，首先表示對於他的感謝。他也慰問有加，並說：

『在青海湖邊，平時很安靜，不過在番子中，時有土匪的出沒，這次很抱歉，剛巧遇到土匪。』

『我們雖然聽到土匪，但此次有機會遇到，也是很値得紀念的，從這次的情形，足見主席所練兵士的勇敢和盡責了！』我們的回答。

最後承馬主席，每人贈送我們一幀他本人的照片。

我們又準備自西寧回到蘭州了。因馬主席的好意，叫一輛汽車送我們到樂都，昨間宿在樂都，其後，便自樂都騎馬到蘭州。我們預備四天的時間到蘭州。下午陪我們回去的韓副官來，我們便把行李的一部，先交騾子運去。

順流東下之大羊皮筏子

下午到最熱鬧的東大街去閒走，想買些可爲紀念的東西，最希望的是西藏人胸前所掛的銀盒，但西寧城內，只有小銀舖，沒有銀樓，同時城內已有好幾年沒有當舖了，所以想找一些東西，全都沒有，只得空跑着回來。（八月二十四日）

一三

昨晚閒互談着，到十一時方睡，早晨起來已八時了。屈指一算，如果在蘭州能在三十一號前趕到的話，則可以趁三十日的飛機回南京。如此的

，則再過一百三十個小時，便可以回到家裏了。我感到快樂萬分。上午整理各項什物，接洽一切，到十二時便用了午膳。回來的情形和以前不同，便是我們不再坐夾窩子了。我們向馬主席借了輛汽車，於二十五日十二時，由西寧動身。因爲省府的努力，甘青公路除了老鴉嘴的開山工作尙未完成外，其餘的工程都已完成了！汽車開出後，除了一二沙灘，稍稍感到困難外，其餘的都很平坦的駛過去。約在下午五時許，我們便到樂都縣政府，縣長因事到他縣去了，由秘書和科長招待我們，住的地方都很好，我們也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餐。同時買了一些饅頭，帶在路上，以便隨時充飢。這天僅有些微雨。二十六日早晨，我們在七時動身，騎着在樂都所預備好的馬，因爲上馬時太迅速，我騎到馬頸上去了，這樣的跌了一下，好在跌翻在泥地上，一些也沒有什麼損傷。這是回歸的路程，一切很顯得相熟，於是我們在老鴉嘴吃中飯，是饅饅和冷的罐頭食品。晚間約七時許，到了享堂，我們便在那面宿了一晚，因爲此次同行的尙有衞生實驗處的王處長，一路閒談着，所以並不感到寂寞和疲乏。晚間，我們因爲想完成我們坐皮筏子順流東下的夢，所以想盡方法去僱皮筏子。享堂是沒有辦法，我們經多方的詢問，始知在那面的十里外，是屬甘肅村莊的海什灣，也許有辦法。於是我們連夜托享堂的村長和一個弟兄騎了馬到那面，幸運得很，他們替我們預備好六十個羊皮袋的筏子。早晨仍是七時動身，騎了十里的馬，到海什灣，於是把行李都下了筏子，那面村長還送了我們兩個西瓜，也放到筏子上邊。同行者，除我們的一羣外，尙有陪同來蘭的韓副官，與一個衞兵。皮筏在水上，波浪時時湧進來，但一切尙算平靜，我們經着大通河的水流而入於黃河。我們的希望是在一天趕到蘭州，但在晚間，天已黑了，尙有四五十里的路程，下面的沙灘又多，搖筏的老頭子累得全身發抖。皮筏子後面的一根木料壞了，爲避免危險起見，我們在過新城二十里的一個村莊，叫做阿門的住宿了。因爲人累得很，晚間跳蚤的進攻，也不覺得了。二十六日起來，天下着大雨，所有的食品，大都吃完了，於是向住戶買了幾個雞蛋，每人兩個，聊以充飢。再下了皮筏子天還是下雨，冷得異常，大家耐着，抽烟以取煖。但一抽烟，肚子又容易感到饑餓。最後于十一時，我們到了蘭州的小西湖了！稍息一下，便趕速的打了一個電報至西寧馬主席處，說是我們平安地到蘭了。

第二日，休息一天，在三十號的早晨，我們便趁飛機回到南京。

二五，八，二十九，脫稿於蘭州小西湖。

西蜀游草（二）

朱偰

十一 凌雲山

蘇子登臨地。風流未盡消。門當濛水曲。樓對雪山遙。月影侵庭戶。江聲激怒潮。還從雲深處。獨宿聽寒濤。

十二 烏尤寺

烏尤江上寺。建始自何年。雲散青蘿月。峯迴碧嶂烟。琳宮臨絕壑。鳥道起層巔。何當謝塵俗。遨游追昔賢。

十三 峨眉山楚狂歸隱處

聞道楚狂歸隱處。千秋古木尚蕭蕭。山深時灑三更雨。夜靜風迴萬壑濤。天上神仙頻過往。雲間玉女亦相招。當年夫子何爲者。鳳兮高歌不自聊。

十四 雨中沿黑龍谿上溯宿洪椿坪

奇險稱三峽。艱難說棧道。惟有峨眉黑龍水。實兼二者之神妙。長瀑流恬恬。天風吹浩浩。況復窮陰兼積雨。飛濤濺薄銀河倒。激流渡洪濤。猿援愁猿鳥。寒泉清澈骨。斷岸響鳴湍。鐵壁忽橫天。四山相圍抱。阻絕疑無路。一線通窈窕。上有懸崖千仞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怒濤。帶轉棧道巧相通。深山闃絕行人少。雲霧忽開闔。日光現縹緲。橫絕象鼻嶺。始上天池道。夜來歸宿定。松濤時相繞。一枕風雨聲。幽眠不覺曉。

十五 發洪椿坪歷九十九倒拐宿九老洞仙峯寺

曉發洪椿坪。暮宿仙峯寺。風雨連朝夕。雲山多奇致。縹緲凌虛空。崖巖勢欲墜。幽谷鳴飛泉。絕壁積寒翠。盤磴九十九。雲深不可至。山高雨霧重。地僻烟霧秘。猿鳥自逍遙。與人不相避。頓有忘機心。早悟清淨理。何當栖絕巘。長嘯謝塵世。

十六 登峨眉絕頂

平生傲月餐風烟。躡足峨眉最上巔。大地山河千里外。人間城郭夕陽邊。繽紛法雨九天下。燦爛明燈三頂前。更有雪山看不足。崑崙萬劫與雲連。

十七 行冷杉中悠然遙見大雪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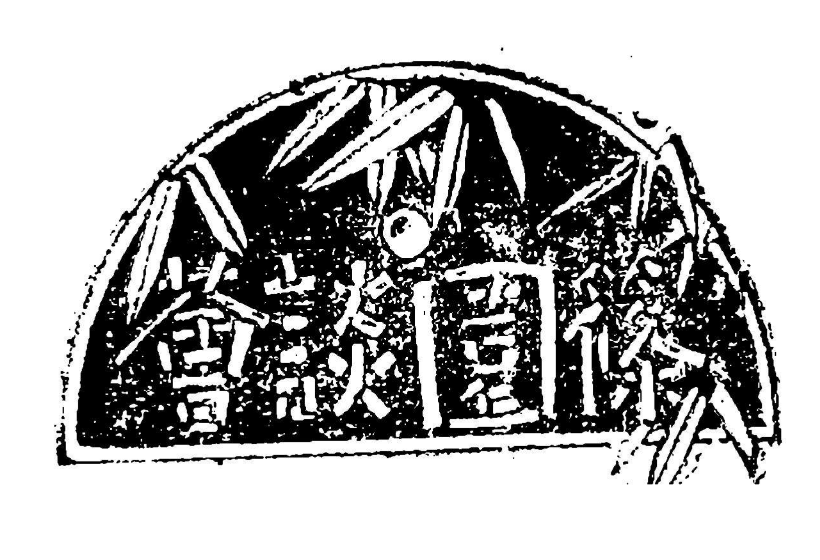
杖策峨眉頂。高風吹九垓。杉迴幽谷合。徑仄白雲開。高嶺朝天起。千巖帶雨來。[illegible]看不足。[illegible]蒼苔。

十八 華嚴頂夢醒風雨凄其不知身在客中

秋風颯颯雨絲絲。正是紅粱夢醒時。宿霧猶凝天未曉。征人淚灑杜鵑枝。

十九 九江煙水亭望廬山

煙水亭邊望。匡廬嶺萬重。雲鬟凝翠黛。月鬢倚芙蓉。縹緲香爐影。崔嵬太乙峰。長懷高臥者。衣缽有餘蹤。



乙未孫中山先生首義之軼聞

蘇園

清光緒甲午之役，創鉅痛深，士大夫始憤然起而考求世界大勢與夫治亂興衰之迹。於時有數種新書報風行宇內。書則瀛寰志略，普法戰紀，泰西新史攬要，格致彙編之屬。報則先見美人林樂知所編之萬國公報，繼見中西教會報，月出一冊。而日報則上海申報，新聞報，香港孖剌報，華字報，廣州中西報，亦已次第出版。

粵垣雙門底門驗路東，有聖教書樓者，左斗山牧師所開設，以售賣耶教經典，及新書報圖表儀器爲業者也。

孫中山先生，旅居美洲檀島有年，習聞外事，刺激尤深。自甲午上書李合肥，格不得達，南歸而圖謀革命，善左牧師，遂以聖教書樓爲居停。藉名提倡農業，組織農學會，誘致革命份子。

南海康長素(有爲)先生，乙未已通籍，猶設教粵垣，盛倡新學，其徒其友之愛讀新書報者，時往來聖教書樓，於是稔中山者不少。

有朱君淇(字菉孫晚字季鍼)者，與康長素同爲朱九江（次琦）先生門下，亦友中山，著籍農學會，加盟革命。

維時兩廣總督譚文卿(鍾麟)即組安院長之父。倚任其鄉人候補直隸州知州李家焯，統帶卓勇，辦理緝捕，專以擿奸發伏爲事。李於粵固以酷吏名者也。

朱君有兄，名湘，粵之西關豪紳。廉得乃弟革命陰謀，懼招滅門之禍，一面幽禁乃弟，一面告密於有司。有司上其事於譚督。譚督下諸李家焯，李乃偵騎四出，大索黨人，某夕於香港輪中，獲手槍五百桿，又在仙湖街王文成公祠旅店中，逮朱丘陸程四人，以乙未重陽日駢戮於市。（案即今之九月九日紀念節也，）陸君皓東，丘君四，朱君貴全，著名於黨史。程君奎光，則前海軍總長程璧光之從弟也。

是役免於難者，中山及鄭士良而外，重要人物，尚有楊衢雲陳少白兩君。楊後數年，被人暗殺於香港。陳君原名夔石，亡命至港，創辦中國日報，鼓吹革命，兼領革命軍糧臺，庚子以後各役，無役不從，歷十餘年，終移滿鼎，厥功甚鉅，論其輩行，今之元老，無一足與頡頏者，然其性孤潔，終身不仕，（其子弟亦不許之入仕）民十三，改組國民黨，聞渠即未加盟，以故歷屆中委，從未邀選，陳君好謾罵，黨人尠與接近，惟一般朋舊，則覺其藹然可親，晚年喜故都風物，築室北長街，年一來游，芙蕖盛開，置酒高會，甲戌春間，來即抱病，終於不起，國府隆以飾終典禮，此所謂生不榮而死獨哀者也。

朱君於乙未事定後，出而講學。癸卯甲辰之間，兼辦報館，招胡君展堂（漢民）為助手。（一名嶺海報，一名嶺學報，展堂之投身報界亦即於此時始），迨清末革命勢盛，始懼不容於粵。去之天津，投袁項城麾下，得資在北京刱辦北京日報，遂為北京報界之先輩。民二十冬間，病歿故都，年七十餘矣。中山兩度北來，陳君又久住北中，從未問及前事，其雅度至足多者。然聞告密之舉，乃兄為之，朱君本不與聞，即其兄亦係出於遠禍，而非欲藉此邀功者也。

案本文，得諸粵友番禺老人口述，老人與陳君少白為摯交，所聞當又以得諸陳君為多，其中或間有與黨史未符之處，閱者作為野乘觀可也。

筆者附識

【訂正】三十四期黃花岡之側面談（一）文內第四十二頁上欄第二十行至二十一行逮捕革黨饒輔廷等肆十一人句「肆」字是衍文。又同欄二十五行豐神秀出句，豐字為「丰」字之誤。三十六期黃花岡之側面談（三）文內第三十五頁上欄第四行額日廣益堂句，額字為「顏」字之誤。又同欄第十行張即出立於辦公室門外句，奪一「室」字，又下欄第一行至第二行張怒叱之句，誤作叱怒，又同欄第十二行左右挾持句，誤作右左，又第三十六頁上欄第十五行故自張以下句，故字誤作欲，又同頁下欄第十三行湯時為督署助理員句，署字誤作署，又同欄第十五行亂事既定句，既字誤作即。

「貴州苗民問題」

曹經沅

余幼讀尙書，至「苗民弗用靈，治以刑」句，未嘗不疑苗民爲冥頑不化之族也。稍長，涉獵羣籍，旁及雜錄諛聞，私家秘笈，凡有關於苗民之記載，輒筆之於書，又未嘗不驚苗民之秉賦非凡，亟欲一履其地，實地考察以爲快。客夏奉命長黔民政，部署稍定，即深入苗寨，得與其中人士，從容欵曲，情愫相孚，每詢輒承畢告，向日疑竇，一旦盡釋。公餘之暇，留意調查，援今證古，所得遂多，綜計苗民之特點有三：

一、貴州苗民無論男女老幼，俱負有直接生產，間接供給之責任，日出而作，日入而不息，食用所需，均能自給，非至萬不得已，絕不妄有所耗。

二、苗民結寨而居，團結合羣。無論喜慶喪吊，其他集會，莫不全寨相助，樂於輸將。

三、苗民有刻苦耐勞之習慣，與自强不息之精神，如得其同情，而發生信仰，則不但誠摯服從，勇於負責，甚至犧牲一切，亦不顧惜。

惟苗民雖具有如斯美德，而其生活狀況，尙囿於上古社會，一般人對之每存鄙棄歧視心理，經詢諸此邦耆老，考之志書，證以苗寨狀態，始悉過去對於苗民發生不良觀感之原因，可歸納爲兩種：

一、關於苗民之來源，因誤於槃瓠種子，暨竹王後裔之說，歷代相傳，不復比於人類，覩於西南夷，苗蠻，蠻夷之稱早已視同異族，而史籍所載，對於苗民變亂，亦每侈叙武功，歌頌威德，且於苗民稱謂，必加以「犬」傍，直以犬貲視之，以致淆惑視聽，流謗無窮，凡論治苗者，則多認爲野蠻不法，好亂成性，舍殺戮而外，幾無良策，在貴州未建設省治以前，西南邊徼之地，中土無力兼顧，但爲羈縻一時之計，設置土官，誘使內向，自明代建設貴州省，至清雍正間，劃定今日之疆域，治理之方，較前自臻進步，然亦不過嚴密土司制度，地方官吏，殊無接近苗民之機，關於苗民之治理，一任土司自爲，因之苗情不能上達，變亂因以激成。且苗民見土司之積惡，官廳之庸妄，信任之心，更屬無由滋長

，而政府又無一貫政策以資統謀，惟以實施高壓為事，於是苗務更不可理究。

二、考往籍所載，苗民為中國古代最先之居民，自北而南，由黃河流域而達長江一帶，輾轉而入今之貴州。當其開闢南荒也，純為求生本能所衝動，遷徙靡定，極死亡流離之苦，因其生活方式之不同，稱呼亦隨之而各別。有因居住地帶之關係，而呼為高坡苗山苗平地苗者，有因服色不一之關係，而呼為青苗花苗紅苗白苗者，一般人不察其詳，誤以種種稱謂，為其族別，加之言語習慣，因生活環境之關係，有所不同，苗民之稱謂遂益紛雜，如不與之接觸，自屬無法改進，而在苗民方面，見求助於苗寨以外之社會而亦無徵，不得不求自給自助，外界文化，益無接收之機，此其文化生活，所以仍囿於邃古也。

其在政治方面，既遭受高壓之摧殘，在社會方面，又受誤解之歧視，固有美德湮沒無聞，凡未至黔者，雖不為種種謬說所惑，偶與相接，又見其裝束奇特，言語殊異，生活苦窳，益信苗民為特殊種族，決不與平民齊觀，此不僅為苗民自身之不幸，就已往苗變苗亂而言，殺伐頻仍死亡相積，飛挽之勞，半於全國，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向使從政於黔疆之官吏，俱如王守仁之至誠感化，胡林翼之德威教化，黎培敬之潛移默化，則苗疆宜可相安，何至措置乖方，激成鉅變乎？歷史固不能重演於今日，然站在國家民族之立場，苗民既屬於中華領域之人民，當然應視為一體。且貴州據江粵之上流，連接滇桂，界達川湘，為整個西南之重心，而苗民散布，多至六十餘縣，佔全省八十一縣四分之三，擁有「自強」「勇敢」「刻苦」「誠摯」種種美德，直接關於貴州之開發，間接有關整個民族之鞏固，故余不厭煩瑣，將調查所得。參證前人記述，編述成書，倘獲海內賢達，賡續研討，使苗民問題，得一正確解答，苗民生活，獲相當之改進，因以達民族復興之目的，區區私願，固如是耳。

關於苗民之記載，當推清代貴州公私書籍，如鄂爾泰等之貴州通志，田雯之黔書，李宗舫之黔記，陳浩等之苗蠻圖說，毛西垣之黔苗竹枝詞，愛必達之黔南識略，羅繞典之黔南職方紀略等，其著作年代，多為雍乾嘉三時期，最晚出者，亦有道光年間之作品，証之今日苗寨情形，諸多不符，且其事實甚遠，蓋苗民經過咸同二十年變亂以後，其一切狀態，自與往昔迥異，近百年來，外人對苗民早有專書研究，其最著者，當推英法人士，日人次之，一入苗寨，即攝製照片，量其身軀，測其知識，甚至注意手紋腳印，纖微必至，刻苦治學之精神，殊足令人佩歎，但其發表文字，謂苗民為某種某族，淆惑觀聽，以冀遂其分化我整個民族之目的，本書期於徵信，何敢雷同，且進一步亦實有剖白之必要，故凡所取材料，除以往史志官書而外，注重苗寨現實材料之搜集，關於苗民日常生活之動態，語言，歌曲，婚喪，裝飾，分途深入苗寨，按其實際，詳細調查，凡風俗

習慣，即非親目所睹，亦必出諸各處苗民，及當地耆老之口述，反復參證，俾不失其眞相，遇有奇特情形，則以照片爲佐證，以袪群疑。惟苗民社會，生活苦痛不堪，而其羣性，則膽量最小，不欲與陌生之人見面，如稍不留意，則搜集材料之機，因而坐失。故調查方法，先行深入苗民家庭，然後觀其動作，察其言行，以期無形中，將苗寨一切現狀，作詳密之分晰，否則道聽塗說，以訛傳訛，益阻苗民改進之望矣。茲根據所得之材料，分兩方面述之。

一，歷史方面——苗民缺乏有系統之文字，又無正確之敘述以爲準據，而史志復多以神話炫人，且貴州在明代未建設行省以前，關於苗民之界限，殊無可考，直至遜清，始確定今日貴州之疆域，故敘述苗民歷史，必先闡明古代苗民之來源，及傳說之錯誤，以正視聽。夷考苗民之先，居於黃河流域，稍有文化，涿鹿戰後避地南荒，不得不復其初民生活，從事開闢，究以憑藉已失，不能與一般漢民競勝，然就整個中國文化言，則苗民實奠其基，惜書缺有間，未易得其詳情耳。有淸一代苗民變亂情形，有足爲施政參考者，其一爲雍乾時代，因征糧問題，激起苗變，牽動數省兵力，採取殺戮政策，開闢所謂古州爲新疆六廳，即今貴州東路台拱黃平黎平各縣。其二爲咸同時代，苗亂垂二十年，在淸廷亟於戡亂，在官吏朦蔽邀功，苗民始則忍淚吞聲，繼則挺而走險，終則以生命財產爲孤注，作負隅之鬥，造成漢苗相讎之局，馴至元氣大傷，幾於不可收拾。

二，現狀方面——苗民現實動態，爲本書之主要部份，故關於苗民之衣食住，婚姻構成及其演變，祭祀儀式，迷信觀念，莫不根據苗寨實際搜獲之資料，詳加分析，逐段評述，如研究苗民之衣服，則詳敘其衣料來源，製造方式，織布機之改進，同時對於衣服有關之花紋，加以研討．舉例說明其苗民生活之關係，至一般人對於苗寨之存鄙棄心理者，尙有雜婚放蠱二端，本書則分別剖述：

（一），雜婚——苗民婚姻採取自由擇配，徵求家長同意，並有各種儀式頗合現代婚律，在婚前有「搖馬郎」「跳月」種種之媒介，使男女獲選之機會。按周禮「孟春月令男女會合於野」，是古代已有此風俗，非苗民所特有，至有浸及於亂者，是其遷流結果之弊端，則亦詳爲譯述，藉作改進之資。

（二）放蠱——往昔相傳，苗女放蠱，故苗民自身，對蠱藥戒備森嚴，不許有此類情事發生於苗寨，且婚嫁多詳詢女子來歷，必有親戚切實介紹，否則不娶其女子，亦不能出嫁，此亦顯然防蠱毒之證。

以上二端，係爲一般概要，關於苗民稱謂之分晰，土司史料之搜集，語言歌曲樂器之調查，皆佔主要之章節，蓋本書之目的，在提出「貴州苗民問題」，使國人對於苗民，得一比較明白概念，掃除過去錯誤之觀感，

對於稱謂改「犬」傍爲「人」傍，以示平等而正視聽，並詳述其生活苦痛，迷信向深，智識缺乏，以期引起國人之同情心理，發生研究之興趣，檢討適當之政策，俾其「自強」，「刻苦」，「勇敢」，「誠摯」諸種美德，發揚而光大之，則此一部同胞，不僅對貴州之開發，有直接之貢獻，即對於中華民族之永續生存，亦必有最大之裨益也。

余編述本書大半，即出席川黔兩省專員會議，適與商務書館經理李拔可先生談及「貴州苗民問題」，敦促書成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會後返黔，疊接李先生來函，催即付梓，但因材料搜集，中途發生困難，且苗寨需要研討之問題甚多，非短期所能蕆事，故欲此書包括全苗寨之事實，而饜國人之願望，事實殊不可能。然此項問題，在目前既需要而迫切，故本書先提出三個原則，以供國人之研討。

一、漢苗無族界可分。

二、苗民自有其美德。

三、開發貴州，必須改進苗民。

欲證實此問題，甚盼凡至貴州者，抽暇深入苗寨，忍耐一時之生活痛苦，自可認識苗民之精神，當知本書言之有據也。

——節錄拙著「貴州苗民問題」導言——

雜詩集胡展堂先生句

周棄子

隱几翻成白日癡。割愁上與碧雲期。縱情那得虧風格。綺語難刪詎廢詩。

迢遞鄉關客未回。新花開勝舊花開。已知墜翼非佳夢。白璧明珠世早猜。

誰惜傷春杜牧之。新花開盡舊時枝。平生所遇無餘子。定要追尋未算癡。

爲報無憑對此花。幾時攜手又天涯。悲歡離合人常有。其奈相懷各歎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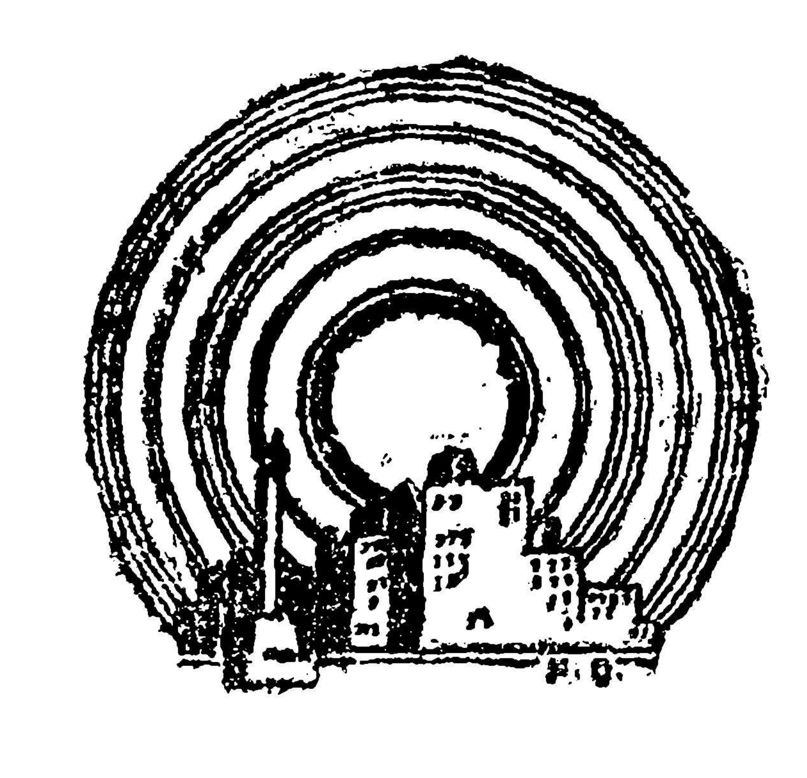
豈能升沉一例看。臨流何事復長歎。玉關消息催余去。相見誰知別亦難。

長安都解醉紅裙。此語平生豈欲聞。幾欲寄書無雁去。尚懷息壤故盟君。

至今難忘是哀絃。非鬼非狂事可憐。首向天涯怨行役。相期長久共嬋娟。

祇因哀怨不能刪。此日眞辭竟未還。後際未知前際斷。江南猶認舊青山。

外論介紹



英美聯携與遠東

Beaverbrook Urges Anglo-U.S. Allianc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Sept. 19, 1936

英國新聞界聞人，歐戰時曾任情報部長的裴佛布魯克貴族在八月份的 American Mercury 雜誌裏著有一文，主張英美兩國應締結軍事同盟。這是一篇頗堪注意的論文。

裴氏說，英美兩國將來一定要締結海陸軍協定。他以為兩國為未來安全計，除互相聯携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太平洋的危機，英國當負主要的責任。「由日本陸軍做後盾的日本艦隊的威脅，是太平洋主要的危機」。日本是「很驕傲和具有野心的，他們以熱狂專注着一種國家主義的理想，他們有作戰的勇敢，也有完善的戰爭設備，……這一個東方民族在近年來曾經表現過迅捷嚴肅的行動，並能以忍耐和堅決的態度，去履行他們的擴張程序。目前他們的行動，專注在亞陸上，但是日本有許多需要，不是中國所能滿足的。日本想要獲得移民的尾閭，但是中國的本部，人口分布太密，滿洲的氣候，又不適宜於日本移民。因此他們引領東方，而注

國際新語

敏父

西亂與「情花」

西班牙的內亂，政府與叛軍雙方，各有背景。據「時代」週報 Time 最近的分析，叛軍背後的勢力如下：（一）教會，（二）西班牙的保皇黨和法西斯黨，（三）大小地主，（四）希忒拉和墨索里尼，（五）英內閣重要閣員。至於西政府的背援，卻有下列三種：（一）西班牙各工業城市的工人和無土地的貧農。（二）西班牙人民陣線所包含的社會黨和共產黨黨員——該人民陣線的領袖，新總理加巴萊洛氏現正企圖在西班牙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三）全世界的社會黨員和共產黨員。我們從上列，便可以看出西班牙

意到美國的加州。」

據裴氏的觀察，日本去侵略澳洲，在戰略上是很危險的。日本要進攻美國的太平洋海岸，雖則會遭遇到夏威夷的嚴重阻碍，但是還比不上攻擊新加坡的困難。軍隊在澳洲北岸上陸，將足履人跡稀少的未開化的赤道荒地，和人口繁庶的區域，中間隔有沙漠，但是在加州上陸，這種問題是不會遇到的。而且加州還有個重大的利益，就是那裏出產日本所急需的煤油。

關於太平洋方面，裴氏以爲美國所負的責任比較英國更大。此外可注意的，就是英國在世界上，擁有商輪最多，而艦隊方面，紙面上雖則與美國平等，但是實力却比美國雄厚。英帝國，尤其在遠東部分，具有豐盛的原料和工業的權威。如果英美兩國間能够作較密切的聯携，而獲得一種諒解，英國是不會空手赤拳的加入的。她對於美國的安全，可以作極有價值的貢獻，她可以担任保護美國大西洋的海岸，使得美國能安心地把海軍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太平洋一面。遇到太平洋有事的時候，英國可以給予美國人民很大的安慰，尤其因爲英國保有充分的海軍力，對於此項工作，勝任愉快。

裴氏以爲，英美兩國如果能把物力混合起來，他們就可以得到一種安全，那不是其他的方法所可以得到的。反過來說，倘使他們不能合作，對於防衛的準備各自爲謀，那末軍備的費用，必須重複，而對於軍事負担的偏重，更將爲人民所厭惡。英美人民全是痛惡戰爭和不願受到强迫的，但是事實使他們遭遇到强大好戰的獨裁國家，他們顯然的懷抱着野心和貪得無厭的欲望。他們用統制新聞的政策，去製造輿論，並且鼓動人民好戰的精神。因此孤立的民主國家，於仿效獨裁者的方法促進軍備或甘心失敗的兩途中，必須選擇一而行。

按照裴氏的意見，要避免上述的兩種矛盾的途徑，只有一種辦法，就是英美兩大國家的聯携。這種辦法，一方可以獲得安全，在另一方面，並不須犧牲民權自由，並且用這種方法，便可以熟視着其他野心國家的威脅，而無需乎作强大的軍備。裴氏的結論謂，問題現在是比較從前更嚴重了，因此英美

事態的嚴重性，這次內戰的影響，是很具有國際意義的。

從西班牙的內戰戰報裏，我們常聽到西班牙娘子軍的利害，她們和男同志們并肩作戰，有時她們的勇武，竟超過男子之上。



在效命疆場的婦女以外，西班牙軍政部裏現在有一位女英雄，綽號叫做「情花」Passion Flower（見圖），她一人能兼辦六個男子的工作，這位女士的眞名叫做伊巴瑞里 Dolores Ibarreri，今年四十一歲，是一個共產黨

兩國應該增厚他們的安全保障，「還有什麼安全保障，比較英美的諒解與聯携更爲妥善？這種聯携是沒法可以攻擊的，因爲沒有其他的敵對國家的結合，可以等於英美兩國的聯合力量。這兩個國家可以給全世界一種榜樣，叫他們明瞭堅決的和平政策的利益，並且認明英美兩國人民高尚的基督教的理想。」（歷樵）

德蘇關係緊張與英法

日本東京朝日新聞九月十三日社論

在紐倫堡舉行的國社黨大會中，國社黨領袖的演說，更有攻擊布爾希維克與猶太人的傾向，由國社黨立黨的精神看來，這雖是當然的，不過在這歐洲列強以西班牙的叛亂爲中心而有思想對立之際，實爲留心國際政局之動向者，不能忽視的現象。不久以前，蘇聯政府暴露其國內的反幹部派陰謀，實出於德國政府與國社黨的策動，所以很給予希忒拉政府的感情以刺激，但是德俄關係決不僅受兩國政府所奉之政治思想的支配。歐戰後的數年間，英法外交支配歐洲國際政局的時代，德俄義三國之所以常通氣脈，決非因爲思想的共鳴，而今日歐洲列強的離合，也是一樣，並不是因爲思想問題。

至於國社黨政權下的德國積極政策英法所抱的消極態度，減殺了兩國在歐洲政局的指導勢力，尤其是以亞比西尼亞問題爲中心的歐洲外交界的波紋，致使德義接近，而勢之所至，愈使法蘇與德義的對立關係尖銳化，寖爲大戰後歐洲政局的指導力之英法外交乃不得不在德義之急進外交前面，採取守勢。對於西班牙內亂之蘇聯的活動，完全是她的始終一貫之宣傳外交的表現，無論西班牙政府軍事之勝負如何，她是想借以獲得相當效果的，而法國人民戰線政府暗中雖對西班牙政府軍加以援助，但在表面上又不能不堅持不干涉政策，由此可知國際政局之複雜性，以單純的思想問題，是難決其去就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蘇兩國的反目，似不能僅立於思想鬥爭的觀點上加以觀察。德

員。當一九三四年西班牙發生亂事的時候，她曾經參加作戰，後來事敗，逃亡到莫斯科，充任了第三國際的執委，情花現在軍政部，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時之久，她管理運輸食糧和軍火的事務，并且担任編練義勇軍的工作。從她的榜樣，不難看出西班牙內戰猛烈的一斑了。

希忒拉被吻

希忒拉氏手創「第三德國」，可以稱得起是並世的一位怪傑。但是他到現在，依然還是個獨身漢。希氏對於女性，一向是不注意的，但是女性憧憬他的却很多。據說德國有位富豪大工業家某次曾經允許他的嬌女，在她的生日送她一分厚禮，並且叫她自己選擇。他的女兒冷冷地回答道：「爸

蘇外交之緊張，將牽動法德關係，還是不得已的事，雖然英國無論在何種場合，决不至於對法見死不救，但無論在何種場合，亦未必一定支持法國的外交政策，這是法國最感痛苦的。這並不是人民戰線政府存在與否的問題，還是對於法德關係英國外交的常道。總之在這種微妙的歐洲國際政局動向之中，法蘇同盟在法國外交之運用上，能否收效，實屬疑問。（子修）

德俄在巴爾幹之爭衡

Soviets Face Reich in Balkan Rivalry

George Weller著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3, 1936

蘇俄與德意志在巴爾幹爭强之結果，造成兩個不同形式之政治衝突。蘇俄企圖將以前法國所築起而最近又忽略之對德防禦線，修築完成。數月以還，德國無日不在進攻狀態中，迨德奧協定成立，彼之勢力復因之增加。於是乃煽惑小協約國，使之對國聯冷淡，對法國懷疑，對俄國仇視。

巴爾幹對於德國製造品精良之信仰，極爲穩定，因之駐希臘及土耳其之德國使館，均能獲得軍械武器的訂單。然此等國家，素極擁護國聯，同時德國亦素爲國聯所不齒者。今茲以往，軍械之貿易，即由法國移入德國之手，於是愛好和平者反向破壞和平者購買破壞和平之工具，此誠至爲矛盾而難解之事突。

當巴爾幹國家由法國轉移其軍火合同於德國時，是不啻公然示人，外交態度亦將隨之而轉變，不得不如此以適應環境。捷克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均有軍火製造工廠，惟工業不發達之巴爾幹國家，絕不能不購買外國軍火以充實其國防。然無論如何，此種轉移合同之舉動，於未經實行以先，必已經過小協約當軸之籌慮也無疑。

在軍火市場上蘇俄仍利用其已往的革命的方式，而不與資本主義國家競爭。蓋俄國絕對不肯輸出軍火於資本主義之國家也。

爸，你雖然是一位大富豪，可是我的這樁願望你是沒法可以滿足的。」那富豪奇異的探問他的嬌女，究竟存着一樁什麼心願。那女孩子講，她一心願意嫁給希忒拉。

從上面的傳說，可知希忒拉在一部分的婦女當中，的確是一個偶象。


希忒拉簽名前

這次柏林開世運會的時候，希忒拉每日必定蒞場。某日他在游泳池看比賽，有一位秀麗的美國少婦狄芙麗夫人Mrs Carla George de Vries 排開了護衛希氏的黑衫軍，（見圖）拿了一本

反之德國並無此等戒律之束縛，德國則想出巧計，購買巴爾幹之米穀鮮果，貸與彼等價凍的馬克，以其餘復以賤價售之外國，而允許小協約購買軍火以償其所貸。小協約鑑於亞比西尼亞之危機，亦決定武裝起來。彼等需要外國之軍火，而購買德國者尚足以消滅其借貸，則又何樂而不出此？設彼等需要軍火，飛機戰艦之零件，對德國之友誼關係，自應保持之矣。

試舉一例：希臘最近曾購買價值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之軍用品。彼德人固甚願供以軍器，火藥，與驅逐艦。但希臘亦極力企圖維持對英之關係，於是乃作一特別之規定，新近定製之驅逐艦由蘇格蘭之格拉斯哥廠承造，而另在德國裝設砲位。

俄國抵制德國之舉動，雖未公然對軍火外運解禁，但有二事可資應付：（一）今秋預備修建一越過北羅馬尼亞，連接捷克俄國之軍事鐵路；（二）韃靼尼爾砲台由俄國與其他除德國以外之工程師建築。此事土耳其曾或德國斤斤議價而未成，故俄方殊以此種成功爲光榮。

伯薩拉比亞（Bessarabia）鐵路合同之訂立，乃蘇俄新外交之首次成功，蓋其目標係欲取法蘭西小協約國之盟主地位而代之也。德國亦曾耗費其心血。小協約國之主要國家猶哥斯拉夫即堅決拒絕對蘇俄之承認。猶哥絕無意步捷羅二國之後塵，而與俄方作軍事的接近。故在表面上屬於俄國之勝利，或將成爲猶哥斯拉夫退出小協約國之準備，而迫之加入德國集團也。（西夷）

地中海上義大利的新勢力

Italy's Mediterranean Strongholds

"Neue Freie Presse," Vienna

近年來義大利勢力在地中海上的發展，是歐洲國際關係演變的一個主要因素。下面是維也納「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 的一篇羅馬通信，對于義國在地中海上發展的

簽名式的簿子，請希氏簽名。很和氣地，希氏就拿了筆在簿子上簽了個名。那少婦接了簿子以後，突又伸開了她的雙臂，抱住希忒拉的脖頸，和他行了個接吻禮。當時坐在希氏右面的是威風凜凜的麥更森元帥，左首是內長弗里克博士。他們在惶惑中，全沒有阻止那少婦。等到衛兵上來干涉的時候，那少婦已經跑開了，據說因此一幕，衛兵因保護不力，曾有多人受到斥革的處分。


吻後

新形勢，和義國對于西班牙內亂的態度，皆有所說明。特加介紹。

義大利的地理形勢，素有「地中海囚徒」之稱。這形容下得很確當。因為義大利和要和外部世界接觸，必須通過地中海。義國所需要的重要原料，多半由地中海上運輸，義國和非洲殖民地間的交通，也賴地中海做津梁，而義大利本國的邊疆，竟有五分之四受到地中海水的衝激。地中海對于義大利，簡直有存亡相關之重要。這在歐洲大戰時表演得最明白，義大利之所以加入協約國作戰，和她的無法防禦協約國海軍攻擊，是有直接因果關係的。

可是地中海上的重要門戶，却都握在歐洲其他強國，（尤其是英國）的手裏。因此數十年來，義大利在國際間，常是一個不滿現狀的野心國家。但是這種情勢，現在却已漸趨轉變；尤其是義亞戰事的勝利，更可為義大利在地中海上勢力激增的明証。

義國地位的增進，自然和她海陸空軍武力的發展有關。義國近年在地中海上建築了許多海軍根據地，其中最重要的是潘梯勒里亞（Pantelleria）島。該島位于北非和西西里（Sicily）島中間，是地中海的交通樞紐，據軍事專家觀察，其勢之險要且過于英屬瑪爾泰（Malta）島。義國海軍佔有潘梯勒里亞，就可切斷地中海東西的交通。

此外，義大利因為和阿爾巴尼亞關係的接近，使她能控制亞德里亞海的出入口。而且義國又在地中海東部多德坎尼斯(Dodecanese）羣島及北非洲吐白魯克（Tobruk）地方分別建築海陸軍根據地、加以空軍實力的維護，這樣義國和近東，紅海及印度洋的交通安全固可高枕無憂，其勢力且有侵入黑海區域之勢。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法政府又將紅海中杜美勒（Dumeirah）島割讓給義國，其地位之重要，竟足以控制蘇彝士運河。

從上述種種看來，可見義大利在地中海上所佈置的國防陣線，現已完成；地中海門戶握在他國手裏的損失，也足以補償無餘了。

最近西班牙內亂發生後，義大利曾派軍艦赴西保僑。國外方面，對於義大利和西國叛軍間的關係，也有種種傳聞，可是義政府

愛德華的游踪

英王愛德華八世這次雇了「那林」號游艇，作地中海的盤游，頃已倦游歸國。對於英王的游踪，有許多新聞記者認做是很好的談資，所以對於這新聞，在採訪方面，十分出力。大家尤其注意英王所偕的女友。各新聞記者出動的結果，却被「每日鏡報」占了先着。在該報清晨三時發行的一版，原來載有英王女友辛博森夫人抱了一隻小狗的照片，但是不知怎樣，該報臨時又把這條新聞和照片全抽出了。那報上的記載，講英王曾經偕辛博森夫人在猶哥的一個小城市Sibenik裏上街購物(見圖)。夫人操德語，替英王任通譯之職。英王用了二十個「狄那」Dinar（合美金五角）的一張鈔幣，

卻視此爲惡意，力宣傳加否認。義大利各報，雖對西國叛軍表示同情，却也沒有主張積極加以援助的表示。在目前，義大利需要的是和平，以便全力開發東非新領土；同時她也在力避捲入國際糾紛的漩渦，俾有餘暇得以調整英義兩國關係。所以西班牙內亂的發生，義大利並不視之爲混水摸魚的良機，反而懷有戒懼的心理，深恐其足以爲澄清歐洲時局的阻碍。（丹楓）

英國人民陣線

A Popular Front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ugust 28, 1936

英國近來對於人民陣線的討論，只是繼續舊的辯論而已。爲什麼在戰後若干年來，因爲左派意見分歧不能表示力量，遭受右派政府的統治？爲什麼左派輿論同意的當前改革及國際和平政策，因爲不能發現一致的步驟，而不能實現？去年引起了這個問題，路易喬治等曾計劃一種妥協政策，短時期改革程序及國際和平方針，希望能實現第一次的左派聯合。但是政黨機構太硬性了，分離天性太强烈了，株守理論的觀念太固執了，未能實現。今日這個問題又發生了，惟方式不同，但卻更爲迫切了。問題不僅在挽救吾人再受保守黨五年統治，而在維護民主政治的本身。一年以前這種話似是空論。保持政治自由及議會的民主政治，不是英國人民共同的信念嗎？保守黨首相不是一位努力的闡揚者嗎？可是今日有多少人敢有這種信心呢？近數星期來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精神，已有一種試驗，其反應只有令我們失望。如上星期本報刊登一位美國觀察者的敏銳分析，歐洲民主政治業已沒落，獨裁政治正在抬頭。但當這兩種勢力衝突時，英國大部分報紙將傾向於擁護法西斯主義，保守的輿論將鼓吹由法西斯列强陰謀擁護的軍事運動，如此政

買了三個洋娃娃，計值還多五個狄那。夫人用德語向店員講，「這零錢別給我了」。英王又買了一件漁人穿的粗襯衫。到夜間，英王穿上了襯衫，携一個燈籠，去釣鯉魚了。在英王漁



船的附近，散佈了百十隻小船，保護英王的猶哥探員，也穿了漁人的服裝，遠遠地執行職務。是晚英王很幸運的，釣得了一雙鯉魚。

這次休假旅行當中英王的幼弟康

府即將停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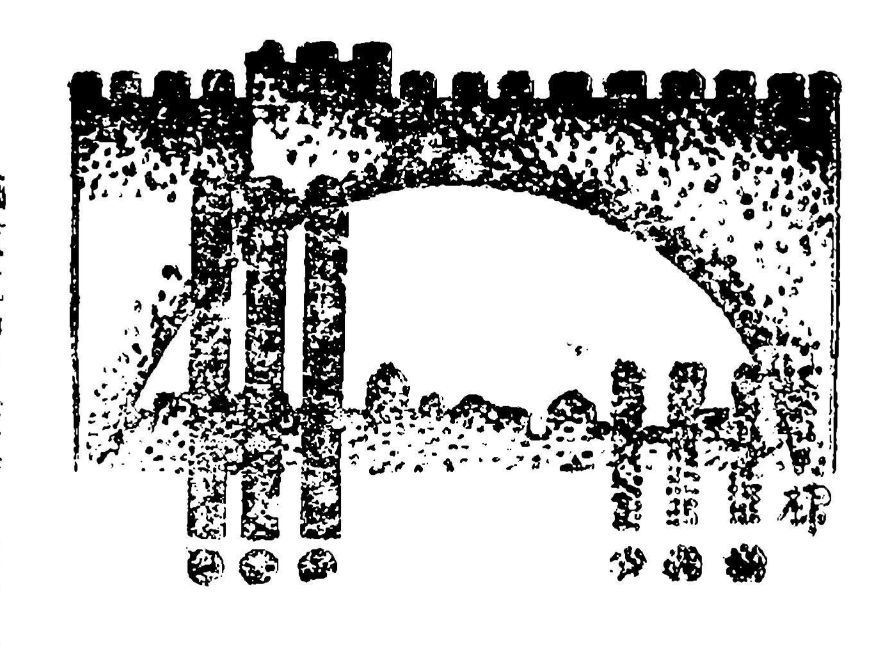
因為有此種情緒的存在，所以感覺不安。英國輿論時感動搖。英倫方面傾向法西斯勢力。惟閣員利用外人勢力推翻憲政則尚遼遠。明達之士自願受共產主義及毀滅宗教的恐懼震懾。就是英國的帝國利益，最近遭受法西斯主義地中海策略的威脅，為數十年來所未有，也被帝國主義者漠視了。這種試驗即要到來，如果西班牙法西斯勢力得勝，英國輿論是否對於維持政治自由更加團結？但近數星期來這種組織人民陣線的反應，表示左派的熱情。但是他們缺乏領袖。政府中的工黨或自由黨的領袖，皆未有顯著的努力來支配這危機中的輿論。他們如不是漠視驗實，也是失去了機會。在今後數星期中，他們或則可以亡羊補牢吧。這裏又表示大部英國輿論需要能夠信任維持憲政民治的領袖。他們需要在目前危機中這種領袖有組織另一種政府的保証。可是在目前却沒有這種保証。

工黨雖自命為人民陣線，但是却不願由各黨聯合來成立這種組織。工黨選民方面，又不能獲得大多數，所以無從進行。自由黨方面同樣不願放棄自己組織政府的目的。是以空談共同方針，毫無裨益。但是目前形勢却不能不使政黨官方領袖對這種地位重加考察。如果他們縱不能對於獨立的問題趨於妥協而聯合起來，不知能否聯合起來維護他們的共同立場呢？如工黨及自由黨對於民主政治發表聯合宣言，對於抑止國內反動勢力及支配政府向我們所希望的那一方面走，定有很大價值。如此，政黨雖然分立，而精神則是團結的。如此，在今後數星期中，政府可以獲得他所需要的擁護。（季廉）

特公爵夫婦也隨行。王妃瑪利娜原是希臘的公主。希王喬治有兩個妹妹，伊林妮和加他林兩公主，全生長得相當的美麗，王妃頗有替英王作伐之意，以便早日實行大婚典禮云。

日本的電影檢查

據維也納「新自由報」登載的消息，日本在一九三五年檢查外國輸入的電影片，共剪去接吻底片長二英里，關於犯罪和冒險片剪去底片四英里。檢查員的理由是這些情節，不適合日本人的道德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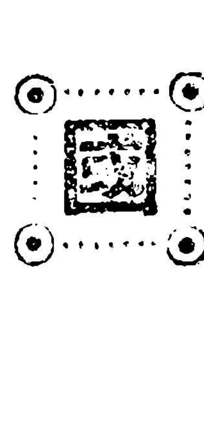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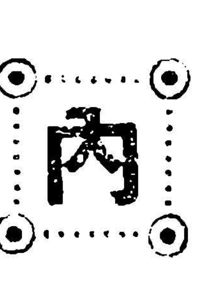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九月十六日起至廿五年九月廿二日止

南京之中日交涉，進行殊為遲緩。川越與張外長晤面僅兩次，對於具體問題，迄尚未涉及。適以豐台中日軍發生誤會，漢口日警吉岡，又在日租界被狙，影響所及，至談判無法進行。幸北海之翁照垣部，業已撤退，中日雙方人員，即可開始調查。東京方面空氣，雖仍在緊張中，而社會中堅及有力輿論，尚不乏眼光遠大，主張忍耐，仍不變既定調整方針者。聞川越廿二日已接外務省訓令，定廿三日再與張外長晤面，以謀僵局之開展。大體言之，雖日海軍調集甚忙，武漢及北海附近，艦艇相接，外交談判尚不致遽爾決裂。目前之重要關鍵，仍在華北問題之如何解決。大約接連之突發事件，祇在有意無意間增加題材，以為張本。豐台事平息後，廿九軍已退出豐台，聞日方且要求豐台附近，均不駐兵，又路透社東京電，日傳日方將提出四條件，將冀察六省劃為中立區，雖未証實，而兩國目前關係演化之機微可知。甚望我當局有以善處之也。

國聯大會，業經開幕。國際空氣仍未見寧靜，亞皇出席大會問題，成各國外交家集感之中心。蓋事實上國聯不能否認亞比西尼亞為會員國之一員，然亞皇如出席，義國勢將退出國聯，益將增加歐局前途之不安。殊非英法諸大國所願，歐洲國際間之矛盾現象，此殆為一象徵。西班牙戰事，重心已全移馬德里附近。各要塞幾盡為叛軍所佔。馬德里之陷落，已成時間問題矣。





中日關係在演化中

中日交涉，雖因豐台漢口等事而暫趨停頓，幸雙方外交負責人，均誠意盼談判能有進展。本週來突發之豐台及漢口兩事，尚在演化中，北海事件，因翁照垣部之退出，可望和平進行調查。

外電所傳之四條件

據東京二十一日路透電：日外務省人員，經五小時之會議，對於中國時局，已擬就一種具體政策。據讀賣新聞所載，外務省之主張如下：

(一)創立緩衝區域，包含冀・察・魯・晉・綏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惟一切其他權利與義務，如官吏之任免，賦稅之徵收，及軍事之管理等，則皆須移交當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之時機

，設法將中日間之交通合同加以解決。其中最著者，爲額定關稅。（三）中國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加於日貨之關稅，實行根本上之修改。（四）中國應儘量聘用日本顧問。東京二十日中央社電：二十日雖爲星期日，外海陸三省各首腦部均分別集議，討論因漢口新事件所釀成之局勢。預料即將對川越大使發出新訓令，採取強硬態度。外務省發言人今午答復外國訪員各種問題，其談話綱要可如下述：該發言人稱，關於漢口事件，中日現正會同緝捕兇犯，調查該案之背景，該事件似係有計畫之行動，但於眞實背景未明白前，尙未能加以確定，無論如何，該事件類似成都及北海事件，爲易致燃燒氣體之排日主義的後果。故日本在政治方面，自當以漢口事件連同成都北海事件，更堅決要求中國當局完全取締排日主義，調整兩國關係云。川越大使在南京之交涉，將陸續進行，蓋談判甫經開始，自不致因新事件而中斷也。至報紙方面所傳日本現正限期進行北海事件之調查說，不確。

豐台事件發生經過

自日本華北駐屯軍強化後，豐台地方迭起糾紛；緣日軍在豐台築有大規模之兵營，駐軍雖調動無定，但爲數總在千人左右；我駐防該地之軍士，乃時感壓迫，兩國言語隔膜，發生誤會。幸均經當局交涉解決。詎知十八日午後五時，豐台又生誤會。形勢極爲嚴重。緣有日軍一部，在豐台演習，擬由我駐軍營經過，我軍當加阻攔，日軍不聽，遂起衝突。一時居民莫明眞象，情形甚爲緊張，自五時起，直至深夜十二時，雙方嚴陣對峙，當時並將我軍一連長捕去，平市當局聞訊，由外交委員會派員，逕與在平之日軍旅團長阿邊交涉，雙方各令軍隊撤退，並將我連長釋回，善後各事，由二十七師參謀長許長林赴豐台調查辦理，始告解決云。記者十九日晨赴豐台，調查中日軍衝突眞象，茲簡誌如下：中日軍自十八日下午六時開始對峙，至十九日晨十時始撤退，十八日電謂於夜十二時已撤退說係誤傳，日軍陸續往豐台，約六百餘人。均全副武裝，並携帶機槍小鋼炮等武器，我方亦增有相當人數。衝突起因，係雙方軍隊於十八日下午列隊行軍，相遇於豐台正陽街。因彼此不肯讓路，日騎馬軍官三人，突向我軍[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傷，連長孫香亭亦被日軍[illegible]。[illegible]，遂成對峙狀態。豐台附近大井村地方，雙方軍[illegible]，日[illegible]，結果我士兵二人及[illegible]一人受傷，旋即各自退去。豐台我軍營部，被日軍包圍，雙方均攀登屋頂，相隔僅一屋脊。彼此對峙十餘小時，日軍並在各房屋頂堆積沙袋，架設機槍，商民閉戶，恐慌萬狀。所有電話，均被日軍割斷，無辜民衆，遭日軍逮捕毆辱者頗多，故豐台一度成爲恐怖世界。所幸我軍奉令只准防範，不准輕易開槍，故日軍雖將我軍營部包圍，亦未演成慘劇。宋哲元派三十七師副師長許長林，二十九軍參謀周思敬。偕同田代所派日方人員菜井等趕往豐台，經數小時之交涉，至十九日晨十時雙方軍隊始退去。旋即各整隊伍在大操場相向示禮，互表歉意，我連長孫香亭乃被日方釋出。至此始告解決。許等亦即返平，將赴津謁宋報告一切，關於善後問題，聞中日雙方將討論妥善辦法，勿使兩軍再生誤會。

漢口租界之狙殺案

漢口日本租界，十九日突發生崗警被人槍殺案。是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日本租界大正街第四崗警到此接班，發現上班崗警，吉岡庭二郎，被人槍殺殞命，屍側遺彈殼兩枚。當報告日警察署長下田，下令全體日警，動員戒備，一面搜查日租界出入行人，一面將吉岡遺體，移送同仁醫院，由該院外科主任野澤解剖。查得槍彈係從左耳後，左頸部穿入，直貫腦髓，故立時斃命。是時日艦陸戰隊百名登陸，協助警察戒嚴，日租界內，頓呈非常狀態。華人被捕七名，計行人船工各二，小攤販三，均押日警察署中，加以訊問，船工行人，幸被釋放；小販則拘留候審。漢口市市長吳國楨，接日方通知後，比以電話，向日總領事三浦慰問，公安局長陳希曾，亦派督察長王郁芬，科長董克仁，公安十三分局局長萬迪庥，同至日警署慰問，並表示如日方需要，中國官廳協助調查或緝兇時，中國官廳必予以幫助。時日警雖繼續搜查行人，而海軍陸戰隊，則已歸艦，秩序漸告回復，入夜日陸戰隊再度登陸，編成巡查隊，四人一班，澈夜巡查，至二十日晨，日警復增雙崗，各馬路口，且架設電網，形勢較前又趨緊張。午後日方請我官廳派員會審捕獲之小販，由市府派秘書張鏡湖，公安局派督察王郁芬，科長董克仁，前往日警署，與日警員會審。但捕獲之小販中，[illegible]偵查凶案物證，[illegible]訊結果，仍無線索可尋。是晚日租界之戒備加嚴，[illegible]之日警，有安宅，[illegible]田，一見，逸[illegible]，日比野司令陸安宅總

，亦登陸晤三浦領事，及陸軍武官等，有所會商。日僑同時在親交俱樂部，召開居留民大會，對此案交換意見。日副領事白井，發表談話，一則謂出事地點，非日本所管轄，再則謂[illegible]，係在娼攤等調查，又因攤附近，遂有碰究，其屍之發現在崗位旁，諒係附近華人于出事後，將屍移置崗位云。殊離事實甚遠。查肖崗斃命地點，爲日租界內大正街口，距我十三分局派出所崗位達三百米達，其間本已設有崗位，因民國十七年八月，日本警察署長小川，通知公安第四署，將此崗移去，不准設立，而大正街口，則更屬日租界之範圍，至發現之彈殼，尤有研究價值，其彈之種類，係最小號白朗林，此種彈人，非極近不能命中。而中國人絕無用此者，苟日本當局，對此加以注意，案情或易明瞭也。

桂局善後大體商定

李白業已就任中央所委之新職，李宗仁黃旭初於就職翌日，即偕程潛等飛抵廣州，謁見蔣委員長。經數日之磋商，對善後問題，爲五路軍之編制，財政之整理等，均已商有具體辦法，李黃業已公畢返桂，白崇禧原擬出洋，現聞此意可望打銷，惟離桂之期，尚待善後能告一段落也。

李白就職詳情

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十六日晨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到各機關團體代表千餘人。八時，程潛・黃紹雄涖場，監誓授印，行禮如儀。程潛代表致訓如次：今天桂綏靖主任李同志，軍委會常委白同志，桂省府主席黃同志，宣誓就職，潛・雄奉命監誓，誠爲生平無上光榮。李同志爲國民革命軍健將，北伐時率桂健兒，轉戰數省，曾建殊勳。近年指導桂省軍政，煞費苦心。如訓練民團，整理軍隊，擴充軍實，建設航空，於國防上已樹良基。白同志北伐時運籌定策，屢建奇功，昭昭在人耳目。近與李同志同心協力，建設桂省軍事，夙夜匪懈，成績昭著，中央軍事領袖，極爲嘉許。黃同志對桂政首移風氣，鏟除貪污，增加行政效率，實行地方自治，施行普教，其他交通生產建設，皆漸規模，中央認爲極澈底。現中央爲貫澈救亡圖存，統一軍令政令，畀負責拚命苦幹之同志以重大職權，俾能共任救亡圖存之職責，因將桂軍政大權，特命李黃兩同志担任。更以中央重要軍職，特命白同志担任，茲將中央意旨宣達，合言之：(一)望李黃兩同志對桂軍政，已改良者，益加猛進；待舉辦者，次第舉辦，務期實現三民主義，增加桂民福利，一[illegible]，輔助中央，完成本黨救國救民之目的。(二)望白同志於最短期間，將經手事務結辦完竣，迅赴京師，籌辦國防。分言之：望李同志領導軍人，擁護中央，撫綏人民，加緊訓練軍隊，一旦有事，率領健兒，與敵作殊死戰，以達成復興民族使命。望白同志，本果毅才能，豐富經驗，純一愛國志趣，贊襄領袖，施行建設現代新軍隊，新國防，與敵週旋，貫澈素志。望黃同志領導行政官吏，潔己奉公，對桂省現有政治基礎不自滿足，發揚光大，鞏固邊疆；造福廣西，即所以造福國家。以上乃中央意旨，至潛・雄個人，今得參加盛典，實覺光榮，謹代中央同人，敬祝三同志健康，敬祝桂民福利。繼由黃紹雄演說，略謂本人桂籍，願患欲言。民十五以粵桂團結，一舉而完成北伐，嗣以精神渙散，遂爲强鄰所乘，是禦侮仍賴團結。我桂省領袖，年來窮幹苦幹，成績斐然，惟一省興革，非孤立可成，且他省亦有窮幹苦幹者，故應打成一片，各取所長；更須謀科學與經濟之進展，而後可言禦侮救亡。最後李答詞：略謂承監誓員訓勉有加，至深感愧，宗仁等能力薄弱，請纓禦侮，實出至誠，既蒙中央嘉納，嗣後自當在中央領導下，貫澈主張，從茲精誠團結，一致禦侮，實現總理遺教，完成革命。

發表和平通電

廣西綏靖主任李宗仁，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於就職前發出和平通電，分致全國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並轉全國同志同胞，略稱：宗仁痛念國家危亡，激於良心職責驅使，爰有前此請纓出兵抗戰救亡之發動，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動紓忱，籲請中央領導，俾能舉國同仇，共禦外侮。區區此心，當爲國人所共鑒。無如抗敵之志未伸，而鬩牆之禍將起，內戰危機，如箭在弦，羣情惶惑，中外咸懼。所幸吾中央當局，鑒於民衆愛國情緒之不忍過拂，以及僅有國力之不可重傷，將一再派遣大員入桂觀察；對桂省一切愛國運動之眞相，已澈底明瞭。同時對宗仁等救亡等項意見，並全部俯予接納。今後一切救國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導之下，相與爲一致之努力。吾人基本要求，純爲對外而非對人，只求主張之貫澈，實無個人權利之私見。際茲和平告成，政局轉捩，深恐謠諑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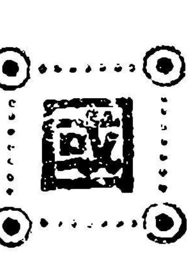
，不悉底蘊，用特專電奉達，諸維鑒照，李宗仁白崇禧叩寒（十四日）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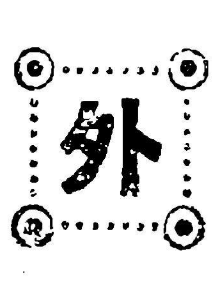
李談廣西善後

李宗仁十五日在邕對記者談話，記者叩公署是否將遷桂林？李答：誠然，邕地低洼，時有水患，不若桂林之高爽，且與中央交通較便也。記者繼詢復員情形。李謂令已下，正分途進行；惟[illegible]軍額僅二萬餘人，此次動員逾三十萬，復員在在需費耳。李氏對於非省軍隊之編配問題，認為總視中央之意旨與需要而定，桂省地方政治，已有基礎。兵士退伍後，可為良民，故裁兵亦為易易。記者嗣詢以南路撤兵，及省軍以外新軍隊之存在問題。李謂南路方面，已按期撤退。談至此，李突告記者曰：蔡將軍今已赴港矣，記者再請以蔡部下存在問題見告。李答：此事為國家保存禦侮力量，且軍額實僅一師耳。李繼談數年來治桂經過，及國際宣傳問題，滔滔不倦。

白仍有出洋意

新任軍委會常委白崇禧，十五日對記者談話兩小時。記者叩以就新職事，白謂軍委會常委原不宜在此就職，因委員長意旨如此，故遵辦。對於出洋考察，白委員謂此志已近十年，仍盼能如願以償，冀將來能為國家多有貢獻。記者告以舉國之熱望，可否先入京一行，俟圖外遊。白委員稍有思索，曰此意甚佳，惟個人考察之念甚切，國家需要，朝召夕歸。記者曰：然則待謁委員長始作最後決定乎？白答，屆時自應請示，記者乃告以廣州民衆已準備熱烈歡迎，問擬否即偕程委員飛粵，白委員謂個人亟思早日東下，惟年來李主任在桂時少，復員各事，均有待於人處理，故或須稍留。





國聯大會業已開幕

本屆國聯大會，業於二十一日在日內瓦開幕，關於亞皇出席問題，決提交海牙法庭裁判，此外議題中之較值得吾人注意者，一為非常任理事之添設問題，一為會員國攤付會費之重行分配問題。

大會開幕遭遇難題

國聯大會於二十一日晨十時三十分開幕。開幕時間曾經展緩，因英國外相艾頓，法外長台爾博斯，蘇俄外委李維諾夫，事先在亞比西尼亞國代表團前討論亞國要求出席大會會議問題，歷時甚久也。（按亞國總代表為駐英亞使瑪爾丁博士）。旋由智利代表代育那宣布大會會議開幕，代氏現暫為該會主席，代氏宣言曰，「自國聯基礎奠定以來，人人心意中從無如今日之惶惑與憂慮者也」云。亞比西尼亞國今要求出席今次會議，而接受與否，當由國書委員會裁決。乃會員國因斯舉責任綦重，多不願担任該委員會職務；茲為消除此項困難起見，擬以不拒絕服務該委員會之諸國，或初曾不允後經疏通而已不拒絕之諸國，組織一委員會，辦理此事，故代氏建議應以英法蘇荷蘭秘魯捷克希臘土耳其或再加新西蘭之代表組織委員會，考慮該問題。但最後決議，應由大會全體定之。至於亞比西尼亞之代表席，暫時仍保留云。按大會非設立國書委員會不能進行其工作，今該團體既已成立，則一切自可進行無阻矣。

亞皇已飛抵日內瓦

無冕之亞皇已於二十一日午後五時三十五分，由倫敦克羅登飛行場乘飛機抵日內瓦，擬協同其代表團力爭出席大會會議之權。亞皇下機時，曾受群衆熱烈之歡迎，計有新聞記者與攝影師數百人，此外尚有警察五十人，在場保護。同時由英法蘇希臘捷克土耳其秘魯新西蘭荷蘭之代表所組成之國書委員會，對亞代表團之國書問題，已決定延期作最後決議，預料大會對於該問題，必有一番激烈之爭論。大會於是日午後五時二十分舉行公開會議時，主席會宣稱：國書委員會為避免大會工作進行延遲起見，已決定儘先將國書合格之各國報告大會，然後討論亞國國書問題，職是之故，亞國代表團昨僅得出席大會會議，並參加選舉主席。但義大利無代表出席，選舉結果，紐瑪斯博士在四十五票中獲四十四票，當選為大會新主席。

中國提出修約建議

關於修改盟約，中國政府十七日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送達建議案，主張國聯盟約尤其是第十一條所載防止戰爭辦法，務當盡量予以充實，而侵略國定義，亦應切實予以規定。關於防止戰爭辦法，中國政府以爲此可不經由行政院全體一致通過，即當予以實行。關於盟約第十六條所載各項制裁辦法，則主張設立專家常任委員會，令其製就長久有效的條文，俾制裁辦法得以「自動立即完全付諸實施」。此外並建議設立特種委員會，俾就緊急時所當採取之軍事制裁辦法，預先加以決定。至關于締結區域安全公約一層，中國政府願接受其原則，但以此項公約不軼出盟約範圍爲條件云。

西班牙叛軍聲勢大

西班牙戰事，發生已二月餘，雙方均感疲乏，尤覺應付困難；叛軍因佔領若干要塞，聲勢轉見浩大，最近已迫近馬德里。政府鑒於叛軍之迅速向馬德里推進，正積極鞏固首都之防衛，據里斯本日報軍事訪員稱：首都四週已建有堅固之防禦工程，並築成最新式之戰壕線，地底亦佈防甚周。惟保護炮隊之工作，未能建成，故砲隊易遭轟擊，最猛烈之戰事，似將見於城內。因人民陣線均係巷戰能手，故在叛軍自稱能戰勝馬德里之前，該城必將燬破矣。城內各衝要地點之建築，均已改爲砲壘。其中儲有大宗糧食軍火，故即令叛軍攻破四郊砲台，而欲佔據全城，仍須經若干週之苦戰云。同時官軍因接得西屬摩洛哥消息稱：該處摩人將起抗弗朗哥將軍，故大爲興奮，蓋有著名摩洛哥酋長一人，爲叛軍司令下令逮捕。其部衆約三萬人，乃要求將若輩之領袖與軍官數員釋放，否則將起反抗，若摩軍叛變，則叛軍不得不以大軍駐摩鎮壓，其進攻官軍之戰事必大受妨礙也。

西京附近戰事劇烈

據浦爾哥斯叛軍司令部宣稱：叛軍現已準備作最後之攻擊，而將從事包圍馬德里。叛軍北翼已佔據那伐佛利亞，深入瓜達拉瑪山南之洛佐亞山谷，而佔據馬德里之主要儲水池，使官軍後方有受攻之虞。弗朗哥將軍所統率之南縱隊，聞已向兩主要線推進，一軍現正越過桑瑪爾丁與距馬德里三十六哩之依格里西阿斯前進，另一軍則沿通至吐利多之公路出發，同時據帶尼安叛軍廣播無線電台宣稱：叛軍戰艦「孟台茲牛奈茲」號，已接得官方徵實之消息，謂馬德里政府之艦隊，現已駛往阿爾奇利里亞法國海軍站沃蘭，談判投降叛軍之條件。又據浦爾哥斯接得巴爾電訊稱，巴里利克羣島中之維柴島，現復爲叛軍佔有，闢退出該島之加泰隆縱隊，現復登艦首途赴巴塞洛那，駐馬德里智利大使摩滿加多氏，現復從事救濟阿爾加柴古堡中之叛軍婦孺，擬令雙方休戰二十四小時，俾讓婦孺出堡。該使會因此召集外交團會議，且致電國聯行政院主席智利代表維古那氏稱，阿爾加柴古堡若停戰二十四小時，則可保全瀕死之婦孺九百人之生命，目前官軍正用炸藥轟炸，該堡戰事，益將慘烈云。

法政府之對外政策

里昂伯倫總理，十七日晚七時半發表無線電廣播演說，說明法國之對外政策。並對日前德國元首希忒拉在紐倫堡國社黨大會所發表之演說，有所答覆。里氏演說略謂：「法國始終不欲强令任何國家採行任何之政制，蓋法國始終尊重他國之主權，此與法國主權之應受人尊重，其立意正屬相同。法國既反對國際之宣傳政策，亦復反對戰爭之循環報仇。法國之所願望者無他，世界各國，不問其國內採行何種政制，皆和平相處是也。舉凡一切足以促成戰爭之衝突，法國無不欲設法以消弭之。任何國際之談判，法國從無一次拒絕參加；要之，民治主義之政府，對內崇尚人道之概念，

對外自亦崇尚和平之概念，吾法人所謂和平，其意即指國無分大小，國與國間，應享平等權利，是也。和平之鵠的，在於謀國與國間之協調諒解與合作，法國政府對外一言一動，無不循此途徑而行，此則吾人所敢代表法國國民以向全世界申明者也。抑和平之概念，不僅為民主精神之邏輯結果，而亦為最切合實際之主張。蓋歷史昭示吾人，真正穩固之和平，未有能於自私與不義中求之者也。且現代歐洲發生任何武裝衝突，斷不能限制其範圍，而使成為地方化。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戰爭既具有普遍之性質，則和平自亦非普遍不可」云，至此里氏乃就希忑拉在紐倫堡大會所作演說中，認為民主政治不能穩固持久之一點，有所答辯，謂「就十九世紀歷史之所昭示，民主政治，至少當與以個人權力為基礎之政治同其恆久，彼以個人權力為基礎之政治，不問此個人為如何偉大之天才，其統治之恆久，亦未必能較民主政治而過之，抑法國內部之意見，不免有所出入，法國各黨政見亦互相對立，吾人亦不加以否認。然凡屬法人，不問屬於何黨何派，均一致願望和平，且於必要時，則均一致團結，以保衛國土，過去之事實如此，今亦猶然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九月十六日起至廿五年九月廿二日止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三

△李白就新職
△川越再訪張外長
△汪兆銘黃郛被任國府委員
△英大使許閣森晉京
△西叛軍聲明將建獨裁政府

九月十七日 星期四

△李宗仁黃旭初抵粵
△許大使訪有田
△我對國聯修改盟約案提出建議
△港督到廣州訪蔣委員長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豐台中日軍發生衝突
△北平臨時宣布戒嚴
△國府明令褒獎傅作義
△立法院通過保甲條例
△西班牙南部重鎭瑪拉迦被圍
△國聯行政院會議開會
△赫爾聲明尊重非戰公約
△法丁湖解決

九月十九日 星期六

△豐台事件解決
△漢口日警吉岡在日租界被狙
△港督返港
△西班牙北路叛軍佔與里沃村

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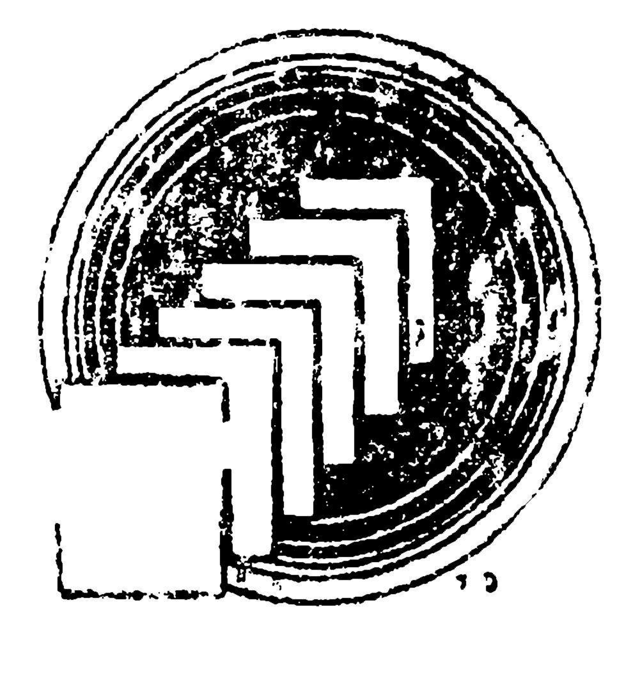
△李宗仁黃旭初返桂
△豐台我駐軍盡撤退
△宋哲元發表告冀察同胞書
△西叛軍進襲首都

九月廿一日 星期一

△北海翁照垣部撤入桂境
△日外陸海三相舉行會議
△國聯大會開幕

九月廿二日 星期二

△[illegible]程潛等由粵返京
△[illegible]劍雄部開入北海
△漢日領三浦訪楊永泰



論評選輯

紀念 回憶 反省

昨日可悲慟的紀念日，全國各大都市皆在警備森嚴中過去，幸無重大事故發生，然而不許紀念之紀念，其紀念或更深刻，蓋不特應紀念者愈覺值得紀念，而聯帶回憶以前種種，乃益可促人反省也。

現代國家之外交內政，本屬息息相通，即在古昔，內憂外患，亦復互相聯系。九一八事變之起，原因自非一端，而中國內戰頻年，國力消耗，不能勝禦侮自衛之任，又殆爲促進瀋變之主因。日來李宗仁氏方在廣州，與蔣委員長商量國事，吾人於此，不能不回憶民國十七年七月六日北平碧雲寺蔣馮閻李致祭孫靈之一幕，而欲貢獻其感想於國人，共作反省。

按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北伐之成功，由於蔣委員長之領導有方，李宗仁白崇禧諸氏之作戰得力，北方馮閻兩領袖之傾心贊助，共策進行。方四巨頭聚首北平之日，正全國民振奮望治之時。七月六日午前八時會在北平碧雲寺中山先生靈前，舉行莊嚴隆重之祭典，以現任外交部長張羣氏司總糾察，以現任河南省主席商震氏讀祭文。靈台之上，蔣立於前，而馮閻李在其後。獻香之後，蔣哭而馮閻李繼之以唏噓，瞻仰靈櫬之際，蔣泣不能忍，放聲大號，而馮在旁頻引其袂勸止之，親愛之狀，昆季不足以過之。當時蔣先生祭文，極誠懇悲痛之致。中有言曰：『今革命軍事，已達告終之時期，人民疾苦，亟待切實解放。凡我同志，若不於此時，檢束身心，痛自省惕，則虛榮利益之誘，地盤權位之私，個人主義之企圖，封建思想之留遺，處處皆有政客包圍之危險，時時可中官僚墮落之惡習。稍存疏懈之心，即不免蹈辛亥革命之覆轍。』又有言曰：『本黨爲剷除障礙，不得已而用兵，唯當轉戰之際，目睹戰區同胞之困苦，以及前線將士犧牲之重大，常覺革命成功之後，應有根絕內戰之圖，誠以國家兵力，當爲捍衛民族利益而用，國內戰爭，實爲無上恥辱。……自今以往，宜使全國皆知內戰爲可恥，而注全力於國防，明耻教戰，惟以自衛，臥薪嘗膽，以求貫徹總理民族獨立遺訓』。此其言何等剴切沈痛，乃不幸編遣會議失敗，『省惕』不周，各存『疏懈』，於是先之以湘鄂之事，繼之以中原之戰，內戰根絕，徒成幻想，民族利益，捍衛力失，卒以有九一八之大禍。五年以還，創痛鉅深，反省之忱，久而彌切，於是始則閻錫山氏與中央復合，繼則馮玉祥氏對蔣委員長釋嫌，終則李宗仁氏在危機一髮中勒馬懸崖，亦再與中樞當軸攜手，蓋至是而碧雲寺前四巨頭，重成並轡聯驂之勢，惜乎滄桑

幾變，犧牲已多，不特死者不可復生，殘者不可復全，其因內戰遭受空前之外患，更永遠不可磨滅之創痕，是則了此慘痛紀念之期日，誠不知局中人回憶之餘，更將如何致感也。雖然往者已矣，來猶可追。因紀念而回憶，因回憶而反省，因反省而回復至於民國十七年七月六日午前八時北平碧雲寺祭靈時之心境，則懺悔贖愆，正有機會，是不能不望領袖諸公之戒懼奮發矣。

九一八五週年

（錄九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今日爲九．一八事變之五週年，全國各界，雖因時局緊張，箝合守默，惟此國難紀念之日，正吾國民反省立志之機，吾儕內審國情，遠瞻國際，謹掬誠貢如左之意見於吾同胞各界之前，而最後兼望日本朝野留意焉。

九一八後五年矣，惟其事迄未告段落，展轉演進，延長至今。國民今日，必須挺身負責，當此大難，不得僅以感傷憤慨之情緒，聊自寬假，故吾人於此，不復贅述過去史跡，惟針對當前，一論國民自勉之道。第一：同胞切憶！挽救國難之最大武器，爲民族的團結奮鬬。曠觀國際，近漸分爲兩大陣營，國內亦然。歐洲局面，尤其杌隉。吾民於此，計已得到痛切之教訓。即其一：應悟國家安全，必賴自力。其二：國內分裂，結果極慘。前者由國聯之失敗，集體安全新制度前途之遼遠見之，後者西班牙之慘象，尤證明之。吾同胞處此世界變局，首須覺悟，救國須賴自力，自力何由生？團結奮鬬，是也。吾中國幸而無階級的對立，更幸而有中山先生主義之領導。中山主義，對外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對內爲非資本主義之和平的經濟建設，歐洲近日所有之國家統制人民團結之說，中山遺教，兼而具之，吾國內部尙何所爭？吾人觀於西班牙因黨派階級分裂而來之慘重犧牲，及其所受國際動盪之酷烈的影響，不禁痛感中國境遇之猶遠勝於幾許落後的弱小國家。今日之問題，宜更集中政府與國民各界之意志感情而一之，內政上爲急進的改革建設，外交上爲統一的奮鬬周旋。凡我社會有形無形之內爭，宜更期全力消釋之。政府當循此努力，各界人士，俱宜曉悟此義，以助其成。第二：本前述國際之形勢，應悟挽救國難，須澈底自身負責，在九一八當時吾國之國際觀，今日絕不適用。蓋條約失效，國聯喪威，大國紛爭，弱小無恃，當此時也，中國之計劃利害，解決方針，自將拋置一切空疏之希冀，而以完全自己負責之精神處之。惟其然也，將棄空言，尙實際，同時將輕感情，重理性。此非言感情之不可貴也，將濟之使其深，化之使其醇，凝之如金石，煥之若日星，蓋期吾同胞在經理智鍛鍊之後，而有爲國服務爲國犧牲之一致的純固的感情，而排斥客氣用事輕躁空疏之弊。夫國難五年，愛國之熱情，誠提高矣，然何足恃？人類孰不愛其族乎？向使悲歌慷慨便能救國，則歷史上無亡國之民矣，何則？亡國之民孰不悲哀亡國者！亞比西尼亞人，亦非冷血無情感之民也。是以救國之道，在智慧，在本領，在力量，而不徒在情感，誠努力於智慧，本領，力量，中國終可救矣。而假令既竭盡平和的智能，而時勢乃迫其爲最後的自衞，是自亦將知其自己負責之道矣！

以上兩義，所認爲吾民立志之前提也，至於就當前之問題，陳具體之意見，則如左：吾人以爲中日問題，爲世界未解決問題之大問題，就東亞言，爲最大問題。以中國論，國大而弱，人民困窮，急需建設之事太多，苟獨立獲保，對日自望和平解決。中國之[illegible]利益，應爲希望其近鄰國家

然日如俄相互間皆保持和平，中國不受侵犯，亦不侵犯人。而中日甚鄰近，其經濟關係之發達，有必然者。故中國對日，將始終無害，且願漸成立眞正之平等提携，此東亞和平之坦途也。吾國民自九一八以來，對其被隔絕之在東北三千萬同胞，刻不釋念，對于北方諸省之安危，去年以來，更嚴重關心。中日關係今後之關鍵，究在日本不在中國。若日本能認識正在發展中之中國國家建設之成功的必然性，及中國除保統一獨立外對日無要求之合理性，而改革政策以相周旋，則爲中國所深願。吾人値此國難紀念日，既以團結奮鬭自己負責之兩義，勉吾同胞，最後願隱視東亞兩大民族終能釋怨成好，而不得不希望日本朝野重視中國人之基本要求，勿令九一八以來之變局，更延長或惡化也！

（錄九月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北海事件

成都事件之後，繼之以北海事件，中日關係復見緊張，而日來因日本海軍赴北海調查未能順利，益滋糾紛。吾人以爲成都與北海兩案，固屬不幸，目前一方固應調查事實，迅了交涉，一方更應輕減糾葛，勿令擴大。蓉案情形比較明白，北海之事，因地方尙在特殊狀態，非經相當時日之安排，使地方恢復常況，則調查工作自有困難。觀於廣東省府所派調査委員同樣不能進行，即可知其間別有問題，並非單純對日。現在爲避免事態惡化將日本捲入漩渦起見，甚望日方諒察內情，出以忍耐，將北海全案信任中國政府，善爲措理，切勿直接當衝。轉蹈危機。以日本海軍人員之明達，度必能洞鑒及此也。

按十九路軍本以一二八淞戰之役得名，顧自上年福州事變，全軍瓦潰，悉數改編，故今日該軍祗爲歷史名詞，軍隊本身已不存在。六月粵桂事起，蔡廷鍇等受陳濟棠李宗仁諸人之邀，蔡因不滿於陳，迄未應諾赴粵，迨陳下野，李白在桂高歌對外，而粵局新變，南路空虛，蔡廷鍇及舊部主要將校，概多高雷欽廉出身，認爲機會可乘，復受政客說士之慫恿，遂即間道入桂，更召舊時部屬，求助桂方，草草成軍，急入粵南，進據數縣，占領海口。蓋既利用舊部思鄉心理，乘時攫取地盤，且因桂省需要出海之路，特爲完成希望，其自始即含有投機作用也。

中野順三爲北海唯一日僑，據傳本月三日因翁照垣部在該處號召民衆，開會示威，被羣衆毆殺，消息至月之七八日方傳至廣州，當由中國官方通知日本，緣其地僻在海南，交通不便，消息傳出甚遲也。日本派員乘艦前往調查之舉，我兩廣外交特派員刁作謙自始即曾再三婉阻，謂該處情形特殊，中央力量尙未能達到，保護不易。其語甚誠，其事極眞，然日方則誤認爲中國當局推卸責任，堅執不從，卒仍派艦前去，經遭阻擋，即廣州官方派秘書凌士芬到北海後，亦未能盡責　，則地方情形困難可想。還以廣西與中央完全合作，十九路軍問題自須妥爲善後。然而吾人當知蔡翁之輩，與中央本無好感，而在桂方又係居於客位，非李白所得而命令者。彼等既已伺隙蹈虛，占據粵南要地，其勢非有相當條件，難期撤退。此際中央縱即責成李白收拾，而李白在事理上殊難出以强態。至於中央，對粵桂全局且已和平處理，對茲局部糾紛，自亦不能過於操切。況北海既已惹起問題，如果被迫而成負嵎之勢，蔡翁等重張民族英雄之幟，又何所忌而不爲。綜合以上實情，日本如果煎迫太甚，祗有增加困難，誘致嚴重結果。如能不使蔡翁輩將此案挾爲奇貨可居，而將全案聽由中國官方自行處辦，使嚴重形勢爲之一紓，緊張心理歸於和緩，結局十九路軍問題可期速了，而此案亦即易於進行。是於中日雙方並皆有利，且北海地方並無其他日僑，自無繼續發生事件之慮。日本軍艦即使撤退，初無不可。要之，吾人但

問日本眞意，願解決問題，抑願擴大糾紛。如果志在和平，則甚望終能諒解中國政府之困難，認識地方實際之眞相，力避直接衝突，勿令事態擴大。此點深望日本外務海軍之賢明當局審愼圖之也。

青年學生氣質之轉變

（錄九月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社會事象，往往轉變於暗默之間，而人不之覺。蓋社會之爲物，雖有存在而無整個的可以耳聞目覩之形象，且社會變化之原因又極其繁複，局外人不待論，即處於局中之人，亦往往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甚至以個個樹木之合計，代表森林，故社會事象之轉變，最難窺察。然若不知社會轉變之傾向，則不能爲先事預防，因勢利導，及事後補救之計，故關於社會轉變傾向之窺察，殊有必要，端在有深識遠見者努力爲之。關於社會全體應如是，關於社會之一部分事象，亦應如是。吾人願於國難五年終了之際，聊效棉力，一談五年來青年學生氣質轉變之傾向。吾人對狹義之教育爲局外人，所論或未能盡然，然因處於局外之故，或更能把握眞正傾向，亦未可知。吾人只求以社會木鐸之資格，聊盡其所能而已。

年來列舉學生及學校數字，侈言青年教育進步者，固不乏人，而摭拾一隅一地之事件，指摘青年教育之江河日下者，亦大有人在。吾人以爲，欲識青年教育之傾向，當棄表面的校數人數的觀察及個別的觀察，而採用實質的青年學生行動本身的觀察及大量的觀察。如依合理的方法觀察之，五年來青年教育，確有甚大的進步。第一，在青年學生之私的生活方面，（一）現今青年學生，較能埋頭用功，此可從各學校各國立公立圖書館之閱讀者統計及市上書籍消路，多爲學術用的書籍而漸減消遣性的書籍之事實，推論而知，其一部分原因或在中國社會求職漸難及社會對於有眞正實力者之要求漸大，然學生之較能自動的發奮讀書，顯係事實。（二）現今青年學生之行動較能紀律化，此可從近年青年學生間之傾軋及青年學生對學校當局之風潮等之減少推知，其原因殆在軍事訓練之實施。（三）現今青年學生之生活較前儉樸，此從青年學生衣飾等之變動觀之，殆不容疑，其原因當在中國農村經濟之衰落及學生國貨運動之普及。第二，在青年學生之公的行動方面，依去年十二月以來之全國愛國運動觀之，較四五年前顯有更大之進步（一）較能深刻的認識現實，而不肯盲從架空之主張；（二）行動較能多出於眞誠，而非如四五年前之近於起哄；（三）運動較能多帶沈着之氣，而非如四五年前之近於浮燥及多帶英雄主義的色彩；（四）動機較能更加清純，而非如四五年前之往往公私不分，甚至於藉此而爲私利私黨之活動。關於以上四點，事實具在，吾人年來在本欄亦已頻加論述，茲不更贅。近年青年學生之所以在公的活動方面能有此種進步，當在其覺悟隨國步之艱難而日益深，其組織隨運動之失敗而日益密，及其力量隨愛國熱忱之滲透而日益大，等等；時勢所致，殆非偶然。

然若從最高理想言之，則近年青年學生在私的生活及公的活動方面，仍有若干缺點，例如：在私的生活方面，雖較能埋頭用功，然尚未達刻苦用功之程度，雖較能紀律化，然尚未達自治的紀律化之程度，雖較能儉樸，然尚未能使儉樸之生活與强健之體力打成一片；在公的活動方面，雖有前述種種可欽可佩之進步，然多數青年學生對於民族及國家前途，仍抱悲觀，對於自身救國能力，仍少自信；等等，即其最顯著者。若依今日之現狀，而求當來日之大難，吾人仍不禁爲青年學生抱綆短汲深之懼。眞欲求

任重致遠，殆非在百尺竿頭，作更進一步之修養不可矣，吾人不勝履霜堅冰之懼，敢作苦口逆耳之言，質之青年學生界及從事青年教育之諸公，以爲如何？

對於本期國聯大會之期望

（錄九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本期國際聯盟通常大會，已於昨日開始，日內瓦之新廈，當又有若干之喜劇悲劇。吾人一面佇聽消息，一面願乘機一述吾人對國聯大會之期望。案本年七月之國聯上次大會，僅將對義制裁問題解決，而將其餘三大宿題即關於羅迦諾條約之善後問題，裁軍問題及聯盟規約修正問題三者延至九月之本次大會討論。此三大宿題，本身已至難解決，而自七月迄今之數月間，歐洲國際政局上又發生十餘年來罕見之二大問題：一爲因西班牙內戰而生之國際人民陣線對國民陣線之鬥爭問題，一爲因德奧協定及德義接近而生之中歐同盟形成問題，前者有澈底推翻現行國際和平機構之危險，後者有破壞夙爲國聯所主張之東歐安全公約計畫之虞，其意義皆極重大，其解決亦極困難。統觀國聯成立以來十餘年之歷史，其在一回之大會中而須解決多數重大而困難之問題，蓋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國聯本次大會對於上述五大問題，究能處理或調解到如何程度？此不僅關係歐局安危，抑且關係國聯本身之存在，値得一加展望。關於羅約善後問題，上次大會時所希望者在以英爲中心的英法比德義五國會議之成功，以爲英德如能諒解，當有廢舊約，締新約之可能。然在事實上，近二三月來，英德關係不僅未能改進，而且反見惡化，英蘇協定之成立即其證明。因之，五國會議終於難開，而羅約之善後問題遂無若何進展，本次國聯大會對於本問題，其仍將以不了了之乎？其次，關於裁軍問題，本次國聯大會，或將依軍備雖更加擴充之法國提出議案，迅上日程，而發生許許多多動人之議論，然其必無結果而只能以延宕手段了之，則似不待論。蓋近數月間，英法義德日美蘇等具決定大增軍備，尤以德蘇爲最，其緊急之狀，儼若世運會上之百米賽跑，既已開跑，當難突然中止而修談裁軍也。再次，關於修改聯盟規約問題，本次國聯大會所能決定者，當不過付特定委員會審議起草之程度，蓋從一般大勢言之，改强則義德將反對，改弱則英法所不欲，改爲更加集中制，則小國將起鬨，改爲更帶民主性，則國聯將更變無力，在現狀下，殆無施行實質的修改之可能；觀義國方宣稱以亞比西尼亞代表出席說之實現與否，定義代表之去留，德國方宣稱以議事方法之平等與否，爲重行加入之條件，可知國聯現行規約尙未便輕於更改也。更次，國際人民陣線對國民陣線之鬥爭問題及中歐同盟形成問題，皆爲國聯大會應過問而不敢過問者，同時亦爲有關係之弱小國必將提出討議而國聯大會不能拒絕討議者，其不能有眞正的處理或調解而只能採用安撫有關係之小國，苟且宕延時日之政策，蓋不煩多言。

綜上述而觀之，可知本次國聯大會，對於重大問題，惟有延宕之一法，殆將以若干次要的小問題，敷衍了事，吾人對之，不能多所期望。然若撇開根本重大問題，就枝葉小事而言敷衍，則吾人站在贊同國際和平主義者之立場，仍期望其能：第一，維持國際和平機構之老招牌，努力作歐洲戰爭之最後的制動機；第二，以和平方法，修正凡爾賽和約之未被撕毀部分，退回德國舊殖民地之一部，以便相當的滿足德國對殖民地之要求；第三，贊助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協定之行動，澈底使國聯會員國及非會員國一致實行軍火不輸入西國方案；第四，設法禁止在內戰上施行空中爆擊，

誠免自殘同類，延及婦孺之人類悲劇，更行發展；第五，選舉中國爲常任理事國，以使國際和平之光得逐漸普照於東亞。苟能若是，則國際聯盟在現階段上或猶不失其存在之理由歟?!

改進國貨工業之新途徑

（錄九月二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近頃國貨之進步，可謂日新月異，出乎吾人向日之所期望。顧默察社會現狀，尚有一部份人士，猶存觀望之態度，則以國貨之成績，於量的方面，固無闕然，於質的方面，尚不無研究之處。尤其於日常食用品或藥用品，更不容出以疏忽。故無論何種出品，苟非經過相當時間之試驗，甚不易取得消費者之信任，當前國貨之阻障，此爲一大原因。吾人因此會爲國貨界設想，今後固應設法推銷，尤應改進出品。當知用一分改進工夫，當然得到一分效果，對付國外同業國與內同業，不在市價上之角逐，與經濟上政治上之制裁，而在技術上之制勝。苟技術優良，出品精美，在市場上可操勝算無疑。中國今日工業之程度，尚滯居於輕工業時代，幼稚情形，無可諱言。今日仗國人愛國之血忱，與提倡國貨之信心，雖値極度不景氣之社會中，國貨之銷行，不可謂不暢。今歲又値各地豐收，內地之購買力，比較已往爲優，吾國貨工廠於此，不但不應自滿，並應乘此時機，專心致志於技術之改善，品質之精進，俾國貨之出路，可以不斷，而永久有望。非然者，血忱易冷，信心易淡，難免不使以提倡愛護國貨始者，轉以冷淡厭惡國貨終也。且目前國貨工廠，有一共通之缺點，即吝惜小費，不肯羅致專門人才，爲進一步之貢獻，一任舊時工作人員，墨守陳法，而無新的發明或發現，對於舊時萬能工作之機械，亦乏勇氣與決心而斥逐不用，廠中之試驗室多未設置，即有亦等於告朔餼羊，有名無實。以如此之經營工業，欲與先進各國相競爭，既屬戛乎其難，長此不改，不僅不能開拓新的出路，不進則退，恐並舊有之局面亦不能維持。故今日國內熱心人士提倡國貨之途徑，如訪問，勸導，陳列，展覽等，凡所以促進國貨之發展者，無所不用其極，吾人於萬分敬佩之餘，尚病其爲治標之工作，而非治本之策略。最近有自蘇俄德意等邦考察歸國者，盛道彼邦工業之發達，無一不從技術與品質上之改進而來，今日與昨日不同，本年與去年迥異，進步之速，出人意外，以視我國，相去太遠。故與其以服用國貨日聒人之耳鼓，不如以改進國貨退而自檢。最近又有自美國考察工業歸者，謂美國社會，對於服用之品物，重在科學之分析，與公開之試驗，某種出品，苟經公正機關之檢驗，科學團體之證明，消費者絕對信任，始終服用不變，其重視公衆之檢驗如此，益信科學化驗，爲保障出品唯一之鐵證。我國今日改進國貨，應有二種途徑：第一試辦消費者公共化驗室，依照美國Consumers' Laboratoy 之辦法，消費者對於某種商品，須加試驗時，即以科學方法，鄭重化驗，取得書面之證明，此舉不僅可以釋用戶之懷疑，更可堅消費者之信心，在美國以出自社會之公意，凡徇情舞弊之惡習，均屬無有，較諸官廳辦事，尤爲坦白公正，在中國各大都會似可試辦仿行，目前中央工業試驗所，上海化學研究所等，不妨着手試辦，爲愛用國貨者儘量服務，亦屬値得。第二試辦出品實地試驗所Service Test 此在歐美均屬盛行，大率由工廠界合作辦理，專爲顧客試驗其出品，譬如油廠欲使鐵路航空公司試用其出品，斷不能以初次出品爲冒險之嘗試，又如電風扇出品者謂能耐用三年五年，顧客決不願爲長時期之等待，倘有公共之出品地試驗所，作實之試驗，爲顧客作忠實之服務，其爲經濟與穩安，不可言喩。中國國貨工廠，欲使出品得人信任，與其爲空虛之宣傳，何如作實地之試驗，此種組織，苟集合同業與非同業之力量爲之，亦輕而易舉，於國貨之推行，助力不尠。我製造國貨與消費國貨之國人，盍一試之，以爲國貨工業築一堅固之基礎乎？

（錄九月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桂湖弔升庵先生　　石遺

經言爲人後爲子無明文後者主繼統本來爲君臣襃臚三年喪君父禮可援予者屬天親昭穆所必分公羊爲之子蛇足增三言兄弟變父子此義不敢聞譬如唐宣宗武宗其姪孫乃使禰武武於理殊不倫嘉靖繼大統興獻所必敦大夫父爲士祭禮從其尊更援追王禮三王本國君姿母以子貴公羊且云云明儒疏經術諫諍徒斷斷一逐獨夫怒杖斃何紛紛與人骨肉事萃我父母恩先生雖嚴譴性命猶保存一代著作家相如復子雲可憐黃安人薄命怨三春日歸復其雨寄詩訟煩寃景蘭商嗣晉國亡休並論

題采風錄次韻蘅使君滿字韻　　寥士

看詩如看山詣脈貫躧蹊名作蔚成林傳流紛排眼眭步有芳草流風豈在遠展玩若老饕咀嚼同餐飯高吟神易寒快讀意苦短氣類相感求窮愁資排遣緬竹濟若人虛懷不自滿折節能下交敢不自黽勉芻蕘亦有采傳寫累千卷迢迢浙與黔難共酒一琖

疊韻酬蟄雲津門　　子威

哀樂中年易放過用心苦不學陰何新亭且拭神州涕舊苑猶翻太液波自譜竹枝賡楚曲權將蘆被當漁蓑著書閉戶饒清福叠稿如山積幾多

如此江山動酒悲當年緇坐念陳思探懷尙有郢遺錦對手全無謝傳棊舊影鶯腸何處所故人龍尾去多時調孫希孟夜窗風雪天涯夢歲晚就閒我費辭

清明　　謙宜

家江暝想浪千層心逐文山舊墓膝生塚已經松柏拱

先塋。倘。許。夢。魂。登。年衰。報。國。踈。無。補。身賤。酬。恩。愧。未。能。何論。故。鄉。遠。骨。事。不須。成。塔。也。如。僧。

寥士以單雲甲戌稿見寄奉報　均默

詩能。見。性。斯。神。品。士必。能。寥。迺。異。才。已分。一。身。磨。萬。刼。何辭。方。寸。絞。千。哀。生。憎。僞。體。沾。囊。閑。甘抱。騷。魂。老。草。萊。羣怨。興。觀。關。世。運。莊嚴。詩。國。待。君。開。

題松廬校譜圖　靜伯

茲情。不。與。時。相。逐。松下。辛。勤。幾。暑。寒。徹夜。龍。蟠。成。獨。伴。當年。鯨。吹。得。俱。難。（松翁先世仁庵先生曾因訪譜墮海中長鯨吹浪送之登岸有鯨吹圖）瀕支。吳。派。千。程。接。蘇引。歐。編。一。例。刊。要遺。後。昆。知。護。惜。詎關。好。事。寫。圖。看。

積雨　仲恂

暫住。鄉。仍。客。兼旬。雨。不。休。一城。昏。似。海。四月。冷。於。秋。滴瀝。糟。牀。注。飄零。野。艇。浮。跼天。關。百。慮。寗獨。老。農。憂。

上巳秦淮水榭禊集得筵字　樹人

佳節。傚。瓊。筵。江南。春。好。天。詠觴。遊。有。度。光景。領。無。邊。指點。香。樓。迹。沉吟。邃。步。沿。興亡。何。限。感。未忍。重。流。連。

漢皋晚望　志清

秋氣。愈。寥。泬。洪流。自。吐。吞。孤帆。天。際。卓。一鳥。浪。中。翻。江漢。思。無。極。煙波。日。又。昏。未關。家。國。事。佇立。欲。無。言。

望石遺　堯生

吳下。傳。詩。遍。漢。嘉。烏。尤。紅。荔。勝。春。霞。扁舟。莫。緩。西。來。意。短簿。祠。前。過。落。花。

荔支　拔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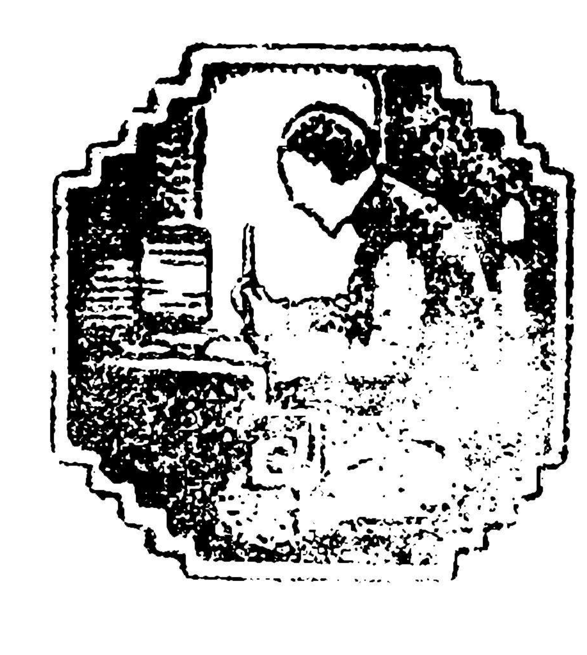
蜀道。何。曾。聽。子。規。歸心。自。與。水。爭。馳。三更。失。去。烏。尤。寺。却向。渝。州。見。荔。支。

松貞竹孝杏聽同年屬題　什公

看到。松。枝。作。棟。梁。蒼官。閱。世。自。堂。堂。豈惟。受。命。殊。凡。木。政爾。堅。貞。耐。雪。霜。孤兒。有。子。亦。成。翁。亮節。龍。孫。故。不。同。燈影。機。聲。繫。門。祚。畫圖。雖。寫。是。家。風。

泛淸波摘偏　和小山　圭璋

晴波。槳。小。曲。港。風。微。湖上。暢。遊。春。暮。好。繡鞍。銀。絡。兩口。三。口。競。馳。早。平莎。道。垂楊。影。裏。羅綺。豪。奢。成陣。亂。紅。猶。未。了。浪跡。天。涯。最惜。花。間。故。人。少。賞心。渺。新恨。萬。重。岫雲。遠。夢。又。連。芳。草。惱理。琴。弦。滿。牀。塵。空。悲。昏。曉。翠。簷。杳。雙燕。舊。約。難。憑。漁。磯。甚時。重。到。此際。驚。移。帶。結。爲。誰。顧。側。



凌霄一士隨筆（續二十七期）

陳氏之文，作於庚申（民國九年），後章文四載，茲並錄誌於左，用資互證：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五日，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新甯劉公薨於位，兩宮震悼，贈太傅，晉封一等男，予謚忠誠，宣付國史館立傳，賜祭葬，入祀賢良祠，並京師他立功行省建專祠，進子孫官秩各有差。飾終之典，逾絕等倫，天下以爲宜，蓋功在江南，斡旋大計，與國爲體，功澤所被，有不能忘。往者畿輔亂民既發難，皇太后脅二三親貴，驟與八海國搆釁，因詔各行省悉備戰，勢岌岌，公憂境土糜爛國遂覆，乃定東南互保之策，守盟約如故，江海晏然。德宗景皇帝之初變法也，大忤皇太后，圖廢立，已陰有代之者，中外噤不敢出聲。公獨傳電匡不可，得稍稍顧忌。明歲入對，益反覆諷諫，語絕痛，終以公耆德重臣可信，寢不行。嗚呼！二者即有其一焉，動繫安危存亡重且鉅，微公幾不可收拾，以是海內外想望丰采，推其孤忠大節，而歎爲無愧古之社稷臣者也。

公諱坤一，字峴莊，起諸生，提鄉兵從劉武愼公轉戰湖南江西廣西，設謀奮武，克城破敵，居然儕名將，累功至廣西按察使，擢廣東布政使，仍留治軍潯州，未幾命繼沈文肅公爲江西巡撫。江西久被兵，一切廢弛，文肅治尚綜核，綱紀粗立。公至，一御以寬大，獨懲貪墨不少貸。久之，煦濡休養，元氣益復，吏民便安之，謳思

亟令。同治十三年，調署兩江總督，光緒初元改授兩廣，旋治如江西，而稍厲威嚴，立劾文武吏七十餘人，戒禁賭盜亦有效，兼粵海關監督數月，所餘銀二十萬兩有奇，悉輸公家，毫髮無所私。五年移督兩江，其秋日本滅琉球，廷議三道出師援之。公疏陳利害，謂不宜輕舉，報可。明年用言官掎摭罷歸。偃仰林泉，翛然自逸，嘗笑謂今幸與爲秀才時同，但恨失舐樵，不及復授徒其家耳；公蓋江忠烈之賓友也。後曾忠襄公薨於江南，難代者，朝野皆延頸屬公，於是果詔起公於家，海內相慶。當此時，外侮內患，今昔頗異勢，而江南屯防牽湘軍舊部，公首重兵事，參西法訓練，築吳淞江陰江寧諸砲壘，於製造局增設煉鋼廠，易其械器舊式之不合者。中東之役興，我師敗北，及授公欽差大臣，出駐山海關，督師會戰。和議成，不許固辭，命還任。國勢愈弱，禍變愈歧出，公以耆老控其間，屢平土寇。復歷戊戌庚子之變，處危疑，排擬衝，密圖長算，濟門諾謀，精力出是役羸耗，往往積憂勞臥疾；然華夷卒倚以爲重。公性孝友，幼侍大父疾，輒自搯其膚，冀以移痛苦；接昆弟家人，恩誼周浹；持躬儉素比寒儒。久領封圻，凡撫江西十年，督兩廣五年，督兩江則前後十有六年，故江南人士，雖並前總督沈左二曾歌頌弗衰，尤若引公爲己私。爲治根廉靜，豁達持大體，外和易而中堅定，所負荷萬撼莫能奪。朝廷大政，每倚諮決，海宇至者，仰若天人。恥表襮，不務赫赫之名，而通識老謀，涵納萬類，平其囂競，弭患於無形，策功於久遠。自公薨，其鄉列中興勳舊名臣智深勇沈忠篤樸勤之風少替矣。人亡國殄，豈不信哉！曾祖諱武敏，祖諱焱，父諱孔濬，皆諸生，皆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氏鄧，祖妣氏陳，妣氏傅，氏蔣，皆贈一品夫人。配雷夫人，當公援江西，叱傳殁於陣，自刎以殉，公終其身最哀之，得如旌例。繼配曾夫人。無子，以弟培一之子嗣，曰能紀，四品京堂、委散秩大臣、兼襲一等男。孫七人，曾孫二人。公享年七十

有三，光緒二十九年二月葬縣之南新寨村斗笠冲新山之原。後十餘歲，庚申某月，公子能紀督文刋碑，凡戰績[illegible]行暨歷階序爵寵錫，爲國史志狀所已具，頗不著，著其榮華數大事，俾百世之下，誦述殊烈，有餘慕焉。其辭曰：

里挺二傑，忠烈武愼。公踵與偉，風猷彌振。始挈一旅，鄰疆推刃。功擁驅除，英威遐震。手定贛墟，節麾來鎭。葺其破殘，重睦婚親。義正仁育，謳歸道勝。徙治嶺海，文武弛張。潔佩明條，奸貪敗藏。遄邇江南，建牙四至。孰壯巨防，拊我憔悴。禍挑瀛島，公則陸之。釁迫宮闈，公則弭之。耿耿藎臣，提殉孤危。卒所宏濟，遺萬世規。事去運移，公瞑已久。國立天地，允繫黃者。舊烈顯詩，光接維斗。

文中「德宗景皇帝之初變法也，大忤皇太后，圖廢立」等語，包孕無限情事，筆致肅括。章文於此，體潤庠之口氣，著重在「母子一心」，「聖慈聖孝」，因須爲孝欽回護，遂有「羣宵借以生心」云云矣。孝欽廢立之謀中寢，得力於坤一之侃侃以諍，而榮祿展眷最隆，動於坤一「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之忠告，與有從中竭力諫止之勞。其情形，王小航紀之頗詳，（見本報第八卷第三十四期拙稿所引。）他如胡思敬「國聞備乘」等亦頗言之，事當不虛。章文謂坤一「與親臣榮祿力爭以爲不可」，亦兼及榮祿焉。

近閱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一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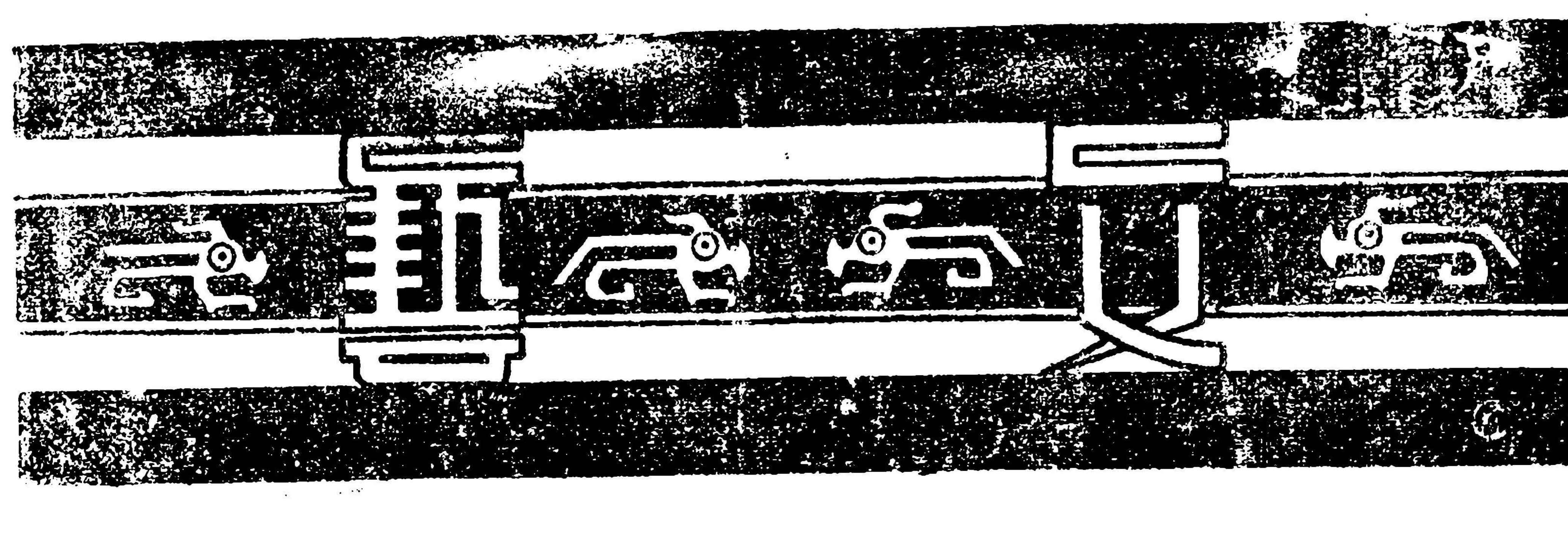
傳曰一人定國，此言豈不諒哉！當戊戌政變後，宮闈之內，母子之間，蓋有難言之隱矣，而一班熏心富貴之徒，致有非常舉動之議。東朝惑之，屬榮文忠從速辦理。此己亥冬間事也。公諫阻無效，憂懼成疾。適合肥李文忠外任粵督，行有日矣，來辭公，見公容貌清癯，曰：『何憂之深也？』公謂文忠曰：『南海雖邊遠，實一大都會，得君往，朝廷無南顧之憂。君行將高舉遠引，

跳出是非圈外，禍誠無量；而我受恩至渥，責備亦最嚴，近數日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將何以救我？』因密語非常之變恐在目前。文忠聽未終，即大聲起曰：「此何等事，詎可行之今日！試問君有幾許頭顱，敢於嘗試！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爲害曷可勝言！東朝聖明，更事最久，母子天性，豈無轉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際，委曲密陳。成敗利鈍，言盡於此！』公聞之悚然若失；翌日以文忠之語密奏，幸回天聽。聞某相國某上公頗擬藉端建不世之勳，某上公並手擬一稿。開編公然有廢立字樣；公急訶止之。上公意頗怏怏，是誠不知是何肺腸已。余事後親聞之公者，爰書於簡端。

是榮祿之諫止其事，更仗李鴻章之危詞以促其成也。（某相國指徐桐，某上公指崇綺。）

××　××　××　××　××

【勘誤】第卅六期所載「吳大澂弟子論述師說」，末段（姜君多是通人……）亦應低一格及用五號字。頁八上第一行，「至先生爲學翁……」，應另提行。



「黑旋風」（二）

（有聲電影劇本）

洪深

△四十　同三十五

堯甫站在桌前，垂頭默立，等候發落——分局長還在和別的官長商量——他又向那位高級職員輕輕地問了幾句話——他決定了辦法。

分局長：「吳堯甫。」

堯甫應：「是。」

分局長：「現在調查出來，公司里失竊的範圍很大，由來已經很久，不是昨天一晚的事。你是一個新來的職員，公司的經理說，你未見得在他們團體之內。」

堯甫：「啊，啊。」

分局長：「現在暫時不帶你到局子里去。以後如果要你上堂逕見證，你得隨時到庭」。

堯甫：「是，是。」

經理：「堯甫，你到會計處去一趟。」

堯甫：「是。」

△四一　同十九

耕原還在滔滔地說他要說的話：「甚而至于你將來偷偷地給你父親幾個錢，私下養活你的父親，我祇當作不曉得，我也不會禁止你的——可是，我絕對不能再和他認親戚；我祇要你這

個妻子，不要他這個老丈人！」

明珠慢慢地點頭：「唔，我懂得了！」

耕原：「我十幾歲就在外頭闖天下，我是粗人粗脾氣，喜歡爽爽快快地把話都說明白了！」

明珠：「今天我們可以算得是澈底的談過了！今天我是第一次眞的認識你，也是第一次眞的認識我自己！」

這時候堯甫忽然從外面進來。

明珠最先看見，奔過去：「父親，父親回來了。」

堯甫大聲：「這回我沒有幹，他們放我回來的，這回我沒有幹。」

明珠過去摟着他：「父親，我相信你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不會幹的。」

堯甫顫聲：「可是我的職業沒有了！他們明知道我沒有幹這件事，仍然把我的職務取消，不讓我再回去做事了。」

吳母李太太等，聽見說話的聲音，都從里屋出來。

明珠投在堯甫懷里：「父親，沒有職業有什麼關係！我們大家去做工；父親，我也可以做工的！我們離開這裏到別處去。

轉身對耕原：「耕原，你雖然好意肯養活我和我的母親可是我是不能嫁你的。我要跟着我的父親去，監牢裏或者監牢外面，有飯吃或者沒有飯吃！」

耕原想不到她說出這番話，倒被呆住。（漸隱）

△四二　東亞大樓底層

（漸顯）明珠坐在公用電話管理處——桌上花瓶裏插着一枝未開的山茶，天氣又是初冬了——此刻她笑容滿面的聽着她朋友的來電話：「哦，志賢麼——是的，我是吳明珠——快了，快了，快下班了——你還送我回去麼？好的——我在這裏等着你……」

△四三　「打樣」間

嚴志賢是一個近三十歲的青年，漂亮而能幹，他對着電話筒說：「明珠，密司吳，你等着，我立刻下樓來了。」放下聽筒——至衣架上取了大衣和帽子；對一位比他年老，還在看圖樣的建築師說：「老楊，明天見。」

楊建築師：「明天見。」

△四四　候電梯處

另一位漂亮青年看見他：「喊，志賢，好久不見你到俱樂部來打「勃禮奇」了——你是我們俱樂部里的會計員，應該常來呀！」

志賢微笑：「要來的，要來的。」

升降機到了底層——志賢向那說話的人，略一點頭，搶先走了。

△四五　地下穿堂

和志賢同乘升降機下樓的一位老者，指着志賢對另一老者說：「看見那

仇人麼，姓嚴叫志賢，從小喪了父母，學「打樣」出身，可是自己刻苦學習，現在做了楊工程師的副手，在社會上很有地位了！」

另一老人羨仰：「了不得！這種才是有出息的青年。」

△四六　同四二

志賢替明珠披好大衣，携手走出公用電話管理處——一個白髮的看門人，忙著為他們開門，並向志賢擧手行了個禮——志賢笑著點頭——和明珠走了。

看門人對旁邊一人說：「那位嚴先生，辦公處就在九樓上。為人好極了，最肯幫助我們窮人。上個月我的兒子死了，嚴先生借了五十塊錢給我！」

旁邊人說：「倒是難得的！」（劃過）

△四七　城內住宅

（劃過）吳家住在城內——仍舊是一樓一底的房子——吳母因為堯甫失去職業，對他更不原諒了；夫妻間不常說話——此刻她將一把洋鐵壺放在當地，將一個銅子擲在桌上，對堯甫看了一眼——堯甫便起身，提著壺泡水去。

△四八　弄堂口

堯甫走得不遠，忽然聽得有人喊他——回頭一看，不覺吃驚。

堯甫驚訝地：「你、你，你是沈，沈質彬。」

質彬形容憔悴，完全不像四年前的時髦少年了；苦笑著：「我，我是上個月減刑放出來的。」

堯甫：「哦，到我家里去坐坐麼？」

質彬：「我不坐啦；我，我還要——你知道麼，謝蓮榮已經死了，去年病死在里頭的。」

堯甫：「阿呀！」

質彬臉上作怪樣子：「堯甫，你倒還是不錯。」

堯甫擧起洋鐵壺給他看，嘆口氣：「咳！」

質彬：「堯甫，我想跟你借三五塊錢，下個月等我找到了職業，就送來還你。」

堯甫不能不答應：「可，可以的，等我去取給你。」他去了。

沈質彬睜大兩眼釘送著他去——獨自又轉念頭。（劃過）

△四九　西式公寓

（劃過）許多漂亮男女，在嚴志賢所住的公寓里遊玩——把那間書室，當作自己的家一樣——有的彈着「吉他」——有的喝着「威斯基」——有的翻着圖畫雜誌——有的圍着那燒木柴的壁爐，低低地情話。

喝酒的客人：「八點過了，老嚴怎麼還不回來！」

翻畫報的女客人：「他近來常常不回家的——我來找過他幾次都不在家！打電話到他辦公處，又總說『忙着忙着』！他忙什

麼！他忙着和那接電話的女管理員講戀愛！」

喝酒的客人：「都是你不好，惠英！你放縱着他這個樣子的。」

看雜誌的惠英冷笑了一聲：「哼！我放縱他的麼！」

彈「吉他」的客人問那斟酒侍役：「嚴先生什麼時候回家，你曉得麼？」

侍役：「不曉得。」

惠英喊侍役：「僕歐，你去把嚴先生的拖鞋拿來；我這個高跟鞋把脚都穿痛啦！」

侍役正要去拿——忽然管理員的電話響起來——侍役先立定了聽，口裏「呃，呃」的應着。

他放下聽筒，對惠英說：「嚴先生來的電話，他有點事情，要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回來呢。」

衆人不樂，起哄：「荷！荷！」

惠英有醋意：「他有了新的愛人，我們這些舊朋友都不要了。」

（劃過）

五十　仝四七

（劃過）志賢拉著明珠的手情話。

志賢：「你知道麼，明珠，你和我的別的女朋友全兩樣的——你比她們偉大。」

明珠：「志賢！」

志賢鄭重地：「真的！」又羅曼帝克地望著天空：「你，這樣的年輕，這樣的美麗，這樣刻苦地做著你的職業，在罪惡的社會環境中做人處世這樣的有把握——你常常使得我，也想振作起來，重新做人！」

明珠轉過臉來看著他，未免有情。

志賢：「你使得我感覺到，人生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當然，不是我平常所過的那種人生；喝酒呀，跳舞呀，男女間胡鬧呀，盡量的享樂呀；那種的人生真是腐敗極了，一點意義沒有的——可是你使得我，恢復了我的理想和胆量，又要做一個對於人類社會有利益的人。」看著明珠：「明珠，你能愛我麼！那怕稍微的愛我一點，帮助我擺脫我從前那種無聊的人生！」

兩個人緊依著，十分相愛的樣子。（漸隱）

△五一　吳家門口

（漸顯）沈質彬又來找堯甫借錢——他的衣服比前更加襤褸，他的面目比前更加猙獰了。

堯甫正向他央告：「並不是我推托，你來過六七次，每次我多少總借點錢給你的；今天我實在是沒有錢啦。」

質彬：「你瞞不了我的，堯甫。你有這樣一個家庭，獨門獨戶的住著一宅房子。」

堯甫：「這房子是很便宜的，每個月纔十四塊錢的房錢；還是我女兒賺來的薪水去付的！我也好久沒有職業了。」

質彬：「可是你的那位未來的女婿——你瞧，我早就打聽好了——那個姓嚴的，什麼嚴志賢，他不是很有錢麼！」

堯甫：「我怎麼好向他借錢呢。」

質彬：「你去對他說，就說是有一位從前在銀行里和你同過事後來又共過患難的沈質彬要向你借錢，也許他就會給你的。」

堯甫震擺：「不不不不不行……」

質彬獰笑：「你不肯去和他說，那麼我去和他說好了；反正是一樣的。」

堯甫十分焦急的哀求他：「你你你不能這樣的！你這是害我，害我的女兒，害我的一家人！質彬，我求你，我求你，你難道……」

質彬不愛聽這些話，已轉身走了。（劃過）

△五二　仝四九

（劃過）惠英戀戀不捨的樣子，拍着志賢的肩：「怎麼樣，志賢，還有挽回麼？」

志賢仍是坐着，對她搖頭。

惠英苦笑一聲：「啊，想不到我們真的就此分手了！」

志賢站起拿大衣給她：「惠英，你得原諒我。我現在真的愛了一個女子，不久真要和她結婚！如果我還和你繼續從前那種無所謂的友誼，在一處吃飯跳舞，說一些不真實的戀愛話，我不但對不起她，對你也是不公道的！」

惠英：「我明白的，志賢，我明白的。」

志賢替她穿好了大衣。

惠英回身看著他，眼角似有淚痕：「志賢，給我一個Kiss。」

志賢真的抱住她，吻了一下。

惠英强笑：「志賢，這一回——真是——再見了。」伸手去握志賢的手。

△五一　同四七

志賢握著她的手溫文地送她到門口。（劃過）

（劃過）吳母憤憤地責備堯甫：「你又在外面和一個不三不四的人講話，講來講去的講不完——那個人的一種下流的樣子，准不是個好東西——你又是這樣的和他們攪在一起，不知又該鬧什麼亂子了！」

堯甫低頭不語。

吳母：「你就是一輩子不認識人，亂交些匪人！已經鬧到這步田地了，還是不安份；老脾氣還是不肯改！」

堯甫始終不做聲。

吳母怒不可遏：「你已經兩次害了你的女兒，你難道還要害她第三次麼！剛才外面和你講話的到底是個什麼人？」

堯甫神經地：「他，他是個窮人，想，想問我討借幾個錢。」

（劃過）

△五四　同四九

（劃過）沈質彬果然找志賢借錢。

志賢聽他說完了：「哦，吳堯甫犯過刑事，監禁過兩年零四個月！這倒是新鮮事——可是你為什麼要來告訴我？你來告訴我是什麼用意？」

質彬用手背擦了擦鼻涕：「我是好意來報告你的。我想你一定願意知道這一件秘密。」

志賢靠著壁爐站著：「嗯，秘密！你希望我酬謝你幾個錢麼？」

質彬的兩目，喜得打轉：「隨便好了，隨便好了。」

志賢突然放下臉：「我認識你們這種東西，可惡的敲竹槓的無賴！我有的是錢，可是一個也不給你們這種流氓！哼，她父親犯過刑事又怎麼樣！我是跟他的女兒結婚，和家庭和父親有什麼關係！」

質彬面色灰敗。

志賢冷冷地：「在你的左手，有一扇門；門以外，有一部樓梯；樓梯底下，就是大門。請你趕快找到了門，替我一路滾出去！要是你還不走的話——」他隨手在壁爐旁，撈起一根粗的黃銅的通條，在手里掂了掂，比個姿式要打人。

質彬鼠竄去。（劃過）

△五五　同四七

（劃過）志賢把這事跑來告訴明珠：「……哼，那個姓沈的還以為是件秘密，想借此到我這里來騙錢！他不知道你早就告訴過我了！」

明珠：「我父親從前也是為環境所逼；社會上一般的人似乎都這樣崇拜擺闊……」

志賢：「我完全了解的。我初初加入我們那俱樂部的時候，不給小賬；那衣帽間的僕人，沒有一個理我的！（註）有一次我喝醉酒，賞了他們一塊錢，他們那樣的忙着替我拿帽子，穿大衣！（註）現在我做了俱樂部的會計，他們的工錢都由我發放，當然巴結得我更是不得了啦！人情冷煖，世態炎涼，怎麼會不弄得，那不能擺闊的人想擺闊，那沒有錢的人想發橫財！」

（註：須用幻想鏡頭）

王日召老師

廖六日

一個在社會上較有「身分」的人應當完備的手續，他全完備了，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且在那個大學畢業算起學分來的時候，他的學分多出二十三個，得的是「名譽學位」，那個灌過八年洋水，現在是中央委員的他們校長，還曾着實誇獎過他一頓，並且斷然的說他將來一定是國家有用之材。雖然他並沒有因此而顯着氣勢凌人的神氣——他看不慣誰有這種神氣，可是人們都怕痲瘋似的遠着他呢。

他是姓王名日召的，現在正幹着中學敎員，五短身材，背脊有點向前探，瘦得猴子似的臉孔上，有着兩顆昏黃的失神的眼睛珠兒；頭髮也幾幾乎是黑白參半了，年紀並不老，還只三十幾歲呢。

中學敎員是他的致命傷！

中學敎員好比是一個無底的泥沼，王日召時時刻刻想從泥沼里爬起來，爬起來還要「翻身」，可是泥沼旁邊站滿了惡魔，王日召想掙上一寸，會逼得他下退三尺。

不是王日召的「本領」不成，不是，他不能吃這個「冷饅子」！他是有「本領」的——大學畢業，名譽學士！

究竟是王日召虧待了人家呢？還是撤過爛污，還是什麼的？不會！不會！王日召對誰都對得起！嚇！王日召！十元八元帮過人家的；慈善救濟事業，捐過的，提倡過的；昨兒個××學校倒前校長，他頂頭名，前兒個控告敎育廳長，親筆擬的呈文不算，還是王日召三個字打先鋒。

王日召有勇氣，有志向，敢作敢爲！

可是事情一過，好處全給人家佔了，他要幹一個校長，碰釘子，他要幹一個訓育主任，碰釘子，他要幹一個敎務主任，碰釘子，甚至要幹一個專任敎員，也碰釘子！

好！算了！王日召不是沒志氣的，王日召想得開：「前人種樹後人凉」是王日召造就他們的；再說「過橋抽板」不過是狐兎之輩的詭計，王日召上了一次當還能上第二次麼？然而鬼迷得王日召儘在替人家種樹，而天下之人也彷彿全是狐兎之輩，過橋就抽板！不行！風氣不對，王日召不能白瞪眼。

王日召在世上幹什麼的？

這一想，事情大了，王日召立刻想起了父親：

父親，那麼一個干癟了的老頭子，臉上皺得像豆腐皮一樣，一雙瘦得像勢一根子似的赤腿，赤腳上有時糊滿了黃泥：

「用功呀！你讀出了頭，我那怕一天吃半碗飯也值得！」

王日召畢業的那一年，田也賣了，老頭子不久的以前置的新屋也賣了，還剩得一幢破舊的房子，爲了誰？兒子呀！

老頭子滿想兒子做個一官半職，榮宗耀祖，給王家開一條光鮮巍峨的大道，可是，可是不下去了。

老頭子等得不耐煩，干脆腿死掉了。

不過老頭子臨死交代了：

「做房子的時候，一定要砌眠磚才結實。」

王日召不敢想，一想起來就像有鞭子抽在心上般的難道，「這是兒子呀，這是兒子呀！」王日召要拿自己裂做一百片！

王日召又想起他還有一個老弟，老弟今年二十三歲，中學畢了業，還沒有進大學，王日召現在總也算是場面上的人，說起來老兒在教育界辦事，還能叫老弟去作田？王日召三個字有一層光，終不成讓人家隨便吹上一層灰？雖然他心里明明曉得大學不過如此，大學是騙人的，講到大學生的實用有時敵不過小學生，讀大學不過是冤枉花掉幾個錢，但是得花！——哥哥沒有「本領」賺錢給弟弟花，恥辱！你看世家子弟誰不拿錢望大學里拋，好傢伙，是「本領」！王日召不能不叫弟弟也去「拋」，因爲王日召不是沒有「本領」賺得錢的。

錢，說到王日召目前賺得薪水！九十元！九十元够他個屁用？想到九十元，他覺得家里也在跟他別扭了。

真的，家里簡直是跟他搗蛋—簡直—在把他當牛馬，老是催他的錢，他不是搖錢樹，那來這門多，家里爲什麼把他的心血不當數！他到常常記罣家裏的人，家裏居然不想到外鄉人的痛苦，逼他！要錢！錢！他那兒有錢！

呃，一個月六塊錢的香烟，不抽人會打瞌睡，爲了一家六口，忍痛抽。教員十二元，八元的喫不下，不，不是喫不下，做教員的有個做教員的體面，不能同學生一樣吃八元一月的。送禮門份子，一個月至少十元，躲不掉，也不能躲，王日召不能駝不懂事的名兒，同時一半也還爲了在社會上站腳。其餘洗衣服買暫零用什麼的，不要錢麼？一個月寄二十四元回家，天經地義，王日召對得起天，對得起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人家說他體格弱，勸他吃點補藥，他生死就是個不肯，爲了什麼？他不添製一件半件衣服，爲了那個？他不看戲，他不花天酒地，又爲了那個？他不打牌逛窰子，嗯，窰子是不逛的，怕生楊梅瘡麼！他卻包了一個家——一個半開門，乾淨些麼，這，他也是不得已的，一個知識分子性慾得不到解決，又帶了一大路小把戲，是什麼顏意兒呢？況且都市的生活程度又高，不是自己討弔頸麼？他也想講講戀愛的，可是得找女學生呢，求太太拜奶奶的，他整不住那股氣，他不求誰。他就愛找這門一個肥肥個兒，胖胖臉兒的女人，暫時的屬于自己，像被窩舖蓋一樣，高興幹就摟開來，不高興幹就起來，拉倒！

王日召幹什麼事都有一個苦衷——一個苦衷！他很希望帶領每個人都去他的心臟里去看一看，懂得他，明白他，原諒他，而後安慰他。

可是不但沒有關係的人不了解他，甚至于他的老婆都不明白他，他的老婆永遠告訴他說：

「你要再不寄錢來，一家六口就只好等着餓死！」

這些人！這些人好像要逼得他跳井。

什麼人都跟他彆扭，什麼人都不原諒他！有的，——父親，父親閉了眼呢！

可是王日召能灰心嗎？王日召不是那種人，說過了，王日召是有勇氣，有毅力，敢作敢爲的，他得更堅強地同惡勢力奮鬥——同惡勢力肉搏！

現在是光等時機成熟，就迎頭痛擊。

「時機」到是有的，並且還曾抓住過幾個，然而都輕輕飄飄的滑過去了——從自己的手裏。誰叫他不把那東西抓得更緊一些，或者反手打那東西一巴掌呢？——事情不是會很容易的如自己門意思解決的麼？他後悔了。

最後，他發覺了這種毛病：

「軟弱了！」正因爲自己軟弱，敵人才會用「情感」來纏住王日召，王日召也未常不曉得這些逃場，然而王日召有一股勁，一股勁，這股勁叫做！

「算了罷，不在乎！」王日召管這股勁叫「豪爽」。

可是現在王日召想清楚了，什麼叫「算了罷」？什麼叫「不在乎」？「豪爽」值幾文錢一斤？左一個「豪爽」，右一個「豪爽」，不用吃飯了，眞！

他再不那麼傻，他要幹，他要硬幹？

於是時機果然出來了：

照例，王日召一上講堂，就有許多心事對學生傾吐，不是牢騷——不是，是王日召心坎裏的話，他也許曉得學生未必就同情他，然而別人蒙着耳朵走的事，學生却能呆着腦袋在那兒聽呢，他痛快！他會告訴學生，他在大學裏的時候怎麼怎麼用功，差不多每天打通宵，自己的學分讀得怎麼怎麼好，他的同伴怎麼怎麼拆爛污，而那些拆爛污的人之中，現在居然有的某國留學，有的在做委員，有的在做縣長，他告訴他們這些人都很壞很壞，卑鄙卑鄙，齷齪，差不多同——禽獸一樣！然後拿桌子一拍搖着那猴子般的頭，鼓着那昏黃的失神的眼珠兒：

「你們說可怕不可怕？」聲息像是在撕紗布一樣的難聽。

「只有這碗教育飯才清白！」他拿干枯的指頭指指書，好像叫他們承認做教員的才是世界上的好人。可是他接着又告訴他們，現在的教育飯也有人把持，有很多不學無識的卑鄙的齷齪的東西，甚至在本校都有。某部分（他在這個地方總是賣關子）的人簡直在排擠他，他清楚得很。他說他要是有權，他就把他們——

「殺掉！」說到這里，臉紅得像關二爺，青筋脹得像吃足了桑葉的蠶一樣。可是「噹——噹——」下課鐘響了，王日召嘆氣，好像表示世界是要到末日了，不得了，人心這門壞！

當然，王日召這種慷慨當以的演說，誰不高興聽誰就是給他鬧別扭——誰就是卑鄙的傢伙的同黨，不容疑惑。

可是這一天居然有人撐着頭望天，嚇！對！這個學生王日召早就注意過，薄薄的嘴唇，往上弔，三角眼，望下溜，滿臉官司，才眞他媽的不順眼！你瞧不起誰？瞧不起人可別上課！王日召直覺得。不止一次了，不對，王日召得糾正他。

「杜信！轉過頭來！」

杜信正在看雀子打架出神呢。

「怎麼樣？杜信！」王日召心里想，「有意搗蛋，嘴唇老是弔成八字，不服氣？什麼材料呢？也搗蛋！」

「……」杜信光着眼睛在王老師身上打轉，不知幹什麼呢。

「發蒜?」王日召心里想，可冷笑開了：「世界壞到這步田地，年輕的人都來這門一套——拿人當傻子開心。」

「不准拿眼睛瞧窗外，窗外有什麼看的！」他鼓鼓眼，聲音怪不自然的粗大。

「不是還沒講書麼?」杜信委屈的申說了。好，杜信簡直有意抓他的錯，他還能饒過這小子：

「你聽不聽?不聽就請便！」王日召眼圈兒紅了，青筋在那兒一抽一縮的。

「講書怎麼不聽。」杜信赶快補足一句，要不給老師趕出去了才糟。

可是王日召的腦子轉開了：據他這樣的口氣，王日召硬是錯了，好像說他爲什麼不講書呢?諷刺——諷刺，的確就是諷刺！他背後一定還有背景。他是吳全生的表弟，想起了，吳全生——訓育主任，對，越加不能示弱：

「你不准說！」他拿頭用勁的點了一點，彷彿誰再說一句就要吃掉誰去。

「我就不說！」杜信陪着笑臉趕快認錯，學生同老師鬥那門子氣，是不是?

王日召把一個一個字拆開來想了半分鐘，這「就不說」的「就」字才用得有鬼，這意思好像是王日召逼迫得他不敢說，於是只好不說，理卻是有，在教員「卑鄙」的手段下沒辦法罷了。這拿王日召當什麼人看?開這門個頑笑！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沒有後台老闆當然不敢如此放肆，王日召可不怕，不怕：

「你說些什麼?你跟我滾出去！」

「我又沒有說什麼?」杜信拿驚慌的眼睛望望王日召，望望同學，望望自己，縮縮肩，彷彿對於老師爲了自己而發這門大脾氣非常抱歉。

王日召看見杜信那副神氣——他認爲是做做作作，他好像聽見學生們竊笑，他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一陣紅的，侮辱，侮辱，不但杜信一個人侮辱他，還引起大家來侮辱他，這中間沒有吳全生牽線，他才死也不肯相信，他得放一砲給吳全生看看：

「好！你出去！你出去！」王日召把杜信連扯帶推的攆出講堂。「你出去！好！」

杜信出去了，講堂像放進了冷水一樣，冰冷，寂靜，五月的蒼蠅在嚮，偶然還有摔在玻璃上的聲音。王日召悄然了，像鬥倦了的蟋蟀；拿起書本來，心里在像一鍋沸水一樣：

「我做錯了麼?」他問自己，他瞧學生，學生低着頭，黑黑的，圓圓的。

「沒有！應當！」他寫了一個專門名詞在黑板上。

「胡生全的走狗！」他咳了一咳。

「做事就要拿出快刀斬亂麻的勁兒！」他摸摸書，書上濺了一滴口沫。

「呃—呃—」這意思是，他彷彿自己都不願意要曉得剛才自己的—就說「荒謬」吧。臉有點燙，他抹抹鼻孔，鼻孔上有汗。他不願意把那與往常不同的聲音講下去，他把自己預備下的筆記向黑板上寫。

「呃—呃—」那怪物又在王日召心里爬呀爬的，拂不掉，拂不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眞有那麼見鬼的一句話！「悔麼?」—軟弱！可恥！可恥——自己還是人！」王日召的腦神經緊了一板，肚子里打了開台鑼，筆記給腰斬了，拍拍袖子上的粉筆屑，幹！一不做二不休，幹就幹一個徹底！他想到了：

杜信這時候一定是到反對派那兒告密去了，他曉得，有計劃的，有計劃的，倒他的蛋，一定！一定！

「就是今天！我們就是今天結賬！」心里叫得挺響的。「你們才曉得我王日召也不是什麼好惹的！」

「下課吧！今天早些！」他把書一合，差不多是「奪門而出。」

他得找胡全生去，捉賊捉贓，捉奸捉雙，他要當面揭破好人們的詭計，沒有寬恕，沒有情面，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對！

可是當他迅速而有力的把門一拉——

「誰?」

杜信，流眼淚。

「他還在這里?」王日召跌進了雲里霧里。

「老師，以後還是讓我上課罷——」

王日召老師糊塗了。

在城市裡（十三）

張天翼

第八章

這天唐十老爺的臉色發黃，眼眶下面還帶點兒青的。看來似乎整晚沒睡覺，踱着步子的時候就把脊背聳得更加高了些，好像他那虛弱身子在勉强支持着某種重量。

『做人眞是毫無意思，毫無意思！』

他很快地反復着這句話。一開口——他就停一停步子，焦躁地看看大家的臉。他的到他二姪少爺家裏來，竟是專門爲了發牢騷來的。

大太太的眼珠跟着他轉動，顯然是在注意着他的話：用力地皺着眉。等了會兒沒有了下文：那位客人已經想到了別的事上去了，重新跨起了步子。她這才深深地歎口氣。

二少爺緊咬着那個象牙煙嘴，心不在焉地抽着，一看就知道他在分担着十叔的心事。不過嘴角上勾起兩條淺淺的紋路，表示他有相當的沉着。

終於他抬了臉來：

『不過——不過——我說，十爺你也不用這個樣子急法子。據我看，我看——』

他等到別人把視線釘到了他臉上，他才打打手勢，挺用力地——

『據我看——十爺你也不必太消極。消極有什麼用呢，消極！』

『叫人不着急呢！』那位猛地站住，要打架的樣子衝着他叫。

兩雙眼睛互相對了會兒。唐啓昆給威脅住了似的——垂下了視線。他嘴裏那支煙亮一下又亮一下。在這屋子的黯黯光線裏，分明地看得出他臉上給映得一紅一紅的。

十老爺搖搖頭——『嘖，唉！』又踱了起來。步子踏得很快很重，好像他要由兩隻脚把他的煩躁踏陷到地裏去。

『怎麽幹的呢？』大太太聲音放得很低，手心摩着茶几沿。『我眞想來想去想不通：嗨，奇怪。……眞的！難道椰頭身體這個樣子壞法子啊？——我不眞信！』

十老爺忽然轉過身子來——站住了：

『所以嘍！』

停停。他往前跌進一步：

『大嫂子你望望瞧！你看椰頭——上個月傷風鬧了好一陣子，總算沒事了。這回——這回——昨兒又淌淸水鼻涕。你想嘎：家裏有人害病，怎麼不叫你着急呢！……眞是毫無意思！做人毫無意思！我眞我眞——嘖，唉！』

右手拳頭在左手心裏一敲。身子頹然倒到了椅子上。

『不過着急有什麼用呢，』啓昆二少爺很鄭重地拿出一支烟來給他。『不過——唉！我是要說老實話的；這個也難怪你要着急。孩子玩也玩得好好的，吃也吃得好好的，像梆頭這個身體——眞是！老虎都打得死！……眞難怪人要着急：硬是瞎來瞎來的，就是個金剛也不行噢！』

『本來是嘛！』十老爺叫。

大太太可在靜靜地歎着氣，話也來得慢條斯理，好像她談着的是一件命裏註定的不幸事情，一件人力沒法挽救的事情——乾脆祇好聽天由命。

『有什麼法子嗄，』她皮膚下面有什麼蟲子在爬着似的，臉皮肉很奇怪地動着。『什麼事情媽糊點個不要緊，帶孩子可是大意不得，梆頭這個樣子玩下去——唉，眞是！要玩出個痨病來才不得了哩。十爺我說你也是！這些個事你着實要小心哩：十娘是全不管的。』

她兒子輕輕地修正她的話：

『不是不管。是粗心。』

『粗心？』十老爺咬着牙。『光是粗心倒好了！她是混賬！——我說的！』

『呃呃呃！……』

『混賬！混賬！簡直是混賬！』

十老爺一經對方搖手勸着，那些悶在心底裏的憤怒反倒給勾引了出來。好像別人的慰藉，別人對他表示這麼關心，要是他不加緊發洩一下——就辜負了別人的好意似的。

任兒一直打着手勢請他別生氣：

『十爺，十爺！……何必呢，眞是！』

『不是我罵她！實在是！——無論哪個也看不過去！我一輩子歐糟在她手裏！我——我——』他眼睛發了紅。『唉！不談了罷！』

『有些個人是不歡喜孩子的，』二少爺掏出錶來瞧瞧，右手撿着銀鍊子。『的確的，我看見過幾個這個樣子的人。不過這個樣子的女人——呢，我不是愛說閒話，十爺。我看——你還是說說十娘罷，說說她。』他起了身。『眞的。說說她怕會好點個。喂，來人！韓升！韓升！……混蛋！』

等了這麼五六秒鐘，於是他很生氣地罵着，帶着點兒外鄉口音。隨後腳一頓，瞪着對面那個嚇傻了的韓升吼道：

『還站在這塊！……去呀！去告訴老陳呀！這個混蛋！……客人來了快來告訴！走！』

可是老太太在結結實實勸着十老爺，因爲——

『生氣會敗脾。』

並且她還拿她自己做個實例：從前在柳鎭沒分家的時候——她爲了全家的面子來忍受着五房裏的氣，就得了這個膀子疼的毛病。

她那件穿了幾十年的木機緞夾襖——不住地幌動着，有時候竟叫人想到這衣裳裏面給鼓起了一陣風。她當年那種硬挺挺的派頭，那種動一下就綷綷縩縩的響聲——現在全給磨得乾乾淨淨的了。

兒子從前勸過她：

『怎麼穿起衣裳來——總是要穿這麼舊這麼破的嗄。人家還當是我不給你穿哩。』

然而做娘的總是保持那個老習慣：她把値錢點兒的衣裳全鎖到了箱子

裏。並且還深深地塞到床底下，好像那些東西是見不得人的。她還動不動就教訓她孫女兒：

『要死！你怎幹把這件旗袍放在茶几上！這是女人的衣裳哎！』

大戶人家總有大戶人家的規矩。她常常跟人說起她娘家的那些派頭，叫人相信在這種教訓裏而會蒼出道地的正派人來。可是一提到以前柳鎮唐家裏過的日子，她就不住地歎着氣，霎著眼睛，叫對方知道她是實在想忍住那雙乾巴巴的眼睛裏的淚水。

她有一肚子委屈。可是她又懷想着那種生活。

『十爺你是曉得的，像五房裏那個樣子。……』

於是她用着些零碎的句子把十老爺親眼看見過的一些舊事——小聲兒敘述起來。她認爲老太太死得怪可憐，她一直到現在還常常替那位死者念經。

二少爺生怕他老祖親傷心，嗽着個嗓子勸她：

『唉，這些個事何必提牠呢。傷了身體可不是玩意賬。』

這下子似乎提醒了大太太。她拿手絹在眼睛上擦了擦。

末了她又想起那個老故事了：

『十爺你可記得啊，你四歲的時候？——在院子裏走呀走的摔了一交，五嫂亢翻翻眼睛望了下子，扶都不扶你。我把你抱起來，帶你到房裏逗你，哄你。……』

她那雙小眼睛釘着前面出神。

『我做人總是處處小心，』她自言自語着。『從前帶孩子——唉，沒有一晚好好睡過覺。眞不像如今那些太太——孩子不當個孩子待。眞的，揶頭吃哪個郎中的藥？』

『吃錢祝三的，不過……』

『唉，我想起你家老二小時候，』她瞅了二少爺一眼。『眞是煩神。你家老二小時候脾氣像他爹，動不動就哭呀鬧的。……』

那位老二抱歉地嘘一口長氣，微微仰起那張求恕的臉來。右手輕輕地去搯煙，怕一個不留神就會增加他的罪孽似的。

可是一陣急促的短步子往這邊響了過來：五二子在房門露了一下臉又縮出去了。屋子裏的人就祇瞥見她那雙靈活的眼睛——黑得發光，簡直使他們吃了一驚。

一會兒她才正式走了進來，彷彿受了什麼驚嚇一樣溜到祖母身邊：

『那鍋鷄湯！那鍋鷄湯！』

『怎幹？』

『沒得油。那麼肥一隻鷄——燒出來沒得油。』

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眼睛就停到大太太臉上閃動着。

『怎幹的呢？』祖母不安地問。

『不曉得。』

五二子很快地想了一想，很快地說：

『雷老太端了一碗湯。我看見她吃的。她還望望我哩。』

這些話——十老爺似乎全沒聽見。他盯着香几上那盤桃子，漸漸轉開了念頭。他臉色已經平靜了些，衹是用小指在那里使勁掏鼻孔，接着用手絹使勁擦着，鼻子附近的肥肉都給攪得扯動起來。

二少爺可老是側着腦袋聽着。他聽見外面有腳步響，還分辨得出橡皮輪子滾在石板上的聲音。有時候似乎覺得耳朵裏在叫着，可又像是廚房裏燉菜的沸騰聲。他一面隱隱地在躭心着——怕他要請的這位客人忽然有什麼變卦。他聽着自己的心跳。連天上的雲怎樣在流動，太陽怎樣擠出身子來，他彷彿都聽得見。

現在他這種聽覺上的特別敏感，竟逗得他不舒服了。於是他瞪了五二子一眼：

『什用？你說什麼？』

太太攏着付說不清的臉色：

『嘖・這樣兒法子做什麼呀！她倒是好意。』

那位孫小姐堵起了嘴，淌下了眼淚。

『我不管！』她嘟噥着。『油湯舀光了——活該！』

祖母一把拿她拖了過去，她乾脆伏在她胸脯上哭了起來。

可是正在這時候——丁壽松用種慌忙的神色來報告了：

『車子家來了！何老爺到了！』

等到屋子兩位爺們往外走，他這才緊跟着回了出去。

那祖孫倆也起了點小小的騷動。大太太拉了拉自己的夾襖，把孫小姐的腦袋扶了起來。

『洗個臉罷，洗個臉罷，』她用手掌抹抹五二子的眼睛。『客人來了，你把那個——那個——』下巴很忙地翻了一翻。

孫女兒還堵着嘴嘟噥着。老年人的手觸到她臉上的時候——她還把身子扭了一下。不過她到底還是聽話的：不管她怎麼生氣法，在祖母跟前可十分伏貼，十分順從，似乎大太太的那種種哲德，從血裏面遺傳給了這個五二子的。

爲得怕擦去了臉上的粉，這位小姐用左手拿手巾在腮巴上貼了兩貼。右手可在抹桌子，還帶着很精細很快當的手勢——把那隻一函書式的梳裝盒子蓋起來。隨後照照鏡子，她認爲可以不必再洗臉來麻煩自己，就照着一個文靜細巧的太太模樣，揀着角落裏那張椅子坐下了。

（未完）